

旧小说丁集

丁集三 宋

舊小說

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商務印書館出版珍小說

理想小說 易形奇術 一册 一角五分

偵探小說 狡獪童子 一册 一角五分

偵探小說 三疑案 一册 一角

偵探小說 三名刺 一册 二角

言情小說 羅仙小傳 一册 一角五分

偵探小說 玫瑰花下 一册 一角五分

偵探小說 傀儡美人 一册 一角

偵探小說 青酸毒 一册 一角

言情小說 海棠魂 一册 一角五分

警世小說 中山狼 一册 二角

義俠小說 行路難 一册 一角五分

科學小說 薄命花 一册 一角

偵探小說 怪醫案 一册 一角五分

偵探小說 一聲猿 一册 一角五分

言情小說 五里霧 一册 一角五分

神怪小說 黑衣教士 一册 一角五分

言情小說 銀鈕碑 一册 一角五分

科學小說 幻想翼 一册 一角

社會小說 蠹情記 一册 一角五分

偵探小說 狡兔窟 一册 一角五分

舊小說

丁集 宋

齊東野語

周密

真文忠公

真文忠公。建寧府浦城縣人。起自白屋。先是有道人於山間結庵煉丹。將成。忽一日入定。語童子曰。我去後。或十日五日。卽還。謹勿輕動我屋子。後數日。忽有扣門者。童子語以師出未還。其人曰。我知汝師死久矣。今已爲冥司所錄。不可歸。留之無益。徒臭腐耳。童子村愚。不悟爲魔。遂舉而焚之。道者旋歸。已無及。繞庵呼號云。我在何處。如此月餘。不絕聲。鄉落爲之不安。適有老僧聞其說。厲聲答之曰。你說尋我。你却是誰。於是其聲乃絕。時真母方娠。忽見道者入室。遂產西山。幼穎悟絕。人家貧。無從得書。往往假之他人。及剽學里儒爲舉子業。未幾登第。初任爲延平郡掾。時倪文節喜獎借。後進。且知其才。意欲以詞科衣鉢傳之。每假以私淑之文。輒一二日卽歸。若手未觸者。文節殊不平。曰。老夫固不學。然賢者

亦何所見。遽不觀耶。西山悚然對曰。先生善誘後學。何敢自棄。其書皆嘗竊觀。特不敢久留耳。文節謾扣一二。皆能成誦。文節始大驚喜。於是與之延譽於朝。而繼中詞科。遂爲世儒宗焉。

林復

林復。字端陽。括蒼人。學問材具。皆有過人者。特險隘忍酷。略不容物。紹熙中。爲臨安推官。有告監文思院常良孫賊墨事。朝廷下之臨安獄。久不得其情。上意謂京尹左右之尹不自安。復乃挺身白尹。乞任其事。訖就煅煉成罪。常流海外。因寓客船。以往中途遇盜。無以應其求。盜取常手足。釘著兩船舷。船開。分其屍爲二焉。林竟以勞改官。不數年。爲郎。出知惠州。時常有姻家。當得郡。憤其冤。欲報之。遂力請繼其後。林弗知也。旣至。惠適有訴林在郡日。以酖殺人。具有其實。以聞。徐安國亦按其家有僭擬等物。於是。有旨令大理丞陳樸追逮。隨所至置獄鞫問。及至潮陽。遇諸道間。搜其行李。得朱椅黃帷等物。蓋林好祠醮所用者。乃就鞫於僧寺中。林知必不免。願一見家人訣別。旣入室。亟探囊中藥。投酒中飲之。有

頃流血滿地。家人號泣。使者入視。則仰藥死矣。因以其死復命。然其所服。乃草烏末。及他一草藥耳。至三日。乃甦。卽亡命入廣。其家以空柩歸葬。始就逮時。僮僕鳥獸散。行囊旁午道中。大姓潘氏者。爲收斂歸之。了無所失。其家與之音問。相聞者累年。至嘉定末。始絕。竟佚其罰。云此陳造周士所紀。得之括醫吳嗣英。甚詳。夷堅所志。亦爲所罔。以爲真死。殊可笑也。

溧陽市民

建康溧陽市民。同日殺人。皆繫獄具。以囚上府。亦同日就道。二囚時相與言。監者不虞也。夕宿邸舍。甲謂乙曰。吾二人事已至此。死固其分。顧事適同日。計亦有可爲者。我有老母。貧不能自活。君到府第稱冤。悉以誘我。我當兼任之。等死耳。幸而脫。君家素溫。爲我養母。終其身。則吾死爲不徒死矣。乙欣然許之。時張定叟以尙書知府事。號稱嚴明。囚既至。皆呼使前。問之。及乙。則曰。某實不殺人。殺某人者。亦甲也。張駭異。使覓其說。曰。甲已殺某人。卽逸去。其家不知爲甲所殺也。平日與某有隙。遂以聞於官。已而甲又殺某人。乃就捕。某非不自明。官聞

而吏賊。故冤不得直也。張以問甲。甲對如乙言。立破械縱之一縣。大驚。甲旣論死。官吏皆坐失入抵罪。而張終不悟。甚哉獄之難明也。

陸務觀

陸務觀。初娶唐氏。閔之口女也。於其母夫人爲姑姪。伉儷相得。而弗獲於其姑。旣出而未忍絕之。則爲之別館。時時往焉。其姑知而掩之。雖先知挈去。然事不得隱。竟絕之。亦人倫之大變也。唐後改適同郡宗子士程。嘗以春日出游。相遇於禹跡寺南之沈氏園。唐以語趙。遣致酒餚。翁悵然久之。爲賦釵頭鳳一詞。題園壁間。云。紅酥手。黃藤酒。滿城春色宮牆柳。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緒。幾年離索。錯錯錯。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浥綃綃。桃花落。閑池閣。山盟雖在。錦書難託。莫莫莫。實紹興乙亥歲也。翁居鑑湖之三山。晚歲每入城。必登寺眺望。不能勝情。嘗賦二絕云。夢斷香銷四十年。沈園花老不飛綿。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弔遺蹤一悵然。又云。城上斜陽畫角哀。沈園無復舊池臺。傷心橋下春波綠。曾是驚鴻照影來。蓋慶元己未歲也。未久唐氏死。至紹熙壬子歲。復

有詩序云。禹跡寺南。有沈氏小園。四十年前。嘗題小閣壁間。偶復一到。而園已三易主。讀之悵然。詩云。楓葉初丹。榭葉黃。河陽愁鬢怯新霜。林亭舊感空回首。泉路憑誰說。斷腸。壞壁醉題塵漠漠。斷雲幽夢事茫茫。年來妄念消除盡。回向蒲龕一炷香。又至開禧乙丑歲暮。夜夢遊沈氏園。又作兩絕句云。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園裏更傷情。香穿客袖梅花在。綠蘸寺橋春水生。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見梅花不見人。玉骨從塵泉下土。墨痕猶鎖壁間塵。沈園後屬許氏。又爲汪之道宅云。

楊和王

楊和王居殿巖日。建第清湖洪福橋。規制甚廣。自居其中。傍列子舍四。皆極宏麗。落成之日。從外人遊觀。一僧善相宅。云此龜形也。得水則吉。失水則凶。時和王方被眷。從容聞奏。欲引湖水以環其居。思陵首肯曰。朕無不可。第恐外庭有語。宜密速爲之。退卽督濠寨兵數百。且多募民。夫夜以繼晝。入自五房院。出自惠利井。蜿蜒縈繞。凡數百丈。三晝夜卽竣事。未幾臺臣果有疏。言擅灌湖水入私第。以擬宮禁者。上曉之曰。朕南渡之初。虜人

退而羣盜起。遂用議者羈縻之策。刻印盡封之。所有者止淮浙數郡耳。會諸將盡平羣盜。朕因自誓。除土地外。凡府庫金帛。悉置不問。故諸將有餘力。以給泉池園圃之費。若以平盜之功言之。雖盡以西湖賜之。曾不爲過。況此役已成。惟卿容之。言者遂止。繼而後建傑閣藏思陵御劄。且揭上賜風雲慶會四大字於上。蓋取大龜昂首下視西湖之象。以成僧說。自此百餘年間。無復火災。人皆神之。至辛巳歲。其家捨閣爲佑聖觀。識者爲龜失其首。疑爲不祥。次年五月。竟燬。延燎燁燁。數百楹。不數刻而盡。益驗毀閣之禍云。

王邁潘枋

庚子辛丑歲。先君子佐閩漕幕時。方壺山大琮爲漕。曜軒王邁實之。與方爲年家。氣誼相好。用此實之。留富沙之日多。而壺山資給亦良厚。然亦僅資一時。飲博之費耳。籍中有吳宜者。王所狎也。一日三司燕集。大合樂於公廳。吳方舞。遍實之被酒。直造舞筵。攜之徑去。旁若無人。一座爲之愕然。壺山起謝曰。此吾狂友王實之也。時以爲奇事實之。莆人登甲科。甚有文名。落魄不羈。爲正

字日。因輪對及故相擅權。理宗宣諭曰。姑置衛王之事。邁卽抗聲曰。陛下一則曰衛王。二則曰衛王。何容保之。至耶。上怒不答。徑轉御屏曰。此狂生也。邁後歸里。自稱勅賜狂生。嘗有詩云。未知死所先期死。自笑狂生老更狂。又賦沁園春曰。狂如此更狂不已。押赴瓊崖。同時富沙人紫巖潘枋庭堅。亦以豪俠聞。與實之不相下。庭堅初名公筠。後以詔歲乞靈南臺神。夢有持方牛首與之。遂易名爲枋。殿試第三人。跌宕不羈。傲侮一世。爲福建帥司機宜文字。日醉騎黃犢。歌離騷於市。人以爲仙。嘗約同社友。劇飲於南雪亭梅花下。衣皆白。旣而盡去。寬衣脫帽。呼嘯酒酣。客散。則衣間各濃墨。大書一詩於上矣。衆皆不能堪。居無何。同社復置酒瀑泉。酒行。令曰。有能以瀑泉灌頂而吟不絕口者。衆拜之。庭堅被酒豪甚。竟脫巾髻。裸立流泉之衝。且高唱濯纓之章。衆因謬爲驚歎。羅拜以爲不可及。且舉詩禪問答以困之。潘氣略不懾。應對如流。然寒氣已深入經絡間矣。歸卽臥病而歿。旣不得年。又以戲笑作孽。不自貴重。聞者惜之。庭堅才高氣勁。讀書五行俱下。終身不忘。作文未嘗起。

草尤長於古樂府。年六七歲時。嘗和人詩云。竹纔生便直。梅到死猶香。識者已知其不永。其論巴陵一疏。至今人能誦之。以此終身坎壈焉。劉潛志其墓云。公論如元氣兮。入人之肝脾。有一時之榮辱兮。有千載之是非。昔在有周兮。觀孟津之師。於扣馬之諫兮。曰扶而去之。彼八百國之同兮。不能止一士之異。嗚呼。此所謂世教兮。所謂民彝。正謂此也。余少侍先君子。皆嘗識之。轉眼今五十年矣。

方翥

莆田方翥。試南宮。第三場欲出納卷。有物礙其足。視之則一卷子。止有前二篇。其文亦通暢。不解何以不終卷而棄於地也。翥筆端俊甚。以其緒餘足成之。併攜出門。投之幕中。一時不暇記其姓名。翥旣中第。亦不復省問他年。翥爲館職。偶及試闈異事。問及之。偶有客在坐。同年也。默不一語。翼日具冠裳造方。自敘本末。言試日疾不能支。吾扶曳而去。所謂試卷者。莫記所在。已絕望矣。一旦榜出。乃在選中。恍然疑姓名之偶同。幸未嘗與人言。亟入京物色之。良是借真卷觀之。儼然有續成者。

竟莫測所以。今日乃知出君之筆。君吾恩人也。方笑謝而已。按馮京知舉。張芸叟賦公生明。重疊用韻。已而爲第四名。竊怪主司鹵莽。及元祐中使虜。過北門。馮爲留守。始脩門生敬酒邊。馮因言昔忝知舉。秘監賦重疊用韻。以論策佳。輒爲改之。擢真高等。頗記憶否。芸叟方飲。不覺酒盃覆懷。再三愧謝。與此略同。

楊和王

楊和王最所鍾愛者第六女。性極賢淑。初事趙汝勑。繼事向子豐。居於警。未有所育。王甚念之。一日向妾得男。楊氏使祕之。以爲己出。且亟報王。王喜甚。卽請告命。輕舟往視之。向氏家知王來。良窘。無策以尼其行。時王以保寧昭慶兩鎮節鉞領殿巖。於湖爲本鎮。子豐使人諷郡官往迓之。自郡將以次皆屬繫鞬。謹伺於界首。王初以人不知其來。及是聞官吏郊迎。深恐勞動多事。遂中道而返。因厚以金繒花果。以遺其女。且撥吳門良田千畝。以爲粥米。故向氏家有崑山粥米莊云。此事得之向氏子孫。

杭學

杭學自昔多四方之人。淳祐辛亥。鄭丞相清之當國。朝議以游士多無檢束。羣居率以私喜怒軒輊人。甚者以植黨撓官府之政。扣關攬黜陟之權。或受賂醜詆朝紳。或設局騙脅民庶。風俗浸壞。遂行下各州。自試於學。仍照舊比分數。以待類申。將以是歲七月引試爲始。會敎官林經德對士子上請語微失。於是大閔肆罵。時趙京尹與衆敎官調停。一時但欲求靜。遂許以三百名內一半取士人。一半取游士。於是乃息。越數日。宰執奏事。上面諭曰。近行諸州各試之法。正欲散游學之士。不知臨安府憑何指揮。復放外方之人。趙尹聞之。恐甚。乃移牒俾游士限日出境。其計始窮。乃爲檄文相率而去云。天之將喪斯文。實係興衰之運。士亦何負於國。遽羅斥逐之辜。靜言思之。良可醜也。慨祖宗之立法。廣學校以儲材。非惟衍豐。豈以貽後人。蓋亦隆漢都而尊上國。肆惟皇上克廣前猷。炳炳宸奎。釐爲四學。彋彋束帛。例及諸生。蒙敎育之如天。恨補報之無地。但思粉骨。何畏觸喉。直言安石之姦。共惜元城之去。實爲公議。不利小人。始陰諷其三緘。終盡打於一網。不任其咎。移過於君。是誠

何心。空人之國。鄭僑猶謂毀校不可。而李斯尙知逐客爲非。今彼不顧行之。使我何顏居此。厄哉。吾道告爾同盟。無見義以不爲。宜行己而有恥。苟爲溫飽。可勝周粟之差。相與提攜。莫蹈秦坑之禍。斯言旣出。明日遂行。八月朔。乃相率而出。復作文告先聖曰。斯文將喪。嗚呼。天乎。吏議逐客。嗚呼。人乎。乘桴浮海。嗚呼。聖乎。邈世無悶。嗚呼。士乎。敢告。又作絕句詩云。塞翁何必恨失馬。城火可憐殃及魚。一笑出門天萬里。擔頭猶有斥姦書。又五言。鄭五不去國。金陵深誤君。校存知必毀。書在已如焚。自是清流禍。非干比黨分。歸與雖幸矣。恨未効朱雲。又詩。上書如啜盧仝茶。直論國體寧無譁。依然茅葦縱橫斜。鍾山老柏休槎牙。嗚呼。時事如絲麻。食肉者口徒啣哇。鬼蜮空含射影沙。逐客令下堪吁嗟。識者將謂秦事邪。淳祐寢不如。端嘉邪人剛指正人邪。時有引喙鳴靈鴉。天降奇禍遭羅罟。尼山草木枯無華。奄奄山鬼相揄擲。我今束書歸天涯。不惜一去惜國家。於是京尹待罪。兩敎官各降一資。而陳顯伯。鄭雄飛。方以公道自任。且欲收譽士林。乃相繼上疏。欲復其舊。而賈似道居淮閩。

至以游士欲渡淮。以脇上必從。而理宗以周粟秦坑等語。怒未解。深不然之。至開慶己未。吳丞相潛再登揆席。首欲收士心。復舊法。會去不果。戴慶炯以參樞。軸畢竟作指揮。許京庠有籍無分人。引試一次。於是漸復雲集矣。

黃婆

篋宜以西南丹諸蠻。皆居窮崖絕谷間。有獸名曰黃婆。黃髮椎髻。跣足裸形。儼然一媪也。上下山谷如飛。猿自腰已下。有皮纒垂。蓋膝。若犢鼻。力敵數壯夫。喜盜人子女。然性多疑畏。罵己盜必復。至失子家。窺俟之。其家知爲所竊。則集鄰里大罵不絕口。往往不勝罵者之衆。則挾以還之。其羣皆雌。無匹偶。每遇男子。必負去求合。嘗爲健夫設計。擠之大壑中。展轉哮吼。脛絕不可起。往往人集衆刺殺之。至死以手護腰間。不置。剖之得印方寸。瑩若蒼玉。字類符篆。不可識。非鑄非鏤。蓋自然之文。然亦竟莫知其所寶爲何也。周子功景定間使大理。取道於此。親見其所謂印者。此事前所未聞。是知窮荒絕徼。天奇地怪。亦何所不有。未可以見聞所未及。遂以爲誕。

也。後漢郡國志引博物記曰。日南出野女。羣行不見夫。其狀晶且白。裸袒無衣。襦得非此乎。博物記當是秦漢間古書。張華字茂先。蓋取其名而爲志也。

安定郡王

安定郡王子濤。字仲山。在京師時。其兄子冲。喜延道流方士。有許公言者。能以藥爲黃金。其人皎然玉樹。有小鑪。高不盈尺。以少藥物就掌中調之。納火中。須臾。精金也。謂仲山曰。如何。仲山曰。畢竟只是假。許愕然。拊其背曰。善自愛。越數日。告子冲別。挽留不回。將出門。邀仲山耳語。首言君兄且死矣。君手有直紋。未可量。但早年亦艱困。宜順受之。壽可至六十九。人壽脩短。視其操行。上帝所甚惡者。貪。所甚斬者。壽。人能不犯其所甚惡。未有不得其所斬者。君能不忘吾言。可至七十九。持之益謹。更可至八十九。外此非吾所知也。仲山問其行何之。曰。中原將亂。吾入蜀耳。未數月。子冲一夕無疾而亡。踰年。金入寇。仲山負其母以南。晝伏宵行。數踰於危。僅脫。平生守許之戒不渝。旣而襲爵。年八十七歲乃終。克家端明。乃其曾孫也。

蘇大璋

三山蘇大璋。顛之。治易有聲。戊午鄉舉。夢爲第十一。人數爲人言之。以爲必如夢告。旣試。將揭榜。同經人訴於郡。謂其自許之確如此。必將與試官有成約。萬一果然。乞究治之。及拆號。第十一名果易也。帥攜此狀入院。徧示考官。謂設如所言。諸公將何以自解。不若以待補首卷易之。衆皆以爲然。旣拆號。則自待補爲正解者。大璋也。由正解而易爲待補者。乃訴牒之人也。次年蘇遂冠南宮。此與王俊民事相類。

徐瑄

永嘉徐瑄。字漢玉。治周成子獄。無所枉。自知必得罪。東擔俟命。忽夢神人驅之使去。答曰。吾分宜去。不待驅逐。但未知當往何所。神曰。汝得嚴州。覺與家人言。夢真妄耳。吾得罪必南遷。安得在近畿乎。已而謫道州。又徙象州。行至來賓縣。得圖經視之。唐嚴州也。歎曰。吾其不返乎。果終焉。

章氏昆弟

昌化章氏昆弟二人。皆未有子。其兄先抱育族人一子。

未幾其妻得子。其弟言兄既有子。盍以所抱子與我。兄告其妻。妻猶在。薛曰不然。未有子而抱之。甫得子而棄之人。其謂我何。且新生那可保也。弟請不已。嫂曰不得已。寧以吾新生與之。弟初不敢當。嫂即與之。已而二子皆成立。長曰翹。字景韓。季曰翹。字景虞。翹之子樵。翹之孫鑄。鑑皆相繼登第。遂為名族。孝友睦姻之報如此。婦人有識。尤可尚也。

吳季謙

吳季謙。初為鄂州邑尉。嘗獲劫盜。訊之。則昔年有某郡倖者。江行遇盜殺之。其妻有色。盜脇之曰。汝能從我乎。妻曰。汝能從我。則我亦能從汝。否則殺我。盜問故。曰。吾事夫者十年。今至此。已矣。無可言者。僅有一兒。纔數月。吾欲浮之江中。幸而為我育之者。庶其有遺種。吾然後從汝。無悔。盜許之。乃以黑漆圓盒盛此兒。藉以文襟。且置銀二片其傍。使隨流去。如是十餘年。一日盜至鄂。贖舟挾其妻入某寺設供。至一僧房。旁問黑盒在焉。妻一見識之。驚絕。幾倒。因曰。吾疾作。姑小憩於此。毋撓我。乘間密問僧。何從得此盒。僧言某年月日得於水濱。有

嬰兒白金在焉。吾收育之。為求乳食。今在此年長矣。呼視之。酷肖其父。乃為僧言始末。且言在某所。能為我白之。有司即捕之。可以為功。受賞。吾冤亦釋矣。僧為報尉。一掩獲之。遂取其子以歸。季謙因是改秩。

侯某

蜀中類試。相傳主司多私意。與士人相約為暗號。中朝亦或有之。而蜀以為常。李璧。李章德。李永同。登庚戌科。己酉赴類試。二公皆以文名一時。而律賦非所長。鄉人侯某者。以能賦稱。因資之以潤色。既書卷。不以詩示侯。侯疑其必有謂。將出門。侯故少留。李遂先出。而侯踵其後。至納卷所。扣吏以二李卷子。借一觀。以小金牌與之。吏取以示。則詩之警聯皆同。日射紅鸞扇。風清白獸樽。侯即於己卷改用之。既而皆中選。二李謝主司。主司問此二句。惟以授子。昆仲何為。又以與人。李悅然不知所。以他日微有所聞。終身與侯不咸。

秦會之

秦會之。當國。四方餽遺日至。方德帥廣東。為蠟炬以衆香實其中。選馭卒持詣相府。厚遺主藏吏。期必達。吏使

候命。一日宴客。吏曰。燭盡。適廣東方經略送燭一罍。未敢啓。乃取而用之。俄而異香滿座。察之。則自燭中出也。亟命藏其餘枚。數之。適得四十九。呼來卒問故。則曰。經畧專造此燭。供獻。僅五十條。旣成。恐不佳。試蒸其一。不敢以他燭充數。秦大喜。以爲奉己之專也。待方益厚。鄭仲爲蜀宣撫。格天閣畢工。鄭書適至。遺錦地衣一鋪。秦命鋪閣上。廣袤無尺寸差。秦默然不樂。鄭竟失志。至於得罪。二公爲計同一以見疑。一以見厚。固有幸不幸。要不若居正之無悔吝也。

孫守榮

寶慶間。有孫氏子。名守榮。善風角鳥占。其術多驗。號富春子。薄游雪上。聞譙樓鼓角聲。驚曰。旦夕且有變。而土人當有典郡者。適見富公王元春。因賀之曰。旦夕鄉郡之除。必君也。王以爲誕。越兩月。而潘丙作亂。王果以告變之。功典郡。自是人始神之。後登史。衛王之門。頗爲信用。一日聞鵲噪。史令占之。云來日晡時。當有寶物。至然非丞相所可用者。今已抵關。必有所礙。而未入耳。翌日。果李全以玉柱斧爲貢。爲闈者遲留。質之於府。而後納。

史嘗得李全書。置之袖間。未啟也。因扣云。吾袖中書所言何事。對曰。假破囊二十萬耳。剗封果然。史以此深忌之。後以他故。黥置遠郡。死焉。後未見有得其術者。

楊太后

慈明楊太后。養母張夫人。善聲技。隨夫出蜀。至儀真。長蘆寺前。僦居。主僧善相。適出見之。知其女當貴。因招其父母飯。語之故。且勉之。往行都。當有所遇。以無資告。僧以二千楮假之。遂如杭。或導之入慈福宮。爲樂部頭。后方十歲。以爲則劇孩兒。憲聖尤愛之。舉動無不當。后意有嫉之者。適太皇入浴。儕輩俾服后衣冠爲戲。因譖之。后笑曰。汝輩休驚。他將來會到我地位上。其後茂陵每至。后所必目之。后知其意。一日內宴。因以爲賜。且曰。看我面好好看他。傅伯壽草立。后制有云。洪惟太母。念我文孫。美其冠於後庭。俾之見於內殿。蓋紀實也。旣貴。恥其家微。陰有所遺。而絕不與通。密遣內璫。求同宗。遂得右庠生嚴陵楊次山。以爲姪。旣而宣召入見。次山言與溼俱。且指他事爲驗。或謂皆后所授也。后初姓某。至是始歸姓楊氏焉。次山隨卽補官。循至節鉞郡王云。

長蘆僧事與章獻玉泉事絕相類

黃尚書夫人

黃子由尚書夫人胡氏與可元功尚書之女也。俊敏強記。經史諸書。略能成誦。善筆札。時作詩文。亦可觀。於琴奕寫竹等藝尤精。自號惠齋居士。時人比之李易安云。時趙師異從善知臨安府。立放生池碑於湖上。高文虎炳如內翰爲之作記。誤書鳥獸魚鼈成。商曆以興。既已。鏤石分送朝行。胡夫人一誦。卽知其誤。會炳如以藏頭策題得罪多士。而從善又以學舍張蓋毆人等。嘗斷其僕。諸士旣聞其事。遂作小詞譏詆之作。爲夏王道不。是商王這鳥獸魚鼈是你者。乃胡氏首指其誤也。他日胡氏殂。其婢竊物以逃。捕得之。送臨安府。從善銜之。遂鞠其婢。指言主母平日與奕者。鄭日新通所失物。乃主母與之耳。因逮鄭繫獄。踪之未幾。子由以帷簿不修去。國事之有無。固不可知。而從善之心亦薄矣。後十餘年。從善死。其子希倉亦死。其婦錢氏慄處。獨任一僕。幹主家事。有老僕知其私。頗持之。錢氏與幹者欲滅其口。遂以他事係官。竟斃於獄。且擅焚之。未幾。僕家聲其冤。

於憲臺。時林介持憲節。方振風采。遂逮錢氏於庭。經營巨援。僅爾獲免。而幹者遂從黥籍。信人之存心。不可以不近厚。而報復之理。昭昭不容揜也。如此。

王妙堅

王妙堅者。本興國軍九宮山道嫗也。居嘗以符水呪棗等術。行乞村落。碌碌無他異。既而至杭。多遊西湖兩山中。一日至西陵橋茶肆。少憩。適其鄰有陳生。隸職御酒庫。其妻適見之。因扣以婦人頭腫(音臚)不可疎者。還可禳解否。嫗曰。此特細事。命市真麻油半斤。燒竹瀝投之。且爲持呪。俾之沐髮。蓋是時恭聖楊后。方誅韓心有所疑。而髮腫不解。意有物祟。以此徧求禳治之術。會陳妻以油進。用之良驗。意頗神之。遂召妙堅入宮。賜予甚厚。日被親幸。且爲創道宇。賜名明真。俾主之。累封真人。同時有黃冠易如剛者。嗜酒誇誕。薄知其事。欲以奇動。於是。以黃絹方丈。帶書大符以進。后大喜。賜予亦渥。住太乙東宮。

曹泳

紹興乙亥十月二十二日。秦檜亡。翼日曹泳勒停。安置。

新州。先是二十一日。車駕幸檜第。視疾。時已不能言。懷中出一劄。乞以煇代輔政。上視之無語。既出。呼幹辦府問何人爲此。則答以曹泳。遂有是命。泳初竄名軍中。並緣功賞。列得班行。嘗監黃崑酒稅。秩滿。到部注某闕。鈔上省。檜押勅。顧見泳姓名。問何處人。省吏對曰。此吏部擬注。不知也。命於侍右書鋪物色。召見之。熟視曰。公檜恩家也。泳恍然不知所答。則又曰。公忘之邪。泳曰。昏忘實不省於河處。遭遇太師。檜入室。有頃。取小册示泳。使觀之首尾。不記他事。但有一行曰。某年月日。某人錢五千。曹泳秀才絹二疋。蓋微時索遊富人家。得錢五千。求益不可。泳時爲館客。探囊中得二縑。曰。此吾束脩之餘也。今舉以遺子。旣別。不相聞。雖知檜貴震天下。不謂其卽秦秀才也。泳曰。不意太師乃能記憶微賤如此。檜曰。公眞長者。命其子孫出拜之。俾以上書易文資。驟用之。至戶部侍郎。知臨安府。與謝伋嘗有隙。台州之獄。泳有力焉。檜暮年頗有異志。泳實預其密謀。檜本檜妻黨。王氏子。蠢駘。嘗燕親賓。優者進伎。燼於座中。大笑絕倒。檜殊不憚。檜素畏內妾。嘗孕。逐之。生子爲仙遊林氏子。曰一

飛。以檜故。仕至侍郎。兼給事中。其兄一鳴。弟一鷲。皆位朝列。泳嘗勸檜還一飛。以補燼處。未果。而檜死。云此事聞之。謝伋之孫直中。興遺史所載。則曹筠也。與此頗有異同。故詳載之。

優人恢諧

宣和中。童貫用兵燕薊。敗而竄。一日內宴。教坊進伎。爲三四婢。首飾皆不同。其一當額爲髻。曰蔡太師家人也。其二髻偏墜。曰鄭太宰家人也。又一人滿頭爲髻。如小兒。曰童大王家人也。問其故。蔡氏者曰。太師覲清光。此名朝天髻。鄭氏者曰。吾太宰奉祠就第。此嬾梳髻。至童氏者曰。大王方用兵。此三十六髻也。近者己亥歲。史（疑失一字）之爲京尹。其弟以參政督兵於淮。一日內宴。伶人衣金紫。而幘頭忽脫。乃紅巾也。或驚問曰。賊裹紅巾。何爲官。亦如此。傍一人答云。如今做官底。都是如此。於是褫其衣冠。則有萬回佛。自懷中墜地。其傍者云。他雖作賊。且看他哥哥面。又女官吳知古用事。人皆側目。內宴日。參軍四筵張樂。胥輩請僉文書。參軍怒曰。我方聽臍栗。可少緩。請至三四。其答如前。胥擊其首曰。甚

事不被齷栗壞了。蓋是俗呼黃冠爲齷栗也。王叔知吳門日。名其酒曰徹底清。錫宴日。伶人持一樽誇於衆曰。此酒名徹底清。既而開樽。則濁醪也。傍謂之云。汝既爲徹底清。却何如此。答云。本是徹底清。被錢打得渾了。此類甚多。而蜀優尤能涉獵古今。援引經史。以佐口吻。資笑談。當史丞相彌遠用專。選人改官。多出其門。制闔大宴。有優爲衣冠者。數輩皆稱爲孔門弟子。相與言。吾儕皆選人。遂各言其姓曰。吾爲常從事。吾爲于從政。吾爲吾將仕。吾爲路文學。別有二人出曰。吾宰予也。夫子曰。於予與改。可謂僥倖。其一曰。吾顏回也。夫子曰。回也不改。吾爲四科之首。而不改。汝何爲獨改。曰。吾鑽故。改。汝何不鑽。回曰。吾非不鑽。而鑽彌堅耳。曰。汝之不改宜也。何不鑽。彌遠乎。其離析文義。可謂侮聖言。而巧發微中。有足稱者焉。有袁三者名尤著。有從官姓袁者。制蜀頗乏廉聲。羣優四人分主酒色財氣。各誇張其好尚之樂。而餘者互譏笑之。至袁優。則曰。吾所少者財也。因極言財之美利。衆亦譏謂之不已。徐以手自指曰。任你譏笑。其如袁丈好此何。

隆國黃夫人

隆國黃夫人。湖州德清縣人。初入魏峻叔高家。既出。復歸李仁本。媵其女。以入榮邸。時嗣王與芮苦無子。一幸而得男。是爲度宗。然自處極謙抑。雖處貴盛。每遇邸第親戚。至不敢坐。常以嬾子自稱。人亦以此多之。或者有魏子之謗。其實不然也。齊秦國夫人胡氏亦同邑人。相去纔數里。賈陟濟川。制置少日。舟過龜溪。見婦人浣衣者。偶盼之。因至其家。問夫何在。曰。未歸。語稍洽。調之曰。肯相從乎。欣然惟命。及夫還。扣之。亦無難色。遂攜以歸。既而生似道。未幾出嫁。爲民妻。似道年長。始奉以歸。性極嚴毅。似道畏之。當景定咸淳間。屢入禁中。隆國至。與同寢處。恩寵甚渥。年至八十。有上方賜祕器及冰腦各五百兩。賻銀絹四千兩。正命中使護葬。帥漕供費。凡兩輟朝。賜諡柔正。又賜功德寺。及田六千畝。可謂盛矣。一邑產二女貴人。前此之所未有也。

一母生二名儒

陳了翁之父。尚書與潘良貴。義榮之父。情好甚密。潘一日謂陳曰。吾二人官職年齒種種相似。獨有一事不如。

公甚以爲恨。陳問之。潘曰。公有三子。我乃無之。陳曰。吾有一婢。已生子矣。當以奉借。它日生子。卽見還。旣而遣至。卽了翁之母也。未幾生良貴。後其母遂往來兩家焉。一母生二名儒。亦前所未有。

宜興宰

嘉熙間。近屬有宰宜興者。縣齋之前。紅梅一樹。極荷麗華。粲交陰半畝。花時。命客飲其下。一夕酒散。月明。獨步花影。忽見紅裳女子。輕妙綽約。瞥然過前。躡之數十步而隱。自此恍然若有所遇。或酣歌寤言。或癡坐竟日。其家憂之。有老年頗知其事。乘間白曰。昔聞某知縣之女。有殊色。及笄未適。而天其家。遠在湖湘。因藁葬於此。樹梅以識之。疇昔之夜所見者。豈此乎。遂命發之。其棺正蟠絡老梅根下。兩牆微蝕。一竅如錢。若蛇鼠出入者。啓而視之。顏貌如生。雖粧飾衣衾。略不少損。直國色也。趙見爲之惘然心醉。昇尸至密室。加以茵藉。而四體亦和柔。非尋常僵尸之比。於是每夕與之接焉。旣而氣息惺然。疲蘼不可治。文書其家。乃乘間穴壁取焚之。令遂屬疾而殂。亦云異矣。嘗見小說中所載。寺僧盜婦人屍。置

夾壁中。私之後。其家知狀。訟於官。每疑無此理。今此乃得之親。舊目擊。始知其說不妄。然通鑑所載。赤眉發呂后陵。汗辱其尸。有致死者。蓋自昔固有此異矣。

醫術

近世江西有善醫號嚴三點者。以三點指間。知六脈之受病。世以爲奇。以此得名。余按診脈之法。必均調自己之息。而後可以候他人之息。凡四十五動爲一息。或過或不及。皆爲病脈。故有二敗三遲四平六數七極八脫九死之法。然則察脈固不可以倉卒得之。而況三點指之間哉。此余未敢以爲然者。或謂其別有觀形察色之術。姑假此以神其術。初不在脈也。紹興間。王繼先號王醫師。馳名一時。繼而得罪。押往福州居住。族叔祖宮教時赴富沙。倅素識其人。適邂逅旅舍。小酌以慰勞之。因求察脈。王忽愀然曰。某受知旣久。不敢不告。脈證頗異。所謂脈病人不病者。其應當在十日之內。宜亟反轍。轍尙可及也。因泣以別。時宮教康強無疾。疑其爲妄。然素信其術。於是卽日回轅。僅至家數日而殂。亦可謂異矣。又嘗聞陳體仁端明云。紹熙間有醫邢氏。精藝絕異。時

韓平原知閣門事。將出使。俾之診脈。曰。脈和平。無可言。所可憂者。夫人耳。知閣回。輅日恐。未必可相見也。韓妻本無疾。怪其妄談。然私憂之。泊出疆。甫數月。而其妻果殂。又朱丞相勝。非子婦偶。小疾。命視之。邢曰。小疾耳。不藥亦愈。然自是不宜孕。孕必死。其家以爲狂誕。後一歲。朱婦得男。其家方有抱孫之喜。未彌月。而婦疾作。急召之。堅不肯來。曰。去歲已嘗言之。勢無可療之理。越宿而婦果殂。余謂古今名醫多矣。未有察夫脈而知妻死。未孕而知產亡者。嗚呼。神已哉。

陳日照

安南國王陳日照者。本福州長樂邑人。姓名爲謝升卿。少有大志。不屑爲舉子業。間爲歌詩。有云。池魚便作鷓鴣化。燕雀安知鴻鵠心。類多不羈語。好與博徒豪俠游。屢竊其家所有。以資妄用。遂失愛其父。其叔乃獨異之。每加回護。會其家有姻集。羅列器皿。頗盛。至夜。悉席卷而去。往依族人之仕湖湘者。至半途。呼渡舟子。所須未滿。毆之中。其要害。舟遽離岸去。謝立津頭以俟。聞人言舟子已殂。因變姓名逃去。至衡。爲人所捕。適主者亦閩

人。遂陰縱之。至永州。久之。無聊。授生徒。自給。永守林邑。亦同里。頗善遇之。居無何。有邕州永平寨巡檢過。永一見奇之。遂挾以南寨居。邕宜間。與交趾鄰近。境有棄地數百里。每博戲。則其國貴人皆出於市。國相乃王之壻。有女亦從而來。見謝美少年。悅之。因請以歸。會試舉人。謝居首選。因納爲壻。其王無子。以國事授相。相又昏老。遂以屬壻。以此得國焉。自後屢遣人至閩。訪其家。或以爲事不可料。不宜與之通。竟以歲久。難以訪問。返命焉。其事得之陳合。惟善僉樞云。

賈師憲二則

徐謂禮。嘗涉獵袁李之書。自詭閱人。貴賤多奇中。與賈師憲丞相爲姻聯。賈時年少。荒於飲博。其生母胡夫人苦之。因扣徐云。兒子跌宕若此。以君相法言之。何如。徐因曰。夫人勿多憂。異日必可作小郡太守。母喜而誦其言於子。他日賈居相位。徐以親識。故求進。久之不遂。賈母爲言之。賈不獲已。答曰。徐親骨相寒薄。止可作小郡太守耳。遂以上饒郡與之。以終身。蓋深銜前言也。然師憲少年日。嘗馳馬出遊湖山。小憩棲霞嶺下。忽有布裘

道者。瞪視曰。官人可自愛重。將來不在韓魏公下。賈意其見侮。不顧而去。既而醉博平康。至於敗面。他日復遇道者。頓足驚嘆曰。可惜可惜。天堂已破。必不能令終矣。其後悉驗。

賈師憲柄國日。嘗夢金紫人相口口傍一客謂之曰。此人姓鄭。是能制公之死命。時大璫鄭師望。方用事。意疑其人。且姓與夢合。於是竟以他故擯逐之。及魯港失律。遠謫南荒。就紹與差官押送。則本州推官沈士珪。攝山陰尉鄭虎臣也。鄭武弁。嘗爲賈所惡。適有是役。遂甘心焉。賈臨行置酒。招二人。歷言前夢。且祈哀微芘云。向在維揚日。襄鄧間有人善相。一日來。值其跣足臥。因歎惜再三。私謂客曰。相公貴極人臣。而足心內陷。是名猴形。恐異時不免有萬里行耳。是知今日竄逐之事。雖滿盈招咎。蓋亦有數存焉。及抵清漳之次日。泣謂押行官曰。某夜來得夢。大不祥。離此地。必死無疑。幸保全之。遂留連三日。逗遛不行。而官吏迫催之。離城方五里許。小泊木綿庵。竟以疾殂。或謂虎臣有力焉。先是林僉樞存孺。久爲賈所擯。謫之南州。道死於漳。漳有富民蓄油杉甚。

佳林氏子弟。欲求而價穹不可得。因撫其木曰。收取收。取留與賈丞相自用。蓋一時憤悵之語耳。至是郡守與之經營之。竟得此物以斂。可謂異矣。死生禍福。皆有定數。不可幸免也如此。此事親聞之沈士珪云。

馬生

會稽富人馬生。以入粟得官。號馬殿幹。喜賓客。有姬美艷。能歌。時出佐酒。客有梁縣丞者。頗黠。因與之目成一。且馬生殂。姬出。梁捐金得之。它日置酒。觴客。陳無損益之在坐。酒酣。舉杯屬梁曰。有儷語奉上。梁諦聽之。卽琅然高唱曰。昔居殿幹之家。爰喪其馬。今入縣丞之室。毋逝我梁。一坐大呼笑。而主人慙然不樂。無幾梁亦死焉。人尤無損之戲。然聞者亦可以警也。

嚴蘂

天台營妓嚴蘂。字幼芳。善琴奕。歌舞絲竹。書畫。色藝冠一時。間作詩詞。有新語。頗通古今。善逢迎。四方聞其名。有不遠千里而登門者。唐與正守台日。酒邊常命賦紅白桃花。卽成如夢令云。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與紅紅。別是東風情味。曾記曾記。人在武陵微醉。

與正賞之雙縑。又七夕郡齋開宴。坐有謝元卿者。豪士也。夙聞其名。因命之賦詞。以己之姓爲韻。酒方行而已。成鵲橋仙云。碧梧初墜。桂香纔吐。池上水花微謝。穿針人在合歡樓。正月露玉盤高瀉。蛛忙鵲懶。耕慵織倦。空

做古今佳話。人間剛道隔年期。在天上。方纔隔夜。元卿爲之心醉。留其家半載。盡客囊餼贈之而歸。其後朱晦菴以庾節行部至台。欲撫與正之罪。遂指其嘗與藥爲濫。繫獄月餘。藥雖備受箠楚。而一語不及。唐然猶不免受杖。移籍紹興。且復就越置獄鞫之久。不得其情。獄吏因好言誘之曰。汝何不早認。亦不過杖罪。況已經斷罪。不重科。何爲受此辛苦耶。藥答云。身雖賤妓。縱是與太守有濫科。亦不至死罪。然是非真僞。豈可妄言以汙士大夫。雖死不可誣也。其辭既堅。於是再痛杖之。仍繫於籍。兩月之間。一再受杖。委頓幾死。然藥聲價愈騰。至徹阜陵之聽。未幾朱公改除。而邱霖商卿爲憲。因賀朔之際。憐其病瘁。命之作詞自陳。藎略不構思。卽口占卜算子云。不是受風塵。似被前緣娛。花落花開自有時。總賴東君主去也。終須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滿頭。

莫問奴歸處。卽日判令從良。繼而宗室近屬。納爲小婦。以終身焉。夷堅亦嘗略載其事。而不能詳。余蓋得之天台故家云。

陳孝女

陳孝女。錢塘人也。父業儒。嘗受男爵。漫游江淮間。居胭脂嶺下。家粗給。乙亥兵火。挈家永嘉山中。悉爲盜所掠。僅留一女。十歲。攜之丐食。以歸。故居蕩不復存。因寄五里塘舊僕家。聞殊勝寺設粥供。日攜女就寺食。凡數月。僧知所以。頗憐之。俾留衆寮。供榜疏職。時孫元帥下。李知事者。東平人也。頗知書。亦寓寺。榜暇。日至寺。必從容與僧談。欲謀一士爲友。僧以陳爲薦。一見投合。如久要。館穀加厚。其女亦得其室之撫誨。洞達孝敬。時屆仲春。女子忽謂其父云。吾母墓在故居側。久不拜掃矣。今值禁烟。聞主人將爲湖山遊。能乘此機。一往祭奠否。父卽備牲醴。以與俱。既至墓所。拜奠罷。李偕攜酒飲。傍舍女悲泣不已。父勉之還。則泣告曰。比聞李氏今將北歸。吾父子必將從之。父老子幼。南北萬里。何日可再至。吾母墓下。此所以痛也。言與泪俱下。父亦感慟。而女躡踊呼

號聲振林木。久而仆地。視之死矣。李義之因與慕隣。斂而附於母冢之傍。云嗚呼。古有曹饒二娥。焜耀史冊。著爲美談。今陳氏女年甫十四。而天性至孝。抱冢泣死。視前修爲無愧矣。因詳著以俟傳忠孝者。

癸辛雜識前集

周密

趙溫叔

趙溫叔丞相。形體魁梧。進趨甚偉。阜陵素喜之。且聞其飲啖數倍常人。會史忠惠進玉海。可容酒三升。一日召對便殿。從容問之曰。聞卿健啖。朕欲作小點心。相請如何。趙悚然起謝。遂命中貴人捧玉海賜酒。至六七。皆飲。繼以金杵捧籠炊百枚。遂食其半。上笑曰。卿可盡之。於是復盡其餘。上爲之一笑。其後均役口南。暇日欲求一客伴食。不可得。偶有以本州兵馬監押某人爲薦者。遂召之燕飲。自早達暮。賓主各飲酒三斗。豬羊肉各五觔。蒸糊五十事。趙公已醉飽。摩腹而監押者屹不爲動。公笑云。君尙能飲否。對曰。領鈞旨。於是再飲數杓。復問之。其對如初。幾又飲斗餘。乃罷。臨別。忽聞其人腰腹間。嗚然有聲。公驚曰。是必過飽。腹腸迸裂無疑。吾本善意。

乃以飲食殺人。終夕不自安。黎明。亟遣鈴下老兵往問。而典客已持謁白曰。某監押見留客次謝筵。公愕然。延之。扣以夜來所聞。踟躕起對曰。某不幸抱饑疾。小官俸薄。終歲未嘗得一飽。未免以革帶束之腹間。昨蒙宴賜。不覺果然。革條爲之迸絕。故有聲耳。

湯某

建康緝捕使臣湯某者。於儕輩中著能聲。蓋本羣盜巨擘也。一日有少年衣裳楚楚。背負小笈。投湯所居。湯遣詢誰何。則自通爲鄞沙王小官人。趨前致拜。湯亦素知其名。因使小憩。辭云。觀察在此不敢留。只今往和州。擬假一力。負至東陽鎮。問渡。湯疑有他。遂擇其徒狙黠者偕往。俾偵伺之。自離城闔。遇肆輒飲。已而大吐。幾不能步。同行者左負笈。右扶醉人。殊倦甚。恚曰。湯觀察以其爲好手。不過一酒徒爾。凡七十里。抵鎮。邸大吐。投床。終夕索水。喧呶不少休。黎明。有騎馬扣門者。乃湯也。密扣同行。知夕來酒醉伏枕。亟造臥所。少年聞湯來。則亦扶頭強披衣。扣所以至。湯讓以他語。答之。少年笑曰。得非疑某沿途有作過否。因指同行爲證。且曰。雖然。或有他

故願效區區之力。湯嘔喘久之。曰不敢相疑。實以夜來總所大有酒樓。失銀器數百兩。總所移文制司。立限購捕嚴甚。少違則身受重譴矣。束手無措。用是冒急求策耳。少年微笑曰。若然則關係甚大。恐妖異所爲。非人力能措手。惟有祈哀所事香火。或可徵神物之庇耳。湯晒其醉中語誕荒。不復詰力。邀同還抵家。謾用其說。禱之聖堂。則所失器物。皆粲然橫陳供床下矣。湯始大驚。以爲神。方欲出謝之。則其人已去矣。盜亦有道。其是之謂乎。

鄭千里女

瑞州高安縣旌義鄉鄭千里者。有女定二娘。已酉秋。千里抱疾危甚。女割股和藥。疾遂瘥。至次年春。汲井之次。忽雲湧於地。不覺乘空而去。人有見若紫雲接引而昇者。於是鄉保轉聞之縣。縣聞之州。乞奏於朝。立廟旌表。以勸孝焉。久之未報。然鄉里爲立仙姑祠。禱祈輒應。遠近翕然趨之。作會幾數千人。明年苦旱。里士復申前請。時洪起畏以立爲宰。頗疑有他。因閱故牒。密遣縣胥廉其事。適新建縣有關氏者。願一婢來。歷不明。且又旌義

人。因呼牙僧訊。卽所謂鄭仙姑也。蓋此女初已定姻。而與人有姦而孕。其父醜之。遂宛轉售之傍邑。乃設爲仙事。以掩之。利其施享之入。以爲此耳。昌黎謝自然華山女詩。蓋亦可見。然則世俗所謂仙姑者。豈皆此類也耶。

吳四丈

節序交賀之禮。不能親至者。每以束刺僉名於上。使一僕遍投之。俗以爲常。余表舅吳四丈。性滑稽。適節日無僕。可出徘徊門首。恰友人沈子公僕送刺至。漫取視之。類皆親故。於是酌之以酒。陰以己刺盡易之。沈僕不悟。因往遍投之。悉吳刺也。異日合并。因出沈刺大束。相與一笑。鄉曲相傳以爲笑談。然類說載陶穀易刺之事。正與此相類。吳效之爲戲耳。又雜說載司馬公自在臺閣時。不送門狀。曰不誠之事不可爲之。滎陽呂公亦言送門狀。習以成風。旣勞作僞。且疎拙露見。可笑。則知此事由來久矣。今時風俗轉薄之甚。昔日投門狀有大狀小狀。大狀則全紙。小狀則半紙。今時之刺。大不盈掌。足見禮之薄矣。

韓彥古

韓彥古字子師。詭譎任數。處性不常。尹京日。范仲西叔爲諫議大夫。阜陵眷之厚。大用有日矣。范素惡韓。將奏黜之。語頗泄。韓窘甚。思所以中之。范門清峻。無間可入。乃以白玉爲小合。滿貯大北珠。緘封於大合中。厚路鈴下老兵。使因間通之。范大怒。叱使持去。所愛亦在傍。怪其奩大而輕。曰。此何物也。試啓觀之。則見玉合。益怪之。方復取視。玉滑而珠圓。分迸四出。失手墮地。合既碎。益不可收拾。范見而益怒。自起摔妾之冠。而氣中仆地。竟不起。其無狀至此。李仁甫亦惡其爲人。弗與交。請謁嘗毆其亡。一日知其出。往見之。則實未嘗出也。既見。韓延入書屋。而請曰。平日欲一攀屈而不能。今幸見臨。姑解衣盤礴可也。仁甫辭再三。不獲。遂爲強留。室有二廚。貯書。牙籤黃袱。扃護甚嚴。仁甫問此爲何書。答曰。先人在軍中日。得於北方。蓋本朝野史。編年成書者。是時仁甫方修長編。旣成。有詔臨安。給筆札。就其家繕錄以進。而卷帙浩博。未見端緒。彥古常欲略觀。不可得。至是。仁甫聞其言。窘甚。亟欲得見之。則曰。家所祕藏。將卽進呈。不可他示也。李益窘再四致禱。乃曰。且爲某飲酒。續當以

呈。李於是爲盡量。每杯行。輒請。至酒罷。笑謂仁甫曰。前言戲之耳。此卽公所著長編也。已爲用佳紙作副本。裝治。就以奉納。便可進御矣。李視之信然。蓋陰戒書吏傳錄。每一板。酬千錢。吏畏其威。利其價。輒先錄送韓。所故李未成帙。而韓已得全書矣。仁甫雖憤愧不平。而亦幸蒙其成。竟用以進。其怙富玩世。狡猾每若此。

癸辛雜識後集

周密

三學

三學之橫盛於景定淳祐之際。凡其所欲出者。雖宰相臺諫亦直攻之。使必去權。乃與人主抗衡。或少見施行。則必借秦爲喻。動以坑儒惡聲加之。時君時相。略不敢過而問焉。其所以招權受賂。豪奪庇姦。動搖國法。作爲無名之謗。扣閣上書。經臺投卷。人畏之如狼虎。若市井商賈。無不被害。而無所赴愬。非京尹不敢過問。雖一時權相。如史嵩之。丁大全。不恤行之。亦末如之何也。大全時極力與之爲敵。重修丙辰監令榜之三學。時則方大猷實有力焉。其後諸生協力合黨。以攻大全。大全終於得罪而去。至於大猷實有題名之石。磨去以爲敗羣之

罰自此之後。恣橫益甚。至賈似道作相。度其不可以力勝。遂以術籠絡。每重其見數。豐其饋。給增撥學田。種種加厚。於是諸生啖其利而畏其威。雖目擊似道之罪。而噤不敢發一語。及賈要君在國。則上書贊美。極意挽留。今日曰師相。明日曰元老。今日曰周公。明日曰魏公。無一人敢少指其非。直至魯港潰師之後。始聲其罪。無迺晚乎。蓋大全之治三學。乃懲嵩之之不敢爲。似道之不敢輕治。乃監大全之無能爲。至彭成大之爲前廊。竟撫爲平日之賊。決配南恩州學舍。寂不敢發一語。此其術亦有過人者。

韓平原

韓平原被誅之夕。乃其寵姬四夫人誕辰。張功甫移庖大燕。至五更方散。大醉。幾不能起。幹辦府事周筠。以片紙入投。云聞外間有警不佳。乞關閣門免朝。韓怒曰。誰敢如此。至再三皆不從。乃盥櫛。取瑞香番羅衣一襲。衣之。登車而往。旋卽殿司軍已圍繞府第矣。是夕所用御前樂部伶官。皆閉置於內。饑餓三日始放。時趙元父祖母。斬國夫人徐氏。與其母安部頭。皆在府中。目擊其事。

後斥賣其家所有之物。至於敗衣破絮。亦各分爲小包。包爲價若干。時先妣以數券得一包。則皆婦人弊屨也。方恚恨以爲無用。欲棄之。疑其頗重。則內藏大北珠二十粒。蓋諸婢一時藏匿。爲逃去之計。適倉皇遺之云耳。

馬廷鸞

咸淳甲戌之夏。丞相番陽馬公廷鸞。字翔仲。以翻胃之疾。乞去甚苦。凡十餘疏。始得請。則疾已棘矣。以暑甚。病危。不可卽途。遂出寓於六和塔。余受公知。間日必出問之時。公假臥小榻。素無姬妾。止一村僕。煮藥其傍。嘗淒然謂余曰。吾家素貧。少年應南宮之試。止草履襪被而已。一日道間。餒甚。就村居買螺螄羹。泡蒲囊中冷飯食之。遂得此疾。既無力治藥。朋友憐之者。以二陳湯服之。良愈。是歲竊冒省魁。後爲兩制。日疾復作。醫者復以丁香草果飲。亦三兩服卽愈。因念前疾之所以不死者。蓋有後來之功名故也。今承乏廟堂。分量極矣。過矣。今疾復作。而衆藥不效。勢無生理必矣。所恨者時事日異。無以報國。爲不滿耳。因泣下數行。然賈師憲終疑其托疾引去。欲相避者。因奏知。自出關訪問之。其實覘之也。及

見其骨立羸然。乃始驚曰。碧梧乃真病也。次日奏聞。以大觀文知鄉郡以榮其歸。且特賜東園祕器。以爲沿途緩急之備。公卽日與疾以歸。及還番陽。疾乃安。閱月而全愈。未幾以吳堅爲相。是冬北軍渡江。督府軍潰。而國隨以亡矣。使公不病。病不亟。則位不可釋。位不可釋。則奉璽狩北之責。公實居之。今乃以疾而歸。歸而疾愈。安處山林。著書教子者。凡十四年而後薨。此非天相吉德。曲爲之庇。安能若是哉。公嘗自著番陽遺老傳。及門人所述年譜。備載出處之詳。茲不贅云。

廖瑩中

賈師憲還越之後。居家待罪。日不遑安。翹館諸客。悉已散去。獨廖玉瑩中。館於賈府之別業。仍朝夕從不捨。乙亥七月一夕。與賈公痛飲終夕。悲歌雨泣。到五鼓方罷。廖歸舍。不復寢。命愛姬煮茶。以進。自於箴中取冰腦一握。服之。既而藥力不應。而業已求死。又命姬曰。更欲得熱酒一杯飲之。姬復以金杯進酒。仍於箴中再取片腦數握。服之。姬覺其異。急前救之。則腦酒已入喉中矣。僅落數片於衣袂間。姬於是垂泣相持。廖語之曰。汝勿用

哭我。我從丞相。必有南行之命。我命亦恐不免。年老如此。豈能復自若。今得善死矣。吾生平無負於主。天地亦能鑒之也。於是分付身後大概。言未既。九竅流血而斃。

過癩

閩中有所謂過癩者。蓋女子多有此疾。凡覺面色如桃花。卽此證之發見也。或男子不知而誤與合。卽男染其疾。而女瘥。士人旣皆知其說。則多方詭作。以誤往來之客。杭人有稽供申者。因往莆田。道中遇女子獨行。頗有姿色。問所自來。乃言爲父母所逐。無所歸。因同至邸中。至夜莆與交際。而 sua 聲言捕姦。遂急竄而免。及歸。遂苦此疾。至於墜耳塔鼻。斷手足而殞。癩卽大風疾也。

趙孟桂

乙亥歲。國事將危。忽傳當塗孟之縉妻趙氏孟桂。見爲伯顏丞相次妻者。朝廷遂以太后命。遣人齎金帛與之。俾贊和議。繼得孟桂回奏云。和議將成。遂復賜手詔云。勅孟桂。吾老矣。不幸遭家多難。嗣君在疚。不謂似道失信。北朝致開邊釁。生靈荼毒。宗社貼危。日夜思此。惟有流涕。忽覽來奏。知爾身在邊方。心存宗國。且拳拳以講

信爲請。自非孝順一念。發於天性。疇克有此。得書喜幸。莫有云喻。已詔丞相遣使通問。以全兩國生靈之命。尙賴爾委曲贊助。速成議和。以慰老懷。復遣人以金帛慰之。繼而寂然無報。及事定。孟桂南歸。霄川蓋未嘗爲伯顏次妻。亦未嘗得詔及賜物也。蓋奸人乘危造爲此說。以騙脫朝廷金帛耳。問探不明。有類兒戲。國安得不亡哉。孟桂乃趙忠惠與篤之妹。今爲尼。改名子桂。住湖州廣福寺云。

癸辛雜識續集

周密

羅椅

羅椅。字子遠。號礪谷。廬陵產也。少年以詩名。高自標置。常以詩投後村。有華裾客子袖文過之句。知其爲巨富家子也。壯年留意功名。借徑勇爵。捐金結客。馳名江湖。時方向程朱之學。於是盡棄舊習而學焉。然性理之學。必須有所授。然後名家。於是尊饒雙峯爲師。時四方從之者數百類。多不能文之人。子遠天資素高。又濟之以性理之學。竟爲饒氏高第。其實欲蓋陶猗之名也。未幾以李之格薦。登賈師憲之門。久之。賈惡其不情。心薄之。

時在江陵。值庚申透渡之事。遂去賈往維揚。依趙月山。遂青鞋破襪。蓬頭垢面。儼然一貧儒也。月山得其銜袖之文。甚喜。遂延之教子。賓主極相得。未幾。師憲移維揚。月山仍參闈幕。一日話間。云兒輩近得一師。善教導。蓋廬陵羅兄也。才美可喜。但一貧可念也。師憲先廉知爲子遠。給月山云。好秀才。能教子弟。極難得。願見其人。月山遂拉子遠出見之。師憲爲之絕倒。月山茫然。問所以。師憲曰。此江西羅半州也。其家富豪十倍於我輩。執事高明。乃爲所欺耶。月山甚慚。子遠知蹤跡已露。遂告別而去。旣而登丙辰第。以秉義郎換文林。爲江陵教。又改潭教。潭之士聞其來。先懷輕侮之意。及至。首講中庸。聲聲可聽。諸生乃無語。及宰贛。信豐登畿。爲提轄。權貨務。賈師憲旣知其平生素詭詐。不然之。久而不遷。至度宗升遐。失於入臨。於是臺評論罷而去。饒雙峯者。番陽人。自詭爲黃勉齋門人。於晦菴爲嫡孫行。同時又有新塗董敬菴。韓秋巖。皆爲雙峯門人。子遠與之極相得。互相稱道。及世變後。道學旣掃地。董韓再及門。則子遠不復納之矣。董韓亦行怪者。俱不娶。雙峯死。二君匍匐往。

哭。縞素背負木主。每夕。旅邸輒設位。奉木主哭臨之。旅主人皆患苦之。及道由撫州。黃東發震。時爲守津吏。報云。有二秀才。素衣背位牌入界。大哭而去。行止怪異。不知何人。東發聞之。卽往迎之。亦製服於郡廳設位。三人會哭。俱稱先師之喪。及自石洞回。東發聘董爲臨汝堂長。書幣極厚。留韓郡齋。蓋一時道學之怪。往往至此。時人有言云。道學先牌人。慾行董敬菴。淦之浮薄者。鄉人呼爲董苟菴。韓自詭爲魏公之裔。僻居葑屋。而榜帖則必稱本府常語朋友云。先忠獻王勳德在國史。先師文公精神在四書。諸賢不必對老夫說功名。說學問。以此往往爲後生輩所譏云。

葉醫

括之縉雲。有葉醫。挾術頗精。一夕忽夢。追至城隍。主者戒云。凡今北之人。虐南人。蓋有數。若南人恃北勢。以虐南人者。此神明之所甚怒。罪無赦。趙某者。昔在福州日。殺人至多。獲罪於天。今使之得音疾而死。或以穀二石。酒二斗。雞四隻。相邀。汝慎毋往。不然逆天之罪。不可違也。然於次日。必有葉氏。亦以此數相償。且有重獲也。旣

覺惴惴然。遂往廟中炷香。甫歸家。而趙氏之家。令人果以物至相邀。遂辭以疾不往。次日葉府召醫。疾愈。以物酌謝。乃雞酒穀如夢中之數。收功獲謝。而趙則殂矣。

海井

華亭縣市中有小常賣鋪。適有一物。如小桶而無底。非竹非木。非金非石。旣不知其名。亦不知何用。如此者。凡數年。未有過而睨之者。一日有海舶老商見之。駭愕。且有喜色。撫弄不已。叩其所直。其人亦駟黠。意必有所用。漫索五百緡。商嘻笑。償以三百。卽取錢付之。駟因叩曰。此物我實不識。今已成交得錢。決無悔理。幸以告我。商曰。此至寶也。其名曰海井。尋常航海。必須載淡水自隨。今但以大器滿貯海水。置此井于水中。汲之皆甘泉也。平生聞其名於番賈。而未嘗遇。今幸得之。吾事濟矣。

魯井枯乾

李仲賓衍父。少孤貧。居燕城中。荒地多枸杞。一日踰隣寺頽垣。往采杞子。日正午。方行百餘步。忽迷失故道。但見廣沙莽莽。非平日經行境界。心甚異之。舉頭見日色昏。猶能認大悲閣爲所居之地。遂向日南行。循閣以尋

歸路。忽見一壯夫。白帶方巾。步武甚健。厲聲問往何方。方錯愕。問。遽以手捽其胸。李素多力善搏。急用拳捶之。其人仆。已失其首。心知爲鬼物。然猶踉跄相向。李復以拳仆之。隨仆隨起者十餘次。其人遂似怒而去。既稍前。則無首者踞坐大石上。以俟。意將甘心焉。然路所必經。勢不容避。忽記腰間有采杞之斧。遂持以前。其人果起而迎之。遂斧其頸。鏗然有聲。乃在青石上。其人寂然不見。而異境亦還元觀。乃私識其處而歸。家人見其神采委頓。問之則不能語。越宿方能道所以。遂偕數人往訪其處。果有斧痕在石上。遂啓其石下。乃智井。井中皆枯骸也。詢之。蓋亡金兵亂中死者。遂函其骨。遷窆他所。後亦無他。

扁令史

扁(音望)令史。河間人。其妻常爲白衣男子所據。來則痛飲。然後其寢。扁不勝其忿。於是仗利刃伺於床下。既而果來。攙婦劇飲。大醉。方欲就睡。掩其不備。以刃刺之。白衣沿壁而上。躡捷如飛。因逆刃搶殺之。墮地。化爲霜。毛白鼠。身長五尺許。雙目爛然。遂抉其目珠。色深碧而

徑寸。宛似瑟瑟。夜至暗室。有光芒尺餘。北人戲名曰姨夫眼。匪。蓋北人以兩男子共狎一妓。則呼爲姨夫。故以爲戲云。

塞材望

塞材望。蜀人。爲湖州倅。北兵之將至也。塞毅然自誓必死。乃作大錫牌。鐫其上曰。大宋忠臣塞材望。且以銀二笏鑿竅。併書其上曰。有人獲吾屍者。望爲埋葬。仍見祀。題云。大宋忠臣塞材望。此銀所以爲埋葬之費也。日繫牌與銀於腰間。只伺北軍臨城。則自投水中。且遍祝鄉人。及常所往來者。人皆憐之。丙子正月旦日。北軍入城。塞已莫知所之人。皆謂之溺死。旣而北裝乘騎而歸。則知先一日出城迎拜矣。遂得本州同知。鄉曲人皆能言之。

回回之俗

回回之俗。凡死者。專有浴屍之人。以大銅瓶。自口灌水。蕩滌腸胃穢氣。令盡。又自頂至踵。淨洗洗訖。然後以帛拭乾。用紵絲或絹或布作囊。裸而貯之。始入棺。斂棺用薄松板。僅能容身。他不置一物也。其洗屍穢水。則聚之

屋下大坎中。以石覆之。謂之招魂。置桌子坎上。四日一祀。以飯。四十日而止。其棺卽日便出瘞之。聚景園。園亦回回主之。凡賃地有常價。所用磚灰匠者。園主皆有之。特以鈔市之。直方殂之際。眷屬皆擣面。摔披其髮。毀其衣襟。躡踊號泣。振動遠近。棺出之時。富者則巧人持燭。撒果於道。貧者無之。既而各隨少長拜跪如俗禮。成服者。然後咕靴尖。以樂相慰勞之意。止令羣回誦經。後三日。再至瘞所。富者多殺牛馬。以饗其類。併及隣里與貧巧者。或聞有至瘞所。脫去其棺。赤身葬於穴。以死者面朝西云。

徐蘭

淳祐間。吳妓徐蘭。擅名一時。吳興烏墩鎮。有沈承務者。其家巨富。慕其名。遂駕大舟往游焉。徐知其富。初至。則館之別室。開宴命樂。極其精腆。至次日。復以精縑製新衣一襲。奉之。至於輿臺。各有厚犒。如此兼旬。日未嘗略有需索。沈不能自己。以白金五百星。并綵縑百匹。饋之。凡留連半年。糜金錢數百萬而歸。於是徐蘭之聲。播于浙右。豪俠少年。無不趨赴。其家雖不甚大。然堂館曲折。

華麗。亭榭園池。無不具。至以錦纈爲地衣。乾紅四緊紗。爲單衾。銷金帳幔。侍婢執樂音十餘輩。金銀寶玉器玩。名人書畫。飲食受用之類。莫不精妙。遂爲三吳之冠。其後死。葬於虎邱。太學生邊雲。遇作墓銘云。此亦娼中之貴者。其後如富沙之唐媚。魏華。蘇翠。京口邢蕊。韓香。越之楊花。繆翠。皆以色藝稱。士大夫之不自檢者。往往爲其所污。屢見之於白簡。

失巾人

費潔堂伯恭云。重慶受圍之際。城外一山極峻絕。有洞口。僅容一人。而其間可受數百人。於是衆兢趨之。復以土石窒其穴。時方初夏。一日忽天雷雨。火光穿透洞中。飛走不定。其間有老者云。此必洞中之人。有雷霆死者。遂取諸人之巾。以竹各懸之。洞外忽覩雷神於內。取一巾而去。衆遂擁失巾之人出之。洞外卽有神物挾之而去。至百餘步外。仆于田中。其人如癡似醉。莫知所以。然及雷雨息。復往洞中問之。但見山崩壞。洞中之人皆被壓死。無一人得免禍者。惟此失巾人獲存耳。

蔡起莘

永嘉有蔡起辛嘗爲海上市舶。德祐之末。朝廷嘗令本處部集舟楫。以爲防招之用。其處有張曾二者。頗黠健。蔡委以爲部轄。旣而本州點檢所部船。有違闕。卽欲置張於極刑。蔡力爲祈禱。事從減。明年張宣使部舟。欲入廣。又以張不能應辦。欲從軍法施行。蔡又祈免之。遂命部舟入廣。以贖罪。未幾崖山之敗。張盡有舟中所遺而歸。觀驟至貴顯。蔡旣歸溫。遂遭北軍所據。家遂破焉。因挈家欲入杭。謁親故。道由張浜。偶懷張曾二部轄者居此。今不知何如。漫扣之。酒家云。此處止有張相公耳。因同酒家往謁之。張見蔡卽下拜。稱爲恩府。延之入中堂。命兒女妻妾羅拜。白曰。我非此官人。無今日矣。遂造宅置田。造酒營。連遂成富人。張卽今宣慰也。名瑄。同時繼蔡爲市舶者。姓陳名璧。天台人。有方元者。世居上海。謹徒也。因事至官。陳遂槌折方手足。棄之於沙岸。後醫治復全。革世後隸張萬下。爲頭目。因部糧船往泉南。至台境。值大風不行。遂泊舟山。因取薪水登岸。望數里外有聚屋扣之。土人則云。前上海陳市舶家也。方生意疑爲向所見殺者。卽攜酒往訪之。陳出迎。已忘其爲人。扣所

從來。方以阻風告。陳遂置酒。酒半酣。方笑曰。市舶還記某否。某卽向遭折手足。方元也。陳方愕然。遂謝。三鼓後。方哨百人。秉炬挾刃而來。陳氏一家皆不得免焉。此二事一爲報恩。一爲復怨。皆得之于天。

陳諤

陳諤。字古直。號楚水。嘗爲越學正。滿替往婺之廉司。取解由歸途。偶憇山家。有長髯野叟。方搗柏子作油。見客至。遂少輟。相問勞曰。君亦儒者邪。持盃茶飲之。遂問。今將何往。陳對以學正滿替。欲倒解由。別注他缺。髯叟忽作色而起。曰。子自倒解由。我自搗柏油。遂操杵曰。不復再交一談。陳異而詢於隣人。云。此傅秀才。隱者也。惡君言進取事故耳。陳心甚愧之。因賦詩云。忽遇深山避世翁。居然沮溺古人風。老來一出爲身計。不滿先生一笑中。

癸辛雜識別集

周 密

陳宜中

陳宜中之先爲吏。每以利物爲心。日計所及。以錢投大缶中。一錢爲一事。久而不可勝計。人多德之。嘗負官錢

在園囑其孫往貸於葛宣義。葛居外沙。資累鉅萬。宿夢黑龍繞其廳柱。覺而異之。夙興未頽。徑出徬徨。若有所伺。家人呼之不顧。果有小兒來。年可十許歲。問其爲誰。曰陳某孫。又問來故。以實對。又問所需幾何。曰百千如數。付之。陳旣出。詣葛謝。葛曰。汝肯以此子見與否。陳曰。寒賤下吏。勢分遼絕。非所敢聞。葛勉使就學。許以捐助。未幾。以長女許之。旣而陳遊上庠。上書攻丁南遷。數年。賈相牢籠。置之倫魁。陳在南日。葛以往江心寺。設水陸供。盡室以往。獨長女居守。葛巨富。是夕寇夜至。遂席捲以去。長女亦被獲以往。至是尋盟。乃以幼女歸之。陳後以文昌出守七閩。遇巧節諸吏各有所獻。陳妻忽識一梓。似其家物。審是果也。因語陳。陳乃召吏扣所從來。則云海巡所遺。亟發兵圍其寨。盡俘諸寇。寘于理。悉得其情。正葛寇也。事已脗合。以次服誅。無漏網者。葛女已有二子。初猶隱不言。其妹爲言委曲。始執手相哭。乃并斃其二雛焉。

楊髡發陵

楊髡發陵之事人皆知之。而莫能知其詳。余偶錄得當

時其徒互告狀一紙。庶可知其首尾云。至元二十二年八月內。有紹興路會稽縣泰寧寺僧宗允宗愷。盜砍陵木。與守陵人爭訴。遂稱亡宋陵墓有金玉異寶。說誘楊總統。詐稱楊侍郎。汪安撫。侵占寺地爲名。出給文書。將帶河西僧人部領人匠丁夫。前來將寧宗楊后理宗度宗四陵。盜行發掘。割破棺槨。盡取寶貨。不計其數。又斷理宗頭。瀝取水銀含珠。用船裝載寶貨。回至迎恩門。有省臺所委官攔擋不住。亦有臺察陳言不見施行。其宗允宗愷。并楊總統等。發掘得志。又於當年十一月十一日。前來將孟后徽宗鄭后高宗吳后孝宗謝后光宗等陵。盡發掘。劫取寶貨。毀棄骸骨。其下本路文書。只言爭寺地界。並不曾說開發墳墓。因此江南掘墳大起。而天下無不發之墓矣。其宗愷與總統分贓不平。已受杖而死。有宗允者。見爲寺主。多蓄寶貨。豪霸一方。

志雅堂雜鈔

周密

蜘蛛腹中珠

甲午人日。張受益相訪。因言昔蒙古公在福建爲左丞時。有小民一婦人。以織麻爲業。每夜浸麻於大水缸中。

來日視之。水盡涸。甚怪之。一夕密伺之。至夜半。有一物來。徑入缸中飲水。其身通明如月。照映里餘。細視乃一白蜘蛛。如斗米。栲栳大。其婦遂以雞籠罩之。剖其腹。得珠如大彈丸。明照一室。是夕地分有軍卒。見其家光燭。天翌日遂往扣婦人。初以爲無。終不能隱。遂出示之。其卒脅以威。以十五千得之。旣而主將千戶知其事。遂殺卒取之。如此凡轉數家。最後歸之蒙古公。前後凡殺十餘人。以滅口。遂以所得福王玉枕。併進之。遂得江浙平章。禁中亦有一珠。向以三千定得之。賈人方之。此珠不及其半。蓋絕代之寶也。

南部新書

錢易

江淮間神祠

江淮間多九郎廟。與茆將軍廟。九郎者。俗云。郎苻堅之第九子。曾有陰兵之感。事極多說。茆將軍者。廟中多畫縛虎之象。蓋唐末浙西僧德林。少時遊舒州。路左見一夫荷鋤。治方丈之地。左右數十里。無居人。問之。對曰。頃時自舒之桐城至此。暴得疴疾。不能去。因臥草。及稍醒。已昏矣。四望無人煙。唯虎豹吼叫。自分必死。俄有一人。

部從如大將。至此下馬。據胡牀坐良久。召二卒曰。善守此人。明日送至桐城縣下。遂上馬。忽不見。唯二卒在焉。某卽強起問之。答此茆將軍。常夜出獵虎。憂汝被傷。故使護汝。欲更問之。則困臥及覺。已日出。不見二卒。卽起。行意甚輕健。至桐城。頃之疾愈。故以所見之地。立祠祀之。德林止舒州十年。及迴。則村落皆立茆將軍祠矣。

萬迴

萬迴。唐閬鄉人也。神用若不足。人謂愚癡。無所能。其兄戍安。西久不得問。雖父母亦謂其死矣。日夕悲泣而憂思焉。萬迴顧父母感念其兄。忽跪而言曰。涕泣豈非憂兄耶。父母且疑且信。曰。然。萬迴曰。詳思我兄所要者。衣裝糗糧巾履之屬。悉備焉。某將往觀之。忽一朝齋所備而去。夕返其家。告父母曰。兄平善矣。發書視之。乃兄迹也。宏農抵安西。蓋萬餘里。以其萬里而迴。故曰萬迴也。萬迴貌若愚癡。忽有此舉。人皆驚爲神異。睿宗在藩邸時。多行遊人間。萬迴每於聚落街衢中高聲曰。天子來。或聖人來。信宿聞。上必經過徘徊也。安樂公主。上之季妹也。附會韋氏。熱可炙手。道路懼焉。萬迴望見車騎。連

唾曰。血腥血腥。不可近也。不久而夷滅矣。上知萬迴非常人。內出二宮人侍奉之。特於集賢院圖形焉。

王涯

王涯居相位。有女適竇氏。欲求錢十七萬。市一玉釵。涯曰。於女何惜。此妓物也。必與禍相隨。後數月。女自婚。會歸。告王曰。前時玉釵在馮外郎妻首飾矣。乃馮球也。王歎曰。馮爲郎吏妻之首飾。有十七萬錢。其可久乎。其善終乎。馮爲賈餗門人。最密。賈爲東戶。又取爲屬。郎賈有蒼頭。頗張威福。馮于賈。將發之。未能。賈入相。馮一日遇蒼頭於門。召而勗之曰。戶部中謗辭不一。苟不悛。必告相國。奴拜謝而去。未浹旬。馮晨謁賈。賈未與。時方冬。命火內有人曰。官當出。俄有二青衣出曰。相公恐員外寒。奉地黃酒三杯。馮悅。盡舉之。青衣入。馮出。告其僕。馮曰。渴且咽。粗能言其事。食頃而終。賈爲與。歎出涕。竟不知其由。明年。王賈皆遭禍。噫。王以珍玩奇貨爲物之妖。信知言矣。而徒知物之妖。而不知恩權隆赫之妖。甚於物也。馮以卑位貪貨。而不能正其家。盡忠所事。而不能保其身。斯亦不足言矣。賈之獲。害門客於牆廡之間。而

不知。欲始終富貴。其可得乎。此雖一事。作戒數端。

宣政雜錄

徽宗

徽宗崇寧間。曾夢青童自天而下。出玉牌。上有字曰。丙午昌期。真人當出。上覺。默於疏簡札。謂丙午年是昌盛之時。真仙當降。乃預製詔書。具陳夢意。令天下尋訪異人。以詔揭於寶籙宮。然四方了無異人。至乙巳冬。內禪欽宗卽位。意當丙午之期矣。而次年金人犯順。有北狩之禍。僕實從徽宗北行。每語青童夢。怪其無驗。後乃悟曰。豈丙午是猖獗之期。而女真之人出也。蓋事未經變。不能悉其婉言。

朝野遺紀

顯仁后

闕名

和議成。顯仁后（徽宗后章氏）將還。欽廟挽其輪而贈之曰。第與吾南歸。但得爲太一宮主足矣。他無望於九哥也。（高宗第九）后不能卻。爲之誓曰。吾先歸。苟不迎。若有瞽吾目。乃升車。既至。則是間所見大異。不久后失明。募醫療者。莫能奏効。有道士應募。中貴導之入宮。金

鍼一撥。左翳脫然而復明。后大喜曰。吾目久盲。得師重
朗。更煩終始其右。報常不貲。道士笑曰。后以一目視足
矣。以一目存誓可也。后惕然起拜曰。吾師聖人也。知吾
之隱。設几而留謝之。皆不答。方啜茶。遽索去。后固詢其
報德。萬一者。謾曰。太后不相忘。略修靈泉縣朱仙觀。足
矣。拂衣卽出。時上方視朝也。仗下入長樂。大驚。急跡訪
之。寂無所得。後王剛中帥成都。而得旨東朝。圖朱仙像
進入。儼然當日道士也。

光廟

光廟聞貴妃無疾而殞。哭泣無節。初郊宿青城。淚不已。
祀故止。而壽仁復至。玉津行園亦犯玉女宓妃之戒。丙
夜將臨。星月尙皎。方入大次。服袞冕。始搢大圭。烈風倏
起。劈歷一聲。燎火御幕皆仆。在位者辟易。上亦驚僵。而
雨電交擊。衆皆暗中自救不暇。莫能措手。稍霽則已。曙
亦不容卽禮矣。聖體遂苦風眩。神位玉帛牲牢皆狼籍。
所執鎮圭。殿中監已授。扶侍御藥。不知所在。一時策命
宰臣望祀。車駕亟歸療疾。雖御樓之類。悉不能舉矣。

孝光兩宮之隔

重華問上疾。自臨大內撫視。上噤不知人。但張口嚙言
耳。壽皇憂且怒。呼李后而數之。云。宗廟社稷之重。汝不
謹視。上使之至此。今將奈何。一時忿極。遽曰。萬一不復。
當族汝家。既將往東朝。召留正責之曰。汝以爲相。不強
諫何事。正曰。臣非不言。奈不聽何。帝曰。爾自後須苦言。
之。若有不入。待朕留渠細語之。其言止是爾。光宗既愈。
后泣謂曰。嘗勸哥哥少飲。不相聽。近者不豫。壽皇幾欲
族妾家。何負何辜。既而聞留正所得聖諭。謂若更過宮。
決被留不可還矣。光宗已有恇忡之候。此語既入。故終
乃畏父玉輦無近於龍樓云。

壽仁后

壽仁后。惑日者言。已有厄於大內。靜處築精室。獨居。以
道粧事佛。病革遂終於此。長御欲之椒殿。取禮服。偶內
人有怨后者。持鑰不啟。曰。使余憑誰命。俾此禕翟。既不
得周身。則相與舉簣以歸於鳳儀。及半途。或妄曰。風王
至。則皆委之而走。時泰安恍惚。內中畏避之故也。及久
知訛傳。方再有至者。則爲廊日所暴。體色黝然矣。措之
大寢宮。人無計致鮑於地。以蓮數十金餅亂其芬。泊事

聞於外。梓人進棹幾。有小白之泚。後葬於赤山邢后之側。不久雷震毀。攢人共怪云。

楊后

韓成恭。上仙後。後宮爲上所眷者。今長秋與婕妤曹氏耳。時欲繼立椒塗。二黨交進。曹有姊妹通籍禁中。皆爲女冠。賜號虛無自然先生者。左右街都道錄者。皆厚於韓侂胄。或謂亦與之媿。韓侍禁中時。多在曹位。故鑄金之際。意自輕重。然曹罕術。今長秋能挾數以御之。且上意專在楊。韓密間之。未能奪也。先是禁中有二內人懷春而病。事且媾。各設席以邀羊車。欲決此舉。二閣皆同日。今長秋故遜曹使朝飲。而已飲於夜。曹不寤也。逮盱酒甫一再行。曹未及有請。則楊位已奏恭肅帝輦矣。奏趣重疊。上起。泊至楊所。則自從容。且遂留寢。故能舐筆展幅以請奎章。上卽書貴妃楊氏可立爲皇后。付外施行。而長秋復進筆。乞又書其一付其兄次山。逮曉雙出之中。貴所齋者未至省。而次山已持御筆。自白廟堂矣。蓋后慮韓匿上批事。或中變。故兩行之。使不可遏耳。

程子山

程敦厚子山。東坡表兄士元之孫也。秦檜善之。爲中舍時。一日呼至府第。請入內閣。坐候之。終日一室蕭然。獨案上有紫綾襪一册。書聖人以日星爲紀賦。末後有學生類貢進士秦暄呈文采艷麗。子山兀坐靜觀。反覆幾成誦。雖酒殺問勞。杳至及晚。竟不出。乃退。子山叵測也。後數日。差知貢舉。宣押入院。始大悟。卽以是命題。此賦果精。衆考官皆稱善。泊揭曉。乃孫果首選。

岳飛

孝廟追復岳飛官爵。收召其子孫。使給還元貲。主者具當時所得。止九千緡物耳。其斃於獄也。實請具浴拉脅而殂。獄卒隗順負其屍出。踰城至九曲叢祠中。故至今九曲五顯廟尙靈。舊在大理寺牆下。順葬之北。三之潛身。素有一玉環。順亦殉之。腰下樹雙橋於上。識焉。及其死也。謂其子曰。異時朝廷求而不獲。必懸官賞。汝告言曰。棺上一鉛筒。有棘寺勒字。吾埋殯之符也。後果購其瘞。不得。以一斑職爲賞。其子始上告官。悉如所言。而尸色如生。尙可更斂禮服也。

聞見雜錄

闕名

張乖崖

張乖崖布衣時客長安旅次。聞鄰家夜聚哭甚悲。訊之。其家無他故。乖崖詣其主人力叩之。主人遂以實告曰。某在官不自慎。嘗私用官錢。爲家僕所持。欲娶長女。拒之。則畏禍。從之。則女子失節。約在朝夕。所以舉家悲泣也。乖崖明日至門首。俟其僕出。卽曰。我白汝主。假汝至一親家。僕遲遲強之而去。出城使導馬前。至崖卽數其罪。僕倉皇間以刃揮墜崖中。歸告其鄰曰。僕已不復來矣。速歸汝鄉。後當謹於事也。

太祖

太祖卽位。方鎮多僂蹇。所謂十兄弟者是也。上一日召諸方鎮。授以弓箭。人馳一騎。與之私出固子門大林中。下馬酌酒。上語方鎮曰。此間無人。爾輩要作官家者可殺我而爲之。方鎮伏地戰恐。上再三諭之。伏地不敢對。上曰。爾輩是真欲我爲主邪。方鎮皆再拜呼萬歲。上曰。爾輩既欲我爲天下主。爾輩當盡臣節。今後毋或僂蹇。方鎮復再拜呼萬歲。與飲盡醉而歸。

張文懿

張文懿爲射洪令時。出城遇村寺老僧於道。邂逅過之。亦必出迎。文懿怪而詰之。僧曰。長官來。則山神夜夢告某曰。相公至矣。一日復往。而僧不出。文懿曰。不出何也。僧謝曰。神不我告也。文懿以爲誕。使僧問其所以。夜夢告曰。長官誤斷殺牛事。天符已下。不復相矣。文懿驚駭。省之。果嘗有殺牛事也。遂復改正。明日再過寺。僧復出曰。昨夕山神云。長官復爲相。明日當來。但減算爾。後文懿再入中書。

諧史

沈俶

項羽廟

鬼物之於人。但侮其命之當死及衰者爾。苟人未當死。與命或未衰。則縱使爲妖爲孽。苟能禦之以正。亦無如之何。吳興郡有項羽廟。自古相承云。羽多居郡廳前後。太守不敢上。南史孔靖字季恭。爲守居之無害。先是此邦頻喪太守。人言卞山王項羽居郡廳事。以故多不利於太守。何季恭之獨不然也。蕭惠明泰始初。亦守是邦。謂綱紀曰。孔季恭嘗爲此郡。未嘗有災。遂盛設筵榻。接賓數日。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旣而不見。因

有背瘡。旬日而卒。蕭琛字彥瑜。惠明從子也。後亦爲守其本傳云。郡有羽廟。土人名爲憤王。甚有靈驗。於郡廳事安床幕爲神主。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於廳下再拜。祠以太牢。既祭而避居他室。琛至。著屐登廳。事聞。室中有叱聲。琛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廳事何也。因遷之於廟。又禁殺牛。以脯代肉。竟不能害。以是觀之。魑魅魍魎。假羽名以興禍福。何獨貽害於惠明。而季恭彥瑜差無聞。然此非他。惠明之死。期將至。而二人者。福未艾耳。今霽川城之北門。有祠號霸王廟。其城門亦曰霸王門。廟有碑。本朝雍熙四年九月一日。建宣奉郎守太子中允通判張懌文也。惠明傳稱郡界有卞山。山下有廟。當是後人遷之入城云。

劉氏

宣和用兵。燕雲厚賦。天下緡錢。督責甚峻。民無貧富。皆被其害。時有海州楊允秀才。妻劉氏寡居。二子皆幼。積錢十屋。一日劉氏謂二子曰。國家用兵。歛及下戶。期會促迫。刑法慘酷。吾家積錢列屋。坐視鄉黨之困。與官吏之負罪。而晏然不顧於心安乎。遂請於官。以緡錢一百

萬獻納。以充下戶之輸。於是郡數縣之官吏。得以逃責。而下戶得免於流離死亡者。皆劉氏之賜也。嗚呼。今之積金蓄穀。倍息計贏。遇災荒而幸糴價之高。遭艱厄而擁窖藏之密者。滔滔皆是也。其視劉氏賢愚。何啻霄壤耶。

戴獻可僕

四明戴獻可者。疎財尚氣。喜從賢士大夫游處。而家世雄於財。凡客至必延款。士聞風而歸者。皆若平生歡也。獻可死。止一子伯簡。年十八。未歷世。故暴承家業。用度無藝。里中惡少。因得與交。狎邪不數歲。破家。止有昌國縣魚鹽竹木之利。尙存。舊僕楊忠。主之。自獻可無患時。出納無纖毫欺。伯簡家業既蕩。獨楊忠所掌。猶可賴爲衣食資。遂往焉。楊忠拜哭盡哀。日與婦共事之。籍其資財之簿。以獻。伯簡大喜。謂我固有之物。仍復妄爲。其游從輩聞之。又欲誘蕩焉。楊忠哭諫。不顧。一日伯簡與其徒會飲。呼蒲楊忠挺刃而前。執其尤者。掉首頓之地。數曰。我事主人三十餘年。郎君年少。爾輩誘之爲不善。家產掃地。幸我保有此業。汝必欲蕩之。靡有子遺邪。我

斷汝首告官請死。報吾主人於地下。又大叱令伏地受刃。其人哀號伏罪。請自今不敢復至。楊忠噤咽良久。收刃却立曰。爾畏死給我邪。其人號曰。請自今不敢復至。忠曰。如此貸爾命。再至必屠裂爾軀。遂出帛數端曰。可負此亟去。其人疾走。忠遂揮涕謝伯簡曰。老奴驚犯郎君。自今改前所爲。但聽老奴盡心力役。不二三年。舊業可復。不然。老奴當卽日自沉於海。不忍見郎君餓死。以貽主人門戶羞也。伯簡慚泣。自是謝絕羣不逞。修謹自守。一聽楊忠所爲。果數年盡復田宅。楊忠事之彌謹。吁。楊忠其賢矣哉。真不負其名矣。其視幸主人之禍敗。從而取之者。孰非楊忠之罪人乎。

趙氏女

慶曆中。貝賊王則倡亂。率衆閉門爲不軌。知城中之女。無如趙氏女美。致帛萬端。金千斤。聘爲妻。且曰。女若不。行。卽滅爾族。父母不敢違。獨女不可曰。吾雖女子。戴天子天履。天子土十九年矣。縱不能執兵討叛。奈何妻之。泣涕不食。父母族人守之。以所得后服衣之。女曰。妻賊何后也。家人掩其口。卒逼以往。女登輿自殘於輿中。賊

盛禮待之。聞報皆失色。而賊之親信自殺者三人。絕城逃者七十四人。懼爲賊所魚肉也。自此賊焰漸衰。以至於敗。嗚呼。識去就。知廉恥。仗節死義者。天下皆以是望士君子。而不以是望衆庶。常以是望男子。而不以是望婦人。今趙氏一民家女耳。表表之節如是。可謂出於人所甚難。而天下之所未嘗望者。彼士君子號爲男子者。觀之。寧不有愧於心耶。

徐觀妙

徐氏名觀妙。歷陽人。江東曹閔中之女也。嫁郡士張弼。建炎己酉。虜犯維揚。官軍望風輒潰。多肆擄掠。和人大恐。弼與鄰皆往裕溪避賊。獨徐氏不去。爲亂兵所掠。大罵曰。朝廷畜汝輩。以備緩急。今虜犯行在。不能赴難。而乘時爲盜。我恨一女子。力少勢弱。不能斬汝。寧肯爲汝曹所辱。以苟活耶。賊慚恚。以刃刺殺。投之江中。嗚呼。士方平時。自視霄漢。抵掌大言。以節義自許。一落賊手。則蠅營狗苟。乞一旦之命。或出力而助虐者多矣。徐氏眇然一婦。乃能奮不顧死。與秋霜烈日爭嚴。嗚呼。壯哉。

邱浚

余每見世情炎涼。釋道尤甚。幼時嘗侍親遊一二寺觀。多有此態。歸而相語。未嘗不慨然也。近閱張文潛雜志。忽見一事。不覺憮然而書之。殿中丞邱浚。嘗在杭州謁釋珊。見之殊傲。頃之有州將子弟來謁。珊降階接之。甚恭。邱不能平。伺子弟退。乃問珊曰。和尚接浚甚傲。而接州將子弟。乃爾恭邪。珊曰。接是不接。不接是接。浚勃然起。杖珊數下。曰。和尚莫怪。打是不打。不打是打。奇哉。殊快人意。

我來也

京城閹闖之區。竊盜極多。蹤跡詭秘。未易根緝。趙師曩尚書尹臨安。日有賊每於人家作竊。必以粉書我來也三字於門壁。雖緝捕甚嚴。久而不獲。我來也之名。闕傳京邑。不曰捉賊。但云捉我來也。一日所屬解一賊至。謂此卽我來也。亟送獄鞫。乃略不承服。且無贓物可證。未能竟此獄。其人在禁。忽密謂守卒曰。我固嘗爲賊。却不是我來也。今亦自知無脫理。但乞好好相看。我有白金若干。藏於寶叔塔上某層某處。可往取之。卒思塔上乃人跡往來之衝。意其相侮。賊曰。毋疑。但往。此方作少

緣事。點塔燈一夕。盤旋終夜。便可得矣。卒從其計。得金大喜。次早入獄。密以酒肉與賊。越數日。又謂卒曰。我有器物一甕。寘侍郎橋某處水內。可復取之。卒曰。彼處人鬪。何以取賊。曰。令汝家人以籬貯衣裳。橋下洗濯。潛掇甕入籬。覆以衣。昇歸可也。卒從其言。所得愈豐。次日復勞以酒食。卒雖甚喜。而莫知賊意。一夜至二更。賊低語謂卒曰。我欲略出。四更盡卽來。決不累汝。卒曰。不可。賊曰。我固不至累汝。設或不復來。汝失囚。必至配罪。而我所遺儘可爲生。苟不見從。却恐悔吝有甚於此。卒無奈。遂縱之去。卒坐以伺。正憂惱間。聞簷瓦聲已躍而下。卒喜復極。楛之甫旦。啓獄戶。聞某門張府有詞云。昨夜三更被盜失物。其賊於府門上寫我來也三字。師曩撫案曰。幾誤斷此獄。宜乎其不承認也。止以不合犯夜。從杖而出。諸境獄卒回。妻曰。半夜後聞叩門。恐是汝歸。亟起開門。但見一人。以二布囊擲戶內而去。遂藏之。卒取視。則皆黃白器也。乃悟張府所盜之物。又以賂卒。賊竟逃命。雖以趙尹之明特。而莫測其姦。可謂黠矣。卒乃以疾辭役。享從容之樂終身。沒後子不能守。悉蕩焉。始與

人言。

昨夢錄

康譽之

滑臺

滑臺南一二里有沙觜。橫出半河。上立浮圖。亦不甚高。大河水泛溢之際。其勢橫怒。欲沒孤城。每至塔下。陬氣遽息。若不泛溢時。及過滑臺城址。則橫怒如故。此殆天與滑臺而設也。塔中安佛髮。長及二丈。有奇。拳爲巨螺。其大如容數升物之器。髮之色。非赤非青非綠。人間無此色也。髮根大於人指。自根至杪漸殺焉。使兩人對牽之。人自其中來往無礙。塔有賜名。忘之矣。

猛火油

西北邊城防城庫。皆掘地作大池。縱橫丈餘。以蓄猛火油。不閱月。池土皆赤黃。又別爲池而徙焉。不如是。則火自屋柱延燒矣。猛火油者。聞出於高麗之東數千里。日初出之時。因盛夏日力烘石極熱。則出液。他物遇之。卽爲火。惟真琉璃器可貯之。中山府治西有大陂池。郡人呼爲海子。余猶記郡帥就之以按水戰。試猛火油。池之別岸爲虜人營壘。用油者以油涓滴。自火焰中過。則烈

焰遽發。頃刻虜營淨盡。油之餘力入水。藻荇俱盡。魚鼈遇之皆死。

李倫

開封尹李倫。號李鐵面。命官有犯法當追究者。巧結形勢。竟不肯出。李憤之。以術羅致之。至又不遜。李大怒。真決之。數日後。李方決府事。有展榜以見者。廳吏遽下。取以呈。其榜曰。臺院承差人某。方閱視。二人遽升廳。懷中出一積云。臺院奉聖旨。推勘公事。數內一項。要開封尹李倫一名。前來照鑑云云。李卽呼廳司。以職事付少尹。遂索馬。顧二人曰。有少私事。得至家與室人言乎。對曰。無害。李未入中門。覺有躡其後者。回顧則二人也。李不復入。但呼細君告之曰。平生無違條礙法事。唯決某命官之失。汝等勿憂也。開封府南向御史臺。北向相去密邇。倫上馬。二人前導。乃宛轉繚繞。由別路。自辰巳至申。西方至臺前。二人曰。請索笏。李秉笏。又大喝云。從人散。呵殿皆去。二人皆呼闈者云。我勾人至矣。以積付闈吏。吏曰。請大尹入。時臺門已半掩。地設重限。李於是搯笏攀緣以入。足跌顛於限下。闈吏導李至第二重。闈吏相

付授如前。既入則曰：請大尹赴臺院。自此東行小門樓是也。時已昏黑矣。李入門無人問焉。見燈數炬。不置之楣梁間。而置之柱礎廊之第一間。則紫公裳被五木。扞其面向庭中。自是數門。或綠公裳者皆如之。李既見。歎曰：設使吾有謀反大逆事。見此境界。皆不待捶楚而自伏矣。李方怪無公吏輩有諾聲於庭下者。李遽還揖之。問之。即承行吏人也。白李請行。吏前導盤繞。屈曲不知幾許。至土庫側。有小洞門。自地高無五尺。吏去幞頭。匍匐以入。李亦如之。李又自嘆入門可得出否。既入。則供帳床榻。綉褥甚都。有幞頭紫衫腰金者。出揖李曰：臺官恐大尹岑寂。此官特以伴大尹也。後問之。乃監守李獄卒耳。吏告去。於是捶楚冤痛之聲四起。所不忍聞。既久。忽一卒持片紙書云：臺院問李某因何到院。李答以故。去又甚久。又一卒持片紙如前。問李出身以來有何公私過犯。李答並無過犯。惟前真決命官爲罪犯。去又甚久。再問李真決命官。依得祖宗是何條法。李答祖宗即無真決命官條制。時已五鼓矣。承勘吏至云：大尹亦無苦事。莫饑否。李謂自辰已至是夜五鼓不食。平生未嘗

如是忍饑。於是腰金者相對飲酒五盃。食亦如之。食畢。天欲明。捶楚之聲乃止。腰金者與吏請李歸。送至洞門。曰：不敢遠送。請大尹徐步勿遽。二人闔洞門。寂不見一人。李乃默記昨夕經由之所。至院門。又至中門。及出大門。則從人皆在上馬呵殿以歸。後數日。李放罷。

中州仕宦

建炎初。中州有仕宦者。踉蹌至新市。暫爲寺居。親舊絕無。牢落淒涼。斷其蹤跡。茫茫殊未有所向。寺僧忽相遇。存問勤屬。時時餽殺酒。仕宦者極感之。語次問其姓。則曰：姓湯。而仕宦之妻亦姓湯。於是通譜系爲親戚。而致其周旋。餽遺者愈厚。一日告仕宦者曰：聞金人且至。台眷盍早圖避地耶。仕宦者曰：某中州人。忽到異鄉。且未有措足之所。又安有避地可圖哉。僧曰：某山間有菴。血屬在焉。共處可乎。於是欣然從之。即日命舟以往。虜已去。僧曰：事已小定。駐蹕之地不遠。公當速往。注授仕宦者告以闕乏。僧於是辦舟贈鏹二百緡。使行。仕宦者曰：吾師之德於我至厚。何以爲報。僧曰：旣爲親戚。義當爾也。乃留其孥於菴中。僧爲酌別。飲大醉。遂行。翌日睡覺。

時日已高。起視乃泊舟太湖中。四旁十數里皆無居人。舟人語啐啐。過午督之使行。良久始慢應曰。今行矣。既而取巨石磨斧。仕宦者罔知所措。叩其所以。則曰。我等與官人無涉。故相假借。不忍下手。官當作書別家。付我訖。自爲之所爾。仕宦者惶惑願望。未忍卽自引決。則曰。今幸尙早。若至昏夜。恐官不得其死也。仕宦者於是悲慟。作家書畢。自沉焉。時內翰汪彥章守霽川。有赴郡自首者。鞠其情實。曰。僧納仕宦之妻。酬舟人者甚厚。舟人每以是持僧。須索百出。僧不能堪。一夕中夜往將殺之。舟人適出。其妻自內窺。月明中見僧持斧也。乃告其夫。舟人以是自首。汪以謂僧固當死。而舟人受賂殺命。官情罪俱重。難以首從論。其刑惟均可也。又其妻請以亡夫告勅。易度牒爲尼。二事奏皆可。汪命獄吏故緩其死。使皆備受慘酷。數月然後刑之。

未婚嫁娶

北俗男女年當嫁娶。未婚而死者。兩家命媒互求之。謂之鬼媒。人通家狀細帖。各以父母命禱而卜之。得卜卽製冥衣。男冠帶女裙帔等畢備。媒者就男墓備酒果祭。

以合婚。設二座相並。各立小幡長尺餘者於座後。其未奠也。二幡凝然直垂不動。奠畢。祝請男女相就。若合昏焉。其相喜者。則二幡微動。以致相合。若一不喜者。幡不爲動。且合也。又有慮男女年幼。或未聞教訓。男卽取先生已死者。書其姓名。生時以薦之。使受教。女卽作冥器充保母。使婢云。屬旣已成婚。則或夢新婦。謁翁姑。婿謁外舅也。不如是。則男女或作祟。見穢惡之迹。謂之男祥女祥。鬼兩家亦薄以幣帛酬鬼媒。鬼媒每歲察鄉里男女之死者。而議資以養生焉。

楊氏三兄弟

宣政間。楊可弼可輔兄弟。讀書精通易數。明風角鳥占。雲祲孤虛之術。於兵書尤邃。三人皆名將也。自燕山回。語先人曰。吾數載前在西京山中。遇出世人。語甚款。老人頗相喜。勸予勿仕。隱去可也。予問何地可隱。老人曰。欲知之否。乃引余入山。有大穴焉。老人入。楊從之。穴漸小。扶服以入。約三四十步。卽漸寬。又三四十步。出穴。卽田土雞犬陶冶。居民大聚落也。至一家。其人來迎。笑謂老人久不來矣。老人謂曰。此公欲來。能相容否。對

曰。此中地闊而民居鮮少。常欲人來居而不可得。敢不容邪。乃以酒相飲。酒味薄而醇。其香郁烈。人間所無。且殺雞爲黍。意極歡至。語楊曰。速來居此。不幸天下亂。以一丸泥封穴。則人何得而至。又曰。此間居民雖異姓。然皆信厚和睦。同氣不若也。故能同居。苟志趨不同。疑問爭奪。則皆不願其來。吾今觀子神氣骨相。非貴官卽名士也。老人肯相引至此。則子必賢者矣。吾此間凡衣服飲食牛畜絲纈麻枲之屬。皆不私藏。與衆均之。故可同處。子果來。勿攜金珠錦繡珍異等物。在此俱無用。且起爭端。徒手而來可也。指一家曰。彼來亦未久。有綺縠珠璣之屬。衆共焚之。所享者惟米薪魚肉蔬果。此殊不闕也。惟計口授地。以耕以蠶。不可取衣食於他人耳。楊謝而從之。又戒曰。子來或遲。則封穴矣。迫暮與老人同出。今吾兄弟皆休官以往矣。公能相從否。於是三楊自中山歸洛。乃盡損囊箱所有。易絲與綿布絹。先寄穴中人。後聞可試幅巾布袍。賣卜二弟築室山中。不出俟天下果擾攘。則共入穴。自是聲不相聞。先人常遣人至築室之地訪之。則屋已易三主。三楊所向不可得而知也。及

紹興和好之成。金人歸我三京。余至京師訪舊居。忽有人問此有康通判居否。出一書相示。則楊手札也。書中致問吾家意極殷勤。且云予居於此。飲食安寢。終日無一毫事。何必更求仙乎。公能來甚善。余報以先人沒於辛亥歲。家今居宜興。俟三京帖然。則奉老母以還。先生再能寄聲以付諸孤。則可訪先生於清淨境中矣。未幾金人渝盟。予顛頓還江南。自此不復通問。

三朝野史

史彌遠

闕名

史彌遠之立理宗而廢濟王。或者謂其於夢寐之中有所感而然也。後村先生劉克莊以詩譏之云。楊柳春風丞相府。梧桐夜雨濟王家。人皆謂彌遠是佛位中人。乃父丞相浩與覺長老道契。握手入堂。與問之曰。和尚好。我好。覺見堂與中簾幕綺羅。榮華富裕。粉白黛綠。環列左右。乃應答曰。大丞相富貴好。老僧何好之有。旣而曰。此念頭一差。積年蒲團工夫。俱廢。未免墮落。一日。浩坐廳上。儼然見覺長揖突入堂內。使人往寺中請相見。人回報云。覺長老坐化圓寂於法堂上。頃間浩堂裏弄璋。

浩默然自知。後以覺字爲彌遠小名。觀彌遠二十七年。當國册立理宗。措天下於泰山之安。運籌廊廟。日食萬錢。豈非佛位中人歟。然自恃册立之功。專權納賄。天下變爲汚濁。功則有之。忠則未也。賈似道不許配享理宗。由此。

談藪

龐元英

甄龍友

甄龍友雲卿。永嘉人。滑稽辨捷。爲近世之冠。樓宣獻自西掖出守。以首春觴客。甄預坐。席間謂公曰。今年春氣一何太盛。公問其故。甄曰。以果險甘蔗知之。根在公前而末已至此。公爲罰掌吏。衆訾其狠。率遊天竺寺。集詩句贊大士。大書於壁。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孝廟臨幸。一見賞之。詔侍臣物色其人。或以甄姓名聞。曰是温州狂生。用之且敗風俗。上曰。惟此一人。朕自舉之。甄時爲某邑宰。趣召登殿。上迎問曰。卿何故名龍友。甄罔然不知所對。既退乃得之。曰君爲堯舜之君。故臣得與夔龍爲友。由是不稱旨。猶得添倅。後至國子監簿。甄嘗頌臨安北大佛頭云。色如黃金面。

如滿月。盡大地人。只見一槩。禪人多許之。

洪文惠文敏

洪文惠文敏兄弟皆畏內。雖少年貴達。家有聲妓之奉。往往不能快意。王宣子知饒州。景伯家居喪。偶宣子弔焉。主人受弔已延客至內齋。喚酒小酌。甫舉杯。羣妾盃出。素妝靚態。黛色粉光。不異平日。謔浪笑語。酒行至無算。景伯半酣。握王手曰。不圖今日有此樂。賓主相顧一笑。後二十年。宣子謝事歸越。景盧來爲守。時已鰥居。暇日。宣子造郡齋。景盧留款。亦出家姬侑席。笑謂王曰。家兄有言。不圖今日有此樂。王爲絕倒。

曹詠妻

曹詠侍郎妻。碩人厲氏。餘姚大族女。始嫁四明曹秀才。與夫不相得。仳離而歸。乃適詠。時尙武弁。不數年。以秦會之媼。黨易文階。驟擢至徽猷閣守鄞。元夕張燈。州治大合樂宴飲。曹秀才攜家來觀。見碩人服用精麗。左右供侍備極尊嚴。謂其母曰。渠乃合在此中居。享如此富貴。吾家豈能留歎息久之。詠日益顯。爲戶部侍郎。尹京會之。殂。詠貶新州而亡。碩人領二子取喪歸葬。二子復。

不肖家貧蕩析。至不能給朝晡。趙德老觀文。亦厲氏壻。碩人從父妹也。憐其老且無聊。招置四明里第。養之終身。碩人間出訪親舊。過故夫曹秀才家。門庭整潔。花竹蒼茂。顧侍婢曰。我當時能自安於此。豈有今日。因泣下數行。二十年間。夫妻更相悔羨。世態番復。不可料如此。方詠盛時。鄉里奔走。承迎惟恐後。獨碩人之兄厲德斯。不然。詠銜怒。帥越時。德斯爲里正。詠風邑官。脅治百端。冀其祈己。竟不屈。會之甫殂。乃遣介致書於詠。啓封乃樹。倒胡孫散賦一篇。洎新州之行。又以十詩贈行。其一云。斷尾雄雞不畏犧。憑依撥禍復何疑。八千里路新州瘴。歸骨中原是幾時。詠得詩憤極。然無如之何。

樓叔詔

樓叔詔。鋪初入太學。與同窗友厚善。休日。友謂叔詔。寂寂不自聊。吾欲至一處。求半日適。飲醇膳美。又有聲色之玩。但不可言。君性輕脫。或以利口敗吾事。能息聲則可。偕往。樓敬諾。要約數四。乃相率出城。買小舟。沿葦行。將十里。舍舟陟小坡。行道微高。下又二里。得精舍。門徑絕卑小。而松竹花草楚楚。然友款於門。卽有小童應客。

主人繼出。乃少年僧。姿狀秀美。進趨安詳。殊有富貴家氣象。揖客曰。久別甚思。款接都不見過。何也。揖樓爲誰。友曰。吾親也。遂偕坐。款語十刻。許僧忽回顧。日影下庭。西笑曰。日旰二君。餒乎。便起推西邊小戶。入華屋三間。窗几如拭。玩具皆珍奇。喚侍童進點心。素膳三品。甘芳精好。不知何物所造。徹器命推窗。平湖當前。數千百頃。其外連山橫陳。樓觀森列。夕陽返照。丹碧紫翠。互相發明。漁歌菱唱。隱隱在耳。駛望久之。僧取塵尾。敲闌于數聲。俄時小畫舫。傍湖而來。二美人徑出登岸。靚粧麗色。王公家不過也。僧命具酌。指顧間。觴豆羅陳。窮極水陸。左右執事童。皆俊好。杯行。美人更起歌舞。僧與友。謔浪調笑。歡意無間。樓神思愉快。正容危坐。噤不敢吐一語。伺僧暫起。挈友臂扣所。以友愠曰。子但飲食縱觀。何用知如許。而觴十餘巡。夜已艾。僧復引客至小閣中。臥具皆備。曰。姑憩此。遂去。壁外卽僧榻。試穴隙窺。則徑擁二姬就寢。友醉甚。大鼾。樓獨彷徨不寐。起如廁。一童執燭。密詢之。此爲何地。童笑曰。官人是親戚。何須問。樓反室。輾轉通宵。時側耳審聽。但聞鼻息。齁齁而已。將曉。僧已

至客寢。問安否。盥櫛畢。引入一院。制作尤邃巧。簾幕蔽滿。庭下奇花盛開。香氣芬勃。小山叢竹。位置愜當。回思夜來境界。已迷不能憶。迨具食。則器用張陳一新。食品加精。獨二姬竟不復出。食罷各去。僧送之門。鄭重而別。由他徑絕湖而歸。樓惘惘累日。疑所到非人間。數問友。但笑不答。亦許尋舊遊。而樓因他故亟歸鄉。其後出處參商。訖不克再偕。

大溪山

大溪山在廣州境。舊山有一洞。其處所人不常識。每歲五月五日。洞開則見之。土人預備墨紙。刷帚入其中。以手摸石壁。覺有罅隙。若鐫刻者。以墨刷其上。紙覆其上。印模而出。洞亦隨閉。持所印紙視之。或呪語或藥方。所得皆不同。亦有不成字。無所得者。呪術藥方應用無不效驗。蓋南法之所出也。

沙板

湖南北沙板。皆自地發。多在人家。迸出如筍。長數十丈。大數十圍。或一或二。或數株並出。人家遭此者。皆拆裂傾陷屋宇。然析之爲板。其利甚博。因此家道日進。故俗

以爲吉祥。亦有掘地得板。一窖至數百片。土人往往以鐵爲長梗。入山刺地。有板處鐵不能入。殊不知地中何以有此也。毛義夫云。往年平江大旱。河水盡涸。居民就河底掘旱井。或有掘得沙板者。愈取愈多。相去五里十里。必有一處。多至四百片。亦有得沉香者。滄洲云。洞板完全者最難得。補綴精密。雖巧目亦不能辨。以沸湯沃之。則敗矣。

賴省幹

賴省幹之卜。天下知名。賴建寧人。挾妖術。殺人祭鬼。常於浙中尋求十餘歲童女。養之以充用。其母喜誦佛書。女習念心經。後此女次當供祭。沐浴裝飾。寘空室中。鑄其戶而去。女自分必死。夜且半。覺有物自天窗下。光輝燦然。不勝怖。急急揭諦呪。忽口中亦有光出。此物遂巡欲進。復却。女誦呪益急。良久口中光漸大。直出射此物。物仆牀下。鏗然有聲。不復起。其室近街。俄而警夜卒過焉。女大叫。殺人。卒報所屬。率衆破壁。取女出。視壁下物。乃大白蟒死矣。捕賴及家人。鞫問具伏。黥配海外。籍其家。今爲詹安撫居宅。

徑山寺主園僧

徑山寺主園僧。行菜畦間。爲蛇傷足。久之毒氣蔓延。一脚皆爛。號呼宛轉。常住爲招醫。積費數百千。不能愈。有游僧見之。曰。吾能治此。命汲淨水。洗病脚。腐膿敗肉。悉去之。易水數器。瘡上白筋數見。搥以軟帛。解包取藥末。均糝瘡中。惡水泉涌。良久乃止。明日淨洗如初。日日皆然。但見水漸淤。肉漸生。一月之後。平復如舊。主僧及合寺大喜。欲謝以錢物。僧云。吾與山門結緣。豈因以利。却不受。他日主僧具食延之。謂曰。山中蛇虺多。被傷者時有之。誠願得奇方以備急。僧云。和尚有命。敢不從。但此方來處絕妙。不必廣傳。香白芷爲末。入鴨腎膽。麝香。各少許。臨期以意斟酌之。未幾僧去。長老升座。以此方徧告諸人。

朱中直

朱中直府判。爲池之青陽簿。老吏言紹興初。有縣丞夫婦。皆年三十而無子。令吏輩求嬰兒爲嗣。不數日輒死。又求之數年內。凡失十餘子。最後一子死。棺殮就焚。其本生父母來視之。循其體兩股微熱。復視之。陰囊已破。

去雙腎矣。哭告於官。追丞家人刻治。具得其狀。乃丞用道人授房中之術。用嬰兒腎入藥。僞爲求嗣。實爲藥資。案成。丞死於獄。不克正其罪。

兀朮

兀朮見一卒妻美。殺其夫而納之。寵嬖殊甚。朮有所佩。七首極利。寢則枕之。他日方寢。此婦取七首將殺之。朮覺驚問。婦曰。將殺汝。朮曰。何故。曰。我夫爲汝殺。吾欲報仇。朮默然久之。曰。吾不忍殺汝。當爲汝別求夫。乃盡集諸將。使自擇。婦指一人。卽以嫁之。丘宗卿同客談此。曰。此其所以爲兀朮也。

京師士人

京師士人出遊。迫暮。過人家。缺牆似可越。被酒。試驗以入。則一大園。花木繁茂。徑路交互。不覺深入。天漸暝。望紅紗籠燭而來。驚惶尋歸路。迷不能識。亟入道左小亭。氈下有一穴。試窺之。先有壯士伏其中。見人。驚奔而去。士人就隱焉。已而燭漸近。乃婦人十餘。靚粧麗服。俄趨亭上。競舉氈。見生。驚曰。又不是那一个。又一婦熟視曰。也得也。得執其手以行。生不敢問。引入洞房。曲室羣飲。

交戲。五鼓乃散。士人憊倦不能行。婦貯以巨篋。昇而隄之牆外。天將曉。懼爲人所見。強起扶持而歸。他日跡其所遇。乃蔡太師花園也。

總轄

德安有人家土庫中被盜者。絕無蹤跡。一總轄謂其徒曰。恐是市上弄胡孫者。試往脅之。不伏則執之。又不伏則令唾掌中。如其言。其人良久覺無唾可吐。色變。具伏。乃令胡孫由天窗中入取物。或謂總轄何以知之。曰。吾亦不敢必。但人之驚懼者必無唾可吐。姑以卜之。幸而中耳。又一總轄坐霸頭茶坊。有賣熟水人持兩銀盃。一客衣服濟然。若巨商者。行過就飲。總轄遙見呼謂曰。吾在此不得弄手段。將執汝。客慚悚而去。人問其故。曰。此姦盜之魁也。適飲水時。以兩手捧盃。蓋度其廣狹。作僞者以易之耳。吾既見安得不問。韓王府中忽失銀器皿數事。掌器婢叫呼爲賊傷手。趙從善尹京命總轄往府中測視。良久執一親僕訊之。立伏。歸白趙云。適視婢瘡口在左手。蓋與僕有私竊器與之。以刃自傷。僞稱有賊。而此僕意思有異於衆。以是得之。

鄭江

建寧監作院鄭江。三衢吏也。以棘寺推司得官。嘗云。鵬舉初入獄。欲坐以得督視所劄子令策應。而三日不行。爲違節制。當行軍法。何伯壽承奏命治其事。乃謂岳曰。相公但放心。若相誤。令某子孫皆無眼。岳乃署。竟坐死。何由此得執政。既而其家生子。果皆青盲。此事得於老吏。

清尊錄

廉布

某官妻

政和初。冀州客次中。或言某官之家有異事。語未畢而某官者至。因自言某妻生一男一女而死。某既再娶矣。一日亡妻忽空中有聲。如小兒吹叫子狀。三二日輒一至。某問之曰。君亦有形乎。曰有之。卽見形如平生。敝舊感泣。然近人輒引去。常相距十許步。因謂曰。昔爲夫婦。今忍不相親。於是相與坐堂中。某起執其手。則堅冷如冰鐵。妻勃然掣手去。後五日乃復來。慍曰。前日遽驚我。何耶。某再三謝之。竟不可近。久之後妻忽夢其先祖云。汝夫前妻爲怪。乃陰府失收耳。今已召捕。且獲。後數日。

果絕。

石泉縣民

建炎初。關陝交兵。京西南路安撫使司檄諸郡。凡民家畜三年以上糧者。悉送官。違者以乏軍興論。金州石泉縣民楊廣。資鉅萬。積粟支三十年。因是悒悒得疾。廣故豪橫。兼并其鄉鄰。甚患苦之。既病篤。絕惡見人。雖妻子不得見。自隙窺之。則時摔所藉稻藁而食。累日所食方數尺。乃死。斂畢。棺中忽有聲。若追踢者。家人亟呼匠欲啓棺。匠曰。此非甦活。殆必有怪。勿啓。其子不忍。啓之。則一驢躍出。嘶鳴甚壯。衣帽如蟬蛻。然家塾之隙屋中。一日。其子婦持草飼驢。忽跳齧婦臂。流血。婦麤暴忿怒。取抹草刀刺之。立死。廣妻遂訴縣。稱婦殺翁。縣遣修武郎王直臣往驗之。備得其事。

興元民

興元民有得闌遺小兒者。育以爲子。數歲。美姿首。民夫婦計曰。使女也。教之歌。舞。獨不售。數十萬錢。邪婦曰。固可詐爲也。因納深屋中。節其食。飲。膚髮。腰步。皆飾治之。比年十二三。嫣然美女子也。攜至成都。教以新聲。又絕

警慧。益祕之。不使人見。人以爲奇貨。里巷民求爲妻。不可曰。此女當歸之貴人。於是女僧及貴游好事者踵門一觀。面輒避去。獨得錢數千。謂之看錢。久之。有某通判者來成都。一見心醉。要其父。必欲得之。與直至七十萬錢。乃售。既成券。喜甚。置酒與客飲。使女歌。侑酒。夜半客去。擁而致之房。男子也大驚。遣人呼其父母。則遁去。不知蹤跡。告官召捕之。亦卒不獲。時張子公尹蜀云。

狄氏

狄氏者。家故貴。以色名動京師。所嫁亦貴家。明豔絕世。每燈夕。及西池春遊。都城士女。謹集自諸王邸第。及公侯戚里。中貴人家。帘幕車馬。相屬。雖歌姝舞姬。皆飾璫翠。佩珠犀。覽鏡顧影。人人自謂傾國。及狄氏至。靚粧却扇。亭亭獨出。雖平時妬悍自銜者。皆羞服。至相忿詆。輒曰。若美如狄夫人。邪。乃敢凌我。其名動一時。如此。然狄氏資性貞淑。遇族遊羣。飲澹如也。有滕生者。因出游觀之。駭慕。喪魂魄。歸悒悒。不聊生。訪狄氏所厚善者。或曰。尼慧澄。與之習生。過尼。厚遺之。日日往。尼愧謝。問故。生曰。極知不可。幸萬分一耳。不然且死。尼曰。試言之。生以

狄氏告。尼笑曰。大難大難。此豈可動邪。具道其決不可。狀生曰。然則有所好乎。曰。亦無有。唯旬日前屬我求珠。璣頗急。生大喜曰。可也。卽索馬馳去。俄懷大珠二囊示。尼曰。直二萬緡。願以萬緡歸之。尼曰。其夫方使北。豈能。遽辦如許。價邪。生亟曰。四五千緡。否則千緡數百緡。皆可。又曰。但可動。不願一錢也。尼乃持詣狄氏。果大喜。玩。不已。問須直幾何。尼以萬緡告。狄氏驚曰。是纔半直爾。然我未能辦。奈何。尼因屏人曰。不必錢。此一官欲祝事耳。狄氏曰。何事。曰。雪失官耳。夫人弟兄夫族皆可爲也。狄曰。持去。我徐思之。尼曰。彼事急。且投他人。可復得邪。姑留之。明日來問報。遂辭去。且以告生。生益厚餉之。尼。明日復往。狄氏曰。我爲營之良易。尼曰。事有難言者。二。萬緡物付一禿媪。而客主不相問。使彼何以爲信。狄氏。曰。奈何。尼曰。夫人以設齋來院中。使彼若邂逅者可乎。狄氏頰面搖手曰。不可。尼慍曰。非有他。但欲言雪官事。使彼無疑耳。果不可。亦不敢強也。狄氏乃徐曰。後二日。我亡兄忌日。可往。然立語亟遣之。尼曰。固也。尼歸及門。生已先在。詰之。具道本末。拜之曰。儀秦之辯。不加於此。

矣。及期。尼爲齋具。而生匿小室中。具酒殺俟之。晡時。狄。氏嚴飾而至。屏從者。獨攜一小侍兒。見尼曰。其人來乎。曰。未也。頃祝畢。尼使童子主侍兒。引狄氏至小室。褰簾。見生及飲具。大驚。欲避去。生出拜。狄氏答拜。尼曰。郎君。欲以一卮爲夫人壽。願勿辭。生固頷秀。狄氏頗心動。睇。而笑曰。有事第言之。尼固挽使坐。生持酒勸之。狄氏不。能却。爲齏卮。卽自持酒酌生。生因徙坐。擁狄氏曰。爲子。且死。不意果得子。擁之卽幃中。狄氏亦歡然。恨相得之。晚也。比夜散去。猶徘徊顧生。挈其手曰。非今日。幾虛作。一世人。夜當與子會。自是夜輒開垣門。召生。無闕夕。所。以奉生者。靡不至。惟恐毫絲不當其意也。數月。狄氏夫。歸。生小人也。陰計已得狄氏。不能棄重賄。伺其夫與客。坐。遣僕入白曰。某官嘗以珠直二萬緡。賣第中。久未得。直。且訟於官。夫諤胎入詰。狄氏語塞曰。然。夫督取還之。生得珠。復遣尼謝狄氏。我安得此。貸於親戚以動子耳。狄氏雖恚甚。終不能忘生。夫出。輒召與通。逾年。夫覺。閑。之嚴。狄氏以念生病死。余在大學時親見。

崇寧中有王生者。貴家之子也。隨父至都下。嘗薄暮被酒。至延秋坊。過一小宅。有女子甚美。獨立於門。徘徊徒倚。若有所待者。生方注目。忽有驪騎呵衛而至。下馬於此宅。女子亦避去。匆匆遂行。初不暇問其何姓氏也。抵夜歸。復過其門。則寂然無人聲。循牆而東。數十步。有隙地丈餘。蓋其宅後也。忽自內擲一瓦出。拾視之。有字云。夜於此相候。生以牆上剝粉戲書瓦背云。三更後宜出也。復擲人焉。因稍退十餘步伺之。少頃一男子至。周視地上。無所見。微歎而去。既而三鼓月高。霧合。生亦倦睡。欲歸矣。忽牆門軋然而開。一女子先出一。老媪負笥從後。生遽就之。乃適所見立門首者。熟視生。愕然曰。非也。回顧媪。媪亦曰。非也。將復入。生挽而却之曰。汝爲女子。而夜與人期至此。我執汝詣官。醜聲一出。辱汝門戶。我邂逅遇汝。亦有前緣。不若從我去。女泣而從之。生攜歸逆旅。匿小樓中。女自言曹氏。父早死。獨有己一女。母鍾愛之。爲擇所歸。女素悅姑之子某。欲嫁之。使乳媪達意於母。母意以某無官。弗從。遂私約相奔。牆下微歎而去者。當是也。生旣南宮不利。遷延數月。無歸意。其父使人

詢之。頗知有女子偕處。大怒。促生歸。局之別室。女所齋甚厚。大半爲生費。所餘與媪坐食。垂盡。使人訪其母。則以亡女故抑鬱而死久矣。女不得已與媪謀。下汴。訪生所在。時生侍父官闔中。女至廣陵。資盡不能進。遂隸樂籍。易姓名爲蘇媛。生游四方。亦不知女安否。數年。自浙中召赴闕。過廣陵。女以倡侍燕識生。生亦訝其似女。屢目之。酒半。女捧觴勸。不覺兩淚墮。酒中生悽然曰。汝何以此。女以本末告。淚隨語零。生亦媿歎流涕。不終席。辭疾而起。密召女納爲側室。其後生子。仕至尙書郎。歷數郡。生表弟臨淮李從爲余言。

大桶張氏

大桶張氏者。以財雄長京師。凡富人以錢委人。權其子而取其半。謂之行錢。富人視行錢如部曲也。或過行錢之家。設特位置酒。婦女出勸。主人皆立侍。富人遜謝強令坐。再三乃敢就位。張氏子年少。父母死。主家事。未娶。因祠州西灌口神。歸過其行錢孫助教家。孫置酒數行。其未嫁女出勸。容色絕世。張目之曰。我欲娶爲婦。孫惶恐不可。且曰。我公家奴也。奴爲郎主丈人。隣里笑怪。張

曰不然。煩主少錢物耳。豈敢相僕隸也。張固豪侈。奇衣飾。卽取臂上古玉條脫與女。且曰。擇日納幣也。飲罷去。孫隣里交來賀曰。有女爲百萬主母矣。其後張別議婚。孫念勢不敵。不敢往問期。而張亦恃醉戲言耳。非實有意也。逾年張婚他族。而孫女不肯嫁。其母曰。張已娶矣。女不對而私曰。豈有信約如此而別娶乎。其父乃復因張與妻祝神回。并邀飲其家。而使女窺之。旣去曰。汝見其有妻可嫁矣。女語塞去。房內蒙被臥。俄頃卽死。父母哀慟呼其鄰鄭三者告之。使治喪具。鄭以送喪爲業。世所謂件作行者也。且曰。小口死勿停喪。卽日穴壁出瘞之。告以致死之由。鄭辦喪具。見其臂有玉條脫。心利之。乃曰。某一園在州西。孫謝之曰。良便。且厚相酬。號泣不忍視。急揮去。卽與親族往送其殯。而歸。夜半月明。鄭發棺欲取條脫。女蹶然起。顧見鄭曰。我何故在此。亦幼識鄭。鄭以言恐曰。汝之父母怒汝不肯嫁。而念張氏辱其門戶。使我生埋汝於此。我實不忍。乃私發棺。而汝果生。女曰。第送我還家。鄭曰。若歸必死。我亦得罪矣。女不得已。鄭匿他處以爲妻。完其殯。而徙居州東。鄭有母亦喜。

其子之有婦。彼小人不暇究所從來也。積數年。每語及張氏。猶忿恚欲往質問前約。鄭每勸阻。防閑之崇。寧元年。聖端太妃上仙。鄭當從御。至永安。將行。囑其母勿令婦出遊。居一日。鄭母晝睡。孫出僦馬。直詣張氏門。語其僕曰。孫氏第幾女。欲見某人。其僕往通。張驚且怒。謂僕戲己。罵曰。賤奴誰教汝如此。對曰。實有之。乃與其僕俱往視焉。孫氏望見張跳跟而前。曳其衣且哭。且罵。其僕以婦女不敢往解。張以爲鬼也。驚走。女持之益急。乃擊其手。手破流血。推仆地立死。僦馬者恐累也。往報鄭母。母訴之有司。因追鄭對獄具狀。已而園陵復土。鄭發冢罪該流。會赦得原。而張實推女而殺之。該死罪也。雖奏獲貸。猶杖脊。竟憂畏死獄中。時吳拭顧道尹京有其事云。

邵康節

富韓公謝事居洛。一日邵康節來謁。公已不通客。惟戒門者曰。邵先生來。無早晚入報。是日公適病足。臥小室。延康節至臥牀前。康節笑曰。他客得至此。邪。公亦笑。指康節所坐胡牀曰。病中心忤忤。雖兒子來立語。遣去此。

一胡床。惟待君耳。康節顧左右曰：「更取一胡床來。」公問故。答曰：「日正中，當有一綠衣少年，騎白馬候公。公雖病，強見之，公薨後，此人當秉史筆記公事。」公素敬康節，神其言，因戒閹人曰：「今日客至，無貴賤，立爲通。」既午，果范祖禹夢得來，遂延入，問勞稠疊。且曰：「老病卽死，念平生碌碌無足言，然竊懷朴忠，他時筆削，必累君。」願少留意，夢得惶恐，叵測，避席謝。後十餘年，修裕陵實錄，夢得竟爲修撰。韓公傳此事。尹侍郎說。

睽車志

郭象

常州村婦

常州一村媪，老而盲。家惟一子一婦。婦一日方炊，未熟而子呼之，田所婦囑姑爲畢其炊。媪盲無所覩，飯成，捫器貯之，誤得溺器。婦歸不敢言，先取其當中潔者食。姑次以餉夫，其親器臭惡者，乃以自食。良久，天忽晝暝，觀面不相覩。其婦暗中若爲人攝去，俄頃開明，身乃在近舍林中，懷掖間得小布囊，貯米三四升，適足供朝晡。明旦視囊米復如故，寶之至今。

程迥

程迥者，伊川之後。紹興八年來居臨安之後洋街。門臨通衢，垂簾爲蔽。一日有物如燕，瞥然自外飛入，往著於堂壁。家人就視，乃一美婦人，僅長五六寸，而形體皆具，容服甚麗。見人殊不驚，小聲歷歷可辨。自言我玉真娘子也。偶至此，非爲君崇，苟能事我，亦甚善。其家乃就壁爲小龕，香火奉之，頗能預言休咎，皆驗。好事者爭往求觀，人輸百錢，乃爲啓龕。至者絡繹，小阜程氏矣。如是期年，忽復飛去，不知所在。

李稷臣

紹興初，福建寇亂，賊魁曰張義張萬全，葉百三，凶饒頗盛。提刑李稷臣諭降之，二張譖葉於稷臣，且言初無降意，將復爲變。稷臣信之，乃植大柱於通衢，取葉以鐵索鎖縛於柱，熾炭圍繞，醃和五辛，飲之，備極楚毒。稷臣躬臨視之，葉大呼曰：「我已就降，何罪至此！」體皆焦爛，乃死。自是稷臣每獨坐時，見葉在側，大惡之。後三年，稷臣徧體生瘡，庖狀如火灼，痛不可忍，竟卒。

劉先生

劉先生者，河朔人，年六十餘，居衡嶽紫蓋峯下，間出衡

山縣市。從人丐得錢。則市鹽酪以歸。盡則更出。日攜一竹籃。中貯大小筆。椶帚。麻拂。數事。遍遊諸寺廟。拂拭神佛像。鼻耳竅。有塵土。卽以筆擦出之。率以爲常。環百里人。皆熟識之。縣市一富人。嘗贈一衲袍。劉欣謝而去。越數日。見之。則故褐如初。問之。云。吾幾爲子所累。吾常日出菴。有門不掩。旣歸。就寢。門亦不扃。自得袍之後。不衣而出。則心繫念。因市一鎖。出則鎖之。或衣以出。夜歸。則牢關以備盜。數日。營營不能自決。今日偶衣至市。忽自悟。以一袍。故使方寸如此。是大可笑。適遇一人過前。卽脫與之。吾心方坦然。無復繫念。嘻。吾幾爲子所累矣。嘗至上封歸路。遇雨。視途邊一冢。有穴。遂入以避。會昏暮。因就寢。夜將半。睡覺。雨止。月明。透穴。照壙中。歷歷可見。壁甃甚光潔。北壁惟白骨一具。自頂至足。俱全。餘無一物。劉方起坐。少近視之。白骨倏然而起。急前抱劉。劉極力奮擊。乃零落墮地。不復動矣。劉出。每與人談此。異或曰。此非怪也。劉有氣壯。盛足以翕附此枯骨耳。今兒童拔雞羽置之懷。以手指上下引之。隨應。羽稍折斷。卽不應。亦此類也。

藏一話腴

太學生

徽廟一日幸來夫人閣。就灑翰於小白團扇。書七言十四字。而天思稍倦。顧在側璫云。汝有能吟之客。可令續之。乃薦鄰里太學生。旣宣入內侍省。恭讀宸製。不知指意。乞爲取旨。或續句呈。或就書扇。左上曰。朝來不喜餐。必惡阻也。當以此爲詞。以續於扇。續進上大喜。會將策士。生於未奏名。徑使造庭。賜以第焉。上御詩曰。選飯朝來不喜餐。御廚空費八珍盤。生續曰。人間有味俱嘗遍。只許江梅一點酸。

文昌雜錄

治魚鯁法

闕名

禮部王員外言。昔在金陵。有一士子爲魚鯁所苦。累日不能飲食。忽見賣白錫者。因買食之。頓覺無恙。然後知錫能治鯁也。後見孫真人書。已有此方矣。余知安州。有鼎州通判柳應辰。爲余傳治魚鯁法。以倒流水半盞。先問其人使之應。吸其氣入水中。面東誦元亨利貞七遍。吸氣入水。飲少許。卽差。亦嘗試之。甚驗。

陳郁

嫁杏

禮部王員外言。昔見朝議大夫李冠卿。說揚州所居堂前杏一窠極大。花多而不實。適有一媒姥見如此。笑謂家人曰。來春與嫁了此杏。冬深忽攜酒一尊來。云是婚家撞門酒。索處子裙一腰繫杏上。已而奠酒辭祝再三。家人莫不笑之。至來春。此杏結子無數。江淮亦多有嫁橘法。不知是何術也。

錢氏私志

錢世昭

昭陵二女

神廟熙寧間。諭宰相王岐公云。昭陵二女。皆朕之姑。卿可選勳賢之後。有福者尙之。岐公未有以奉詔。會大父寶閣知台州。回光玉補試入太學。適與岐公之子敏甫同齋。敏甫告岐公云。近有一錢少監子。風骨不羣。文采富贍。恐可奉詔。岐公遂就啓聖院設齋。令敏甫盡召同舍飯罷。岐公會茶。熟視光玉甚久。皆不喻其意。翌日。又令敏甫竊取所業。攜以進御。云。臣向奉詔選勳賢之後。尙主。今得吳越王錢某之孫。與臣男同齋。得其業。又奏啓聖親見之事。乞賜召見。上云。待共太皇商量。後數日。

有旨令三班奉職曹詩進士錢某。又一人忘其姓名。於某月某日同候宣押。曹詩以本色服。光玉服布衣。已時候內侍宣押入內。至一小殿。殿內皆宮嬪。兩貴主在焉。引曹與光玉立於簾前。斯須。上小帽領出簾外。熟視云。簾外與簾內一般。顧左右令止御樂。聽聖旨。簾內宮人傳旨。錢某可尙慶壽公主。曹詩可尙承壽公主。引入幕次。更衣。各賜襲衣玉帶。服所賜畢。引至殿下。謝恩。殿上軸簾。慈聖裕陵宣仁欽聖同坐。慈聖謂曹詩曰。我是我姪。曾見拊光玉背曰。錢郎好女婿。上云。是個享福節度使。左右宮妃觀者如堵。上同三殿徐登步輦還內。樂聲漸遠。復引光玉與曹詩再入幕次。賜酒五行。執事皆宮人。飲罷。內侍復引至宮門。各以仗下御馬一疋。崇政殿親從官二十人導歸第。謂之宣。繫玉帶赴朝。三日。除正刺史。卻繫方金御仙花帶。赴朝。參。踰年。賢穆下降。三殿護送就第。太常鹵簿迎引。故事。下降後三日。貴主同副車詣景靈宮。及入內。謝畢。方見舅姑。舊例。貴主晝堂垂簾坐。舅姑拜簾外。賢穆奏乞行常人禮。上與慈聖大喜。再三稱詔從請。上令中使宣諭宰執。是日宰執殿上稱。

賀。

董夫人

賢穆乳母永嘉董夫人。一日入禁中。慈聖問云。主主以未得子爲念。爲甚不去玉仙聖母處求嗣。董奏曰。都尉不信。事須是官家娘娘處分。後數日。光玉入禁中。上笑云。董婆來娘娘處說都尉來。光玉皇恐謝罪。欽聖。云別沒事。只是娘娘要教主主去玉仙求嗣。董奏云。都尉不信。光玉奏云。既得聖旨。安敢不信。遂擇日與賢穆同詣玉仙。止留知觀老道士一人。祝香祈禱。道士見貴主車服之盛。歆豔富貴。云願得貧道與大主做兒子。歸而有娠。明年四月十五日。光玉欲赴朝。賢穆云。我昨夜夢見玉仙。觀知觀來與我做孩兒。亟遣人詣廟祈禱。且問道士動靜。知觀自去年大主上廟後。便不安不下床多日矣。知觀在房內聞人聲。問云。甚處人來。報云。錢大主臨蓐。齋香燭祈禱。知觀笑云。來催我也。是日告殂。大父寶閣善推步。午時遣人來報。光玉云。得數七十有九。若今日酉時生。是個有福節度使。伯兄果酉時生。平生淡薄。享壽七十有九。

杜岐公

岐公在翰苑時。中秋有月上。問當直學士是誰。左右以姓名對。命小殿對設二位。召來賜酒。公至殿側侍班。俄頃女童小樂引步輦至。宣學士就坐。公奏故事。無君臣對坐之禮。上云。天下無事。月色清美。與其醉聲色。何如與學士論文。若要正席。則外廷賜宴。正欲略去苛禮。放懷飲酒。公固請不已。再拜就坐上。引謝莊賦。李白詩。美其才。又出御製詩示公。公嘆仰聖學高妙。每起謝。必勅內侍挾掖。不令下拜。夜漏下三鼓。上悅甚。令左右宮嬪各取領巾裙帶。或團扇手帕求詩。內侍舉牙床。以金相水晶硯。珊瑚筆格。玉管筆。皆上所用者。於公前來者。應之。略不停綴。都不蹈襲。前人盡出一時新意。仍稱其所長。如美貌者。必及其容色。人人得其歡心。悉以進呈。上云。豈可虛辱。須與學士潤筆。遂各取頭上珠花一朵。裝公幘頭。簪不盡者。置公服袖中。宮人旋取針線縫聯袖口。宴罷。月將西沉。上命輟金蓮燭。令內侍扶掖歸院。翌日問學士夜來醉否。奏云。雖有酒不醉。到玉堂不解帶。便上床。取幘頭在面前。抱兩公服袖坐睡。恐失花也都。

下盛傳天子請客。

蔡魯公

蔡魯公帥成都。一日於藥市中遇一婦人。多髮如畫者。毛女語蔡云。三十年後相見。言訖不知所在。蔡後以太師魯國公致仕居京師。一日在相國寺資聖閣下納涼。一村人自外入。直至蔡前云。毛女言書。蔡接書。其人忽不見。啟封大書。東明二字。蔡不曉其意。後貶長沙。死於東明寺。因就叢焉。呂辨者。蔡門人。蔡罷珠履。盡散。獨呂送至長沙。呂乘間問蔡云。公高明遠識。洞鑒古今。知國家之事。必至於斯乎。答云。非不知也。將謂老身可以幸免。

小人

燕北風俗。不問士庶。皆自稱小人。官和間有遼國右金吾衛上將軍韓正。歸朝授檢校少保節度使。對中人以上說話。即稱小人。中人以下。即稱我家。每日到漏舍。誦天童經數十遍。其聲朗朗然。且云。對天童。豈可稱我。自皇天生我。皆改爲小人。云。皇天生小人。皇地載小人。日月照小人。北斗輔小人。前後二十餘句。凡稱我者。皆改

爲小人。誦畢。贊笑云。這天童極靈聖。王少師云。若無靈聖。如何持得許多小人。然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小人之稱。其來古矣。施之於經。是可笑也。

宋相郊

宋相郊居政府。上元夜在書院內讀周易。聞其弟學士祁點華燈。擁歌妓。醉飲達旦。翌日諭所親令誚讓云。相公寄語學士。聞昨夜燒燈。夜燕窮極奢侈。不知記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州學內喫齋。飯時。學士笑曰。却須寄語相公。不知某年同某處喫齋。飯是爲甚底。

明節劉后

明節劉后一時遭遇。寵傾六宮。忽苦疴疾。臨終戒左右云。我有遺祝。在領巾上。候我氣絕。奏官家親自來解語。畢而終。左右馳奏。上至哀慟。悲不自勝。領巾上蠅頭細字。其辭云。妾出身微賤。而無寸長。一日遭遇聖恩。得與嬪御之列。命分寒薄。至此夭折。雖埋骨於九泉。魂魄不離左右。切望陛下。以宗廟社稷之重。天下生靈之衆。大玉帝姬之多。不可以賤妾一人。過有思念。深動聖懷。況後宮萬計。勝如妾者不少。妾深欲忍死。面與君父訣別。

誦限已盡。不得少留。冤痛之情。言不能盡。下有數百點。悲切之言。不能盡記。自後左右。每欲寬解。必提領巾。上愈傷感。聞者謂李夫人不足道也。林靈素謂后是九華安妃。臨終聞本殿異香音樂。次年有青坡術士見后於巫山。髣髴鈿合金釵云。

高齋漫錄

曾慥

荆公字說

東坡聞荆公字說新成。戲曰。以竹鞭馬為篤。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又曰。鳩字从九从鳥。亦有證據。詩曰。鳩鳩在桑。其子七兮。和爹和娘恰是九個。

章子厚

蘇子瞻任鳳翔府節度判官。章子厚為商州令。同試永興軍進士。劉原父為帥。皆以國士遇之。二人相得歡甚。同游南山諸寺。寺有山魃為祟。客不敢宿。子厚宿山魃不敢出。抵仙游潭下。臨絕壁萬仞。岸甚狹。橫木架橋。子厚推子瞻過潭。書壁。子瞻不敢過。子厚平步以過。用索繫樹。躡之上下。神色不動。以漆墨濡筆。大書石壁上。曰。章惇蘇軾來游。子瞻拊其背曰。子厚必能殺人。子厚曰。

何也。子瞻曰。能自拚命者能殺人也。子厚大笑。

寓簡

沈作喆

丁謂

隋將虞孝仁。性奢靡。從伐遼。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充庖。本朝宰相丁謂。從東封。用木匣養魚。載以大車。每擊鮮斫鱠。孝仁以誣告被誅。謂坐姦謀謫徙。亦以侈欲故耳。

范文正公

范文正公微時。嘗慷慨語其友曰。吾讀書學道。要為宰輔。得時行道。可以活天下之命。不然。時不我與。則當讀黃帝書。深究醫家奧旨。是亦可以活人也。公既仕進。顯貴。入為執政大臣。出為大帥。其謀謨經畫。所活多矣。於醫則固未暇也。君子之重人命。其立志如此。予觀東晉殷浩。妙解脈法。嘗有給使叩頭祈死。詰問久之。乃言小人有母。年垂百歲。抱疾不除。若蒙官一診視。便有生理。退就屠戮無恨。浩為按脈處方。一劑便愈。於是悉焚經方。嗚呼。浩功名大謬。幸有絕藝。可以起死。而深諱其事。反以能活人為慚悔。自范公視之。浩可謂不仁者哉。浩

不善用其所能。而強爲其不能。宜其敗也。

楊廷璋

周世宗嘗疑涇帥史懿欲叛。密詔晉州節度使楊廷璋使陰圖之。廷璋明其無他。懷詔書見之。懿曰。死不敢辭。乞免妻子。廷璋屏左右語之曰。吾以百口保君。君單騎入朝可也。懿從之。遂得免禍。及宋有天下。廷璋猶在。晉監軍荆罕儒者。疑廷璋周之戚里近親也。欲殺之。以爲己功。每見必衷甲懷刃。廷璋知之。待以誠心。略無疑畏。會春日當宴。罕儒夙興尙早。徘徊獨語曰。事久變生。今日不可失也。因假寐。恍惚如夢。有神人謂曰。廷璋忠實無異志。不可妄殺。驚覺汗下。悔泣。擲刀於地。徑造廷璋。再拜謝過。具言所夢。廷璋愕然曰。有是哉。吾昔者亦夢神人來告曰。汝有陰德。天固報汝。吾爲汝解監軍之禍。可保無虞也。吾夜半起坐。命門客書幅紙記之。方欲與君語而未敢也。因探諸懷。以示罕儒。其所言神人容貌。衣冠劍履無差焉。二人相持而泣。結交終身。嗚呼異哉。世所謂陰報者。豈誣也哉。豈可忽也哉。

謝石

武臣謝石者。蜀人。善相字。言人禍福多中。宣和中。至汴京。徽皇聞之。戲書朝字。令中貴人密授其客。繆以己意持問之一。見輒再拜曰。上天奎壁之文。萬壽之象也。客曰。毋妄言。石曰。朝字者。十月十日。皇帝天寧節也。客歸語中貴人。具以聞。徽皇異之。石見蔡京爲言。晚節當誅。京大怒。奏石訕侮。付開封府杖而逐之。紹興中。石押馬綱至行朝。又以其術動朝士。相一字至萬錢。其言巧發。奇中。予鄉丈人錢元素。自外任召對。見石書請字示之。石曰。君其爲監察御史乎。請字言責未全也。已而果然。如此類甚衆。予謂世間萬事。無非寓也。能以無心而觀所寓焉。其有以知之矣。石何足以知此。亦偶然耳。

鄧子常家女子

宣和間。執政鄧子常家。有一女子。絕色。然其性乖異。多獨處。寡笑言。覽鏡塗妝。欲半輒止。未嘗竟也。年十五。六時。未敢議親。一日。見儀鸞司供張堂上。有盛幄幕。大竹籠。甚新潔。忽命取籠觀之。又令汲水數斛。滌之。出錦數段。令表裏底蓋。皆施重錦襯之。極穩帖。入坐籠中。出甚喜。因留籠臥內。時時坐臥其間。雖父母乳獲。皆莫曉。

其意歲餘。盛夏有大風雨至。女倉皇入籠。且命覆之。震霆一聲。烟霧充塞。異香聞於內外。良久視之。則已蛻去。有空殼存焉耳。鄧氏畏事極秘之。柙其蛻而藏之。親戚知者。皆莫敢問。

獨醒雜志

曾敏行

何得一

新淦縣道士何得一者。常人。徽宗嘗夢有道士曰何得一者。來見。遂以姓名及狀貌圖像求之。守令以其姓名之同。遂以聞。上大喜。卽令送至闕下。既召見。山野齷齪。不能應對。甚不稱上意。時方集道流於寶籙宮作醮。因命得一預焉。建醮畢。授丹林郎。遣歸。初得一之有是命也。守令意其形於帝夢。必有所得。因問其有何技能。得一以爲昔浴於江中。得杖子。狀如龍。又嘗噴水於壁間。成罨畫山水。守亦信之。具以表聞。後人詰其故。杖乃木根。初無他異。而噴水成畫者。因醉後嘔吐成瀝耳。至今人傳以爲笑。

甲乙二衛士

仁宗皇帝嘗問步禁中。聞廡外有譁者。稍逼聽之。乃二

衛士。甲曰。人生富貴。在命有無。乙曰。不然。今日爲宰相。明日有貶削。爲匹夫者。今日爲富家。明日有官籍。而沒之者。其權正在官家耳。因相與詰難。未服。故爭辨不已。帝因密識其人。一日出金奩。封緘甚密。特呼乙送往內東門。行將達。忽心腹痛。作不堪忍。懼愆其期。偶與甲遇。令代捧。以先門司啟奩。乃得御批云。去人給事有勞。可保明補官。乙隨至。則辨曰。已得旨送奩。及門疾作。令甲代之。爾門司覆奏。帝命與捧至者。甲遂補官。

何宗元

岳將軍既死。部下多奇才。時既寢兵。稍稍引去。有何宗元者。積功至修武郎。一日棄官。竟入玉笥山。結屋數椽。於山之三會峯上。蓋樵牧所不至。居五年。往來宮觀間。與道流頗相善。一日忽謂之曰。來日我居菴作少事。子來訪我。則先擊石。若菴中有聲相應。則不須來。道流如其言。數日後。乃始訪之。擊石數四。寂無應者。懼而退。又數日。率衆再往。啟其戶視之。則何被髮而逝。時方秋暑。不知其死已幾日。而面貌如生。亦可謂之不凡矣。

龐安常

毛公弼守泗洲。病泄痢。久不愈。及罷官歸。遂謁龐安常求醫。安常診之曰。此丹石毒作。非痢也。乃煮葵菜一釜。命公弼食之。且云。當有所下。明日安常視之曰。毒未去。問食幾何。才進兩盃。安常曰。某煮此藥。升合銖鎰。自有制度。不盡不可。於是再煮。強令進之。已乃洞泄。爛斑五色。安常視之曰。此丹毒也。疾去矣。但年高人久痢。又乍去丹毒。腳當弱。不可復餌他藥。因贈牛膝酒兩餅。飲盡。遂強如初。公弼有一女。嘗苦嘔吐。亦就求醫。安常與之藥曰。嘔吐疾易愈。但此女子能不嫁。則此病不作。若有娠而嘔作。不可爲矣。公弼既還家。以其女歸沙溪張氏。年餘而孕。果以嘔疾死。世傳安常醫甚神。余耳目所接。如此。所傳當不誣矣。

林靈素

林靈素。以方士得幸徽廟。跨一青牛。出入禁衛。號曰金門羽客。一日有客來謁門者。難之。客曰。予溫人。第入報。靈素與鄉人厚。卽延入焉。客入。靈素問見我何爲。客曰。有小術。願試之。卽燃土炷爐中。且求杯水。覆案上。覆之以杯。忽報車駕來。幸道院。靈素倉皇出迎。不及辭別。而

其人去。上至院中。聞香郁然。異之。問靈素何香。對曰。素所焚香。上命取香再焚。殊不類。屢易之。而益非。上疑之。究詰頗力。靈素不能隱。遂以實對。且言。噴水覆杯。事上命取杯來。牢不可舉。靈素自往取。愈牢。上親往取之。應手而舉。仍得片紙。紙間有詩云。捻土爲香。事有因。如今宜假不宜真。三朝宰相張天覺。四海閒人呂洞賓。靈素自是眷衰。未幾放歸溫州而死。

王倫

王樞密倫。初使金歸。一行官吏。恩數甚厚。暨再使。爭願隨往。倫至金。留不得還。欲發一官屬歸報。紛然請歸。倫於是皆不遣。方再使時。請云。到金有表歸書。倫名。引筆出鈎外。則可歸。不出則不歸矣。惟秦丞相知之。其家人皆不知也。倫時以僉書出使。其家人仍在府第。倫死於金。朝廷祕其事。所以禮遇其家者如初。後其子弟因遊觀作樂。秦相適聞之。呼樞密使。府目謂曰。樞密死矣。本欲更遷延以厚恩數。今已不可。須卽日發哀云。

許知可

許知可。嘗夢有客來謁。知可延見。坐定。客問知可曰。汝

平生亦知恨乎。知可曰：我恨有三。父母之死，皆爲醫者所誤。今不及致菽水之養。一也。自束髮讀書，而今年踰五十，不得一官，以立門戶。二也。後嗣未立。三也。其人又曰：亦有功於人乎。知可曰：某幼失怙恃，以鄉無良醫，某既長立，因刻意方書，期以活人。建炎初，冀州城中，疾癘大作，某不以貧賤家，至戶到，察脈觀色，給藥付之。其間有無歸者，某與寘於家，親爲療治，似有微功，人頗相傳。其人曰：天政以此將命汝官，及與汝子，若父母則不可見矣。因復取書一通示之。知可略記其間語曰：藥市收功，陳樓間阻，殿上呼盧，喝六作五。既覺異其事，而不知其何祥也。紹興二年，策進士第六，陞作五。乃在陳祖言樓材之間。其年仍舉子，始知夢中之言，無不合。知可名叔微，冀州人，有普濟本事方，今行於世。

胡安國

胡文定公廷試，考官初欲以魁多士，繼以其引經皆古義，不用王氏說，降爲第三人。爲荆南教官，與楊龜山中立交，遂相與講學。及爲提學官，與謝上蔡顯道從游，亦厚。崇觀間，嘗爲太學官，雖當時禁習元祐學術，而公獨

留意正蒙諸書，與楊謝諸公通問不絕。故紹興以來，論伊洛之學者，胡氏爲得其傳。而公當日言謝游揚三公，皆義兼師友，實尊信之。公名安國，子康侯，有春秋解，武夷集，行於世。

蠱毒

南粵俗尚蠱毒，詛咒可以殺人，亦可以救人。以之殺人而不中者，或至自斃。往有客遊南中，暑行憩林下，見一青蛇長二尺許，戲以杖擊之。蛇卽逝去。客旋覺體中不佳，夜宿於逆旅。主人怪問曰：君何從有毒氣在面也。客惘然不能對。主人曰：試語今日所見客告之。故主人曰：是所謂報冤蛇。人有觸之不遠百里，襲跡而至，必噬人之心。乃已。此蛇今夕當至，客懼求救。主人許諾，卽出龕中所供一竹筒，祝之以授客曰：不必省。第寘枕旁。通夕張燈，尸寢以俟。聞聲卽啓之。客如戒，夜分有聲在屋瓦間，俄有物墮几上。筒中亦窅窅響，應舉之，乃蜈蚣長尺許，盤跚而出。遠客之身三匝，徑至几上，有頃復歸筒中。客卽覺體力醒然。逮旦視之，則前所見蛇斃焉。客始信主人之不安，重謝而去。又一客亦以暮夜投宿舍，翁與

其子睥睨客所攜。客疑之。乃物色翁所爲。覘見其父子出獼猴繪像。禱之甚謹。乃戒僕終夕不寐。仗劍以伺。已乃有推戶而入者。卽一獼猴。人身而長。揮劍逐之。逡巡失去。有頃聞哭聲。則舍翁之子死矣。

優人

崇寧二年鑄大錢。蔡元長建議。俾爲折十。民間不便之。優人因內宴爲賣漿者。或投一大錢。飲一杯。而索償其餘。賣漿者對以方出市。未有錢。可更飲漿。乃連飲至於五六。其人鼓腹曰。使相公改作折百錢。奈何。上爲之動。法由是改。又大農告乏時。有獻廩俸減半之議。優人乃爲衣冠之士。自冠帶衣裾。被身之物。輒除其半。衆怪而問之。則曰。減半已而兩足共穿半袴。暨而來前。復問之。則又曰。減半問者乃長歎曰。但知減半。豈料難行。語傳禁中。亦遂罷議。

路真官

路真官爲兒童時。有一道人謂曰。能辦二十千來用。當授子以一術。路信之。然尙爲兒童。累時營求。然後能具。道人者持錢去。數日。邀路往一屋。扃閉屋中。有油與蜜。

數甕。令食之。久而後盡。大瀉血穢。幾死。乃刻符印。及授以文書治鬼之法。其父知之。則盡舉其符印文書藏去。尋又得之。父意其竊取。詰責對曰。非竊也。不知又何從來耳。其父怒。破其符印。焚其文書。有頃符印文書復具。父乃知其有異。不復禁其所爲。路能作太陽丹。置蒸餅。麪果粒於掌。望太陽。噓呵。揉而成丹。其色微紅。以授病者。服之。良愈。崇觀間。有宮婢病狂邪。如有所憑。召路入禁中。令作丹而不能成。左右譁曰。不曾帶得。廂王家藥料來耳。蓋京師廂王家賣臙脂也。路曰。適被召。迫促而來。神氣不定。故丹不成。乞賜盥漱。再造。有旨賜之。已而成丹。以授病者。下嚔而愈。路之捕治鬼物。其術甚神。人多能言之。其子孫嘗爲人言。其得術之初如此。

京師知數者

舊聞京師一知數者。將死。謂其妻與子曰。我死之後。汝母子必大窮困。無以自活。然無輕鬻此屋。某年某月某日。雨作。可候於門。有避雨者。至可迎拜之。求哀。當有所濟。其人既死。妻子果不能自立。欲貨其居者屢矣。念其父死時之言。遷延及期。亦既雨作。母子候門。有客亦至。

如所教迎拜。懇祈之。其人始不答其請。徐語其所以。具道父言。乃笑謂曰。汝父之術亦異矣。指示其東廂下。俾劇地求之。得銀數百兩。惜不傳二人之姓氏也。

梁溪漫志

費 袞

閒樂異事

閒樂陳公伯修。宣和三年。以祠官居南徐。一日晝寢。夢至一處。殿宇巍然。中有人冠服如天帝。正坐。侍衛環列。贊者引公拜殿下。命之升殿。慰藉久之。謂曰。卿平生論事章疏。可悉錄以進。呈公對曰。臣在杭州日。因陳正彙事。郡守賈偉節遣人搜取。多已焚滅。今恐不能盡記。帝曰。能記者錄以進。卽有仙官導公至廡下幕中。設几案。筆硯。有一青冊。公方沉吟。仙官曰。不必追記。盡在是矣。開冊示之。則平日所草章疏具在。雖經焚毀者。亦備載無遺。公卽袖以進。帝喜曰。已安排卿第六等官矣。遂覺。呼其子大理寺丞昱至前。引其手按其頂。則十字裂如小兒顛。其熱如火。謂之曰。與吾書謁刺數十。將別親舊。吾去矣。其子請曰。大人何往。公告以夢。子曰。此吉夢。其殆有歸詔耶。公曰。不然。豐相之臨終。亦夢朝帝。蓋永

歸之兆也。已而再寢。頃之覺。復謂其子曰。適又夢入黑漆屋三間。此棺槨之象。吾去必矣。俄南徐太守虞純臣遣人招其子告之曰。適尊公有狀。勾挂冠。正康彊。何乃爾。莫測其意。是以扣公言未既。聞傳呼陳殿院來。若已知其故者。謂太守曰。死生定數也。公何訝。戒其子曰。凡吾治命。事不可妄易。遂歸。攜親戚數十人。酌酒告別。既退。命諸子子婦皆坐。置酒。諄諄告戒。家人見公無疾而遽。若是。愕胎。不知所答。迨夜入寢。有婢杏香奔告諸子曰。殿院咳逆不止。若疾狀。諸子亟走至。則已趺坐。而一足猶未上。命其子爲收之。纔畢。而終。終之七日。忽有僧欲入弔。其家以素不之識。止之。僧云。我誠不識公。但疇昔之夜。在瓜洲。忽夢一官人著朱騎馬。導從甚盛。凌波而北。人馬皆不濡。傍人指云。此陳殿院也。泊入城。見羣僧來作佛事。乃知之。故欲瞻敬遺像。非有所求也。時名流多作挽詩。紀其事。黃冕仲(裳)云。不須更草玉樓記。已作僊宮第六人。張子韶(九成)云。凌波應作水中仙。蓋謂此。乃知世之偉人。皆非混混流轉者。傳說騎箕而爲列星。其可信矣。

東坡卜居陽羨

建中靖國元年。東坡自儋北歸。卜居陽羨。陽羨士大夫猶畏而不敢與之遊。獨士人邵民瞻。從學於坡。坡亦喜其人。時時相與杖策。過長橋。訪山水爲樂。邵爲坡買一宅。爲錢五百緡。坡傾囊僅能償之。卜吉入新第。旣得日矣。夜與邵步月。偶至一村。落聞婦人哭聲極哀。坡徙倚聽之。曰。異哉。何其悲也。豈有大難割之愛。觸於其心歟。吾將問之。遂與劬推扉而入。則一老嫗見坡。泣自若。坡問嫗何爲哀傷。至是。嫗曰。吾家有一居。相傳百年。保守不敢動。以至於我。而吾子不肖。遂舉以售諸人。吾今日遷徙來此。百年舊居。一旦訣別。寧不痛心。此吾之所以泣也。坡亦爲愴然。問其故居所在。則坡以五百緡所得者也。坡因再三慰撫。徐謂之曰。嫗之舊居。乃吾所售也。不必深悲。今當以是屋還嫗。卽命取屋券對嫗焚之。呼其子命翌日迎母還舊第。竟不索其直。坡自是遂還毗陵。不復買宅。而借顧塘橋孫氏居暫憩焉。是歲七月。坡竟歿於借居。前輩所爲類如此。而世多不知。獨吾州傳其事云。

江陰士人彊記

江陰士人葛君。忘其名。彊記絕人。嘗謁郡守。至客次。一官人已先在。意象軒輦。葛敝衣子子來揖。殊不顧。葛心不平。坐良久。謂之曰。君謁太守。亦有銜袖之文乎。其人曰。然。葛請觀之。其人素自負。出以示葛。疾讀一過。卽以還之。曰。大好。斯須見守。俱白事畢。葛復前曰。某敝人之文。此官人竊爲己有。適以爲贊者是也。使君或不信。某請誦之。卽抗聲誦其文。不差一字。四座皆愕。視此人且雜斬之。其人出不意。無以自解。倉皇卻退。歸而慚。志得疾幾死。葛浮沉閭里間。家傍有民張染肆。置簿書。識其目。葛嘗被酒。偶坐其肆。信手繙閱。一夕民家火作。凡所有之物。并文書皆燼焉。物主競來索。數倍責償。民無以質驗。憂撓不知所出。其子謀諸父曰。吾聞里中葛秀才。天性能記。渠昨過吾家。嘗閱此籍。或能記憶。盍以情叩乎。卽日父子詣葛言其狀。葛笑曰。汝家張染肆。且吾何從知其數耶。民拜且泣。葛又笑曰。汝以壺酒來。當能知之。民喜。亟歸攜酒。殺至。葛飲畢。命取紙筆。爲疏某月某日。某人染某物若干。某月某日。某人染某物若干。凡

數百條。所書月日姓氏名色丈尺。無毫髮差。民持歸呼物主。讀以示之。皆叩頭駭伏。胡蒼梧記張文定諸公。取相國寺前染簿。各記十版。此或出於用意。故能默識。非若葛之無心而然。信天稟記問。不可及也。邦人至今談其事云。

范信中

范寥。字信中。蜀人。其名字見山谷集。負才豪縱不羈。家始饒給。從其叔分財。一月輒盡之。落窶無聊。賴欲應科舉。人曰。若素不習此。奈何。范曰。我第往。卽以成都第二名薦送。益縱酒。遂毆殺人。因亡命。改名曰花。但石蓋增損其姓氏爲廋語。遂匿傍郡。爲園丁。久之。技癢不能忍。書一詩於亭壁。主人見之。愕然曰。若非園丁也。贈以白金半笏。遣去。乃往稱進士。謁一鉅公。忘其人。鉅公與語奇之。延致書室。教其子。范暮出歸。輒大醉。復毆其子。其家不得已。遣之。遂椎髻野服。詣某州持狀。投太守。翟公求爲書吏。翟公視其所書。絕精妙。卽留之。時公巽參政立屏後。翟公視事退。公巽前問曰。適道人何爲者。翟公告以故。公巽曰。某觀其眸子。非常人。宜詰之。乃召問所

以來。范悉對以實。問習何經。曰。治易書。翟公出五題試之。不移時而畢。文理高妙。翟公父子大驚。敬待之。己而歸南徐。寘之郡庠。以錢百千畀州教授。俾時賙其急闕。且囑之曰。無盡予之。彼一日費之矣。頃之。翟公得教授者書云。自范之留。一學之士。爲之不寧。已付百千與之。去。不知所之矣。未幾。翟公捐館於南徐。忽有人以袖掩面大哭。排闥徑詣總帷。闈者不能禁。翟之人皆驚。公巽默念。此必范寥。哭而出。果范也。相勞苦。留之宿。天明。則翟公几筵所陳。白金器皿。蕩無子遺。訪范。亦不見。時靈幃婢僕。門內外人亦甚多。皆莫測其何以能攜去。而人不之見也。遂徑往廣西。見山谷相從久之。山谷下世。范乃出所攜翟氏器皿。盡貨之。爲山谷辦後事。已而往依一尊宿師。素知其人。問曰。汝來何爲。曰。欲出家耳。能斷功名之念乎。曰。能。能斷色慾之念乎。曰。能。如是問答者十餘反。遂名之曰恪。能居亡何尊宿死。又往茅山。投落拓道人。卽張懷素也。有妖術。呂吉甫。蔡元長。皆與之往來。懷素每約見吉甫。則於香合或茗具中。見一圓藥。跳擲久之。旋轉於桌上。漸成小人。已而跳躍於地。駸駸長

大與人等視之則懷素也。相與笑語而率以爲常。時懷素方與吳儲侔謀不執。儲侔見范愕然。私謂懷素曰。此怪人。胡不殺之。范已密知之矣。一夕儲侔又與懷素謀。懷素出觀星象曰。未可。范微聞之。明日乃告之曰。某有祕藏遁甲文字。在金陵。此去無多地。願往取之。懷素許諾。范既脫。欲詣闕。而無裹糧。湯侍郎（東野）時爲諸生。范走謁之。值湯不在。其母與之萬錢。范得錢。徑走京師。上變時。蔡元長趙正夫當國。其狀止稱右僕射。而不及司空左僕射。蓋范本欲併告蔡也。是日趙相偶謁告蔡。當筆据案問曰。何故忘了司空耶。范抗聲對曰。草茅書生。不識朝廷儀。蔡怒目嘻笑曰。汝不識朝廷儀。卽下吏捕儲侔等。獄具。懷素將就刑。范往觀之。懷素謂曰。殺我者乃汝耶。范笑曰。此朝廷之福爾。又謂刑者曰。汝能碎我腦蓋。乃可殺我。刑者以刃斫其腦。不入。以鐵椎擊之。又不碎。然竟不能神。卒與儲侔等坐死。洎第賞。范曰。吾不能知此湯東野教我也。遂急逮湯。湯惶駭不測。其由旣至。白身爲宣德郎御史臺主簿。范但得供備庫副使。勾當在京延祥觀。後爲福州兵鈐。其人縱橫豪俠。蓋蘇

秦東方朔郭解之流云。

二相公廟乞夢

京師二相公廟。世傳子游子夏也。靈異甚多。不勝載。於舉子間得失。尤應答如響。蓋至今人人能言之。大觀間。先大父在太學。有同舍生將赴廷試。乞夢於廟。夜夢一童子傳言云。二相公致意先輩。將來成名在二相公上。覺而思之。子游子夏。夫子高弟也。吾成名在其上。必居巍科無疑。竊自喜。暨唱名。乃以雜犯得州文學。大憤悶失意。私念二相之靈。不宜有此。沉吟終夜。忽駭笑曰。論語云。文學子游子夏。今果居其上乎。詰旦以語同舍。皆大笑曰。神亦善謔如此哉。

江東叢祠

江東村落間。有叢祠。其始巫祝附託以與妖。里民信之。相與營葺。土木寔盛。有惡少年不信。一夕被酒入廟。肆言詆辱。巫駭愕不知所出。聚謀曰。吾儕爲此祠。勞費不貲。一旦爲此子所敗。遠邇相傳。則吾事去矣。迨夜。共詣少年。以情告曰。吾之情狀。若固知之。儻因成吾事。當以錢十萬謝。若少年喜。問其故。因教之曰。汝質明。復入廟。

嘗辱如前。凡廟中所有酒穀。舉飲啖之。斯須則僞言受械。祈哀之狀。庶印吾事。今先賂汝。以其半。少年許諾。受金翼。日果復來。廟廷袒裼。嚙極口醜詆。不可聞。廟傍民大驚。觀者踵至。少年視神像。前方祭賽羅列。卽舉所祀酒。悉飲之。以至殺饌無子遺。旋俯躬如受繫者。叩頭謝過。忽黑血自口涌出。七竅皆流。卽仆地死。里人益神之。卽日喧傳。傍郡祈禳者雲集。廟貌繪繕極嚴。巫所得不勝計。越數月。其黨以分財不平。詣郡反告。乃巫冥毒酒中殺其人。捕治引伏。魁坐死。餘分隸諸郡。靈響訖息。

盜智

俚語謂盜雖小人。智過君子。此語固可鄙矣。然盜之姦詐。實有出人意表者。可誅也。高郵民尉九。疾足善走。日馳數百里。氣勢猛壯。非得棧不能止。爲盜寢淫。傍郡淮人皆苦之。其居高郵闌閭間。日則張食肆。夜則爲盜。一日晨起。方坐肆間。有道人來。食湯餅。食已。邀尉至。閒處呼爲師父。且拜之。尉訝之。曰。何爲者。道人曰。某亦有薄技。然出師下獄。甚聞楚州城外。有一富家。今願偕師行。庶憑藉有所獲。尉許諾。使之先往。道人卽馳去。逮夜。尉

張燈閉肆。怒其僕執事不謹。毆之。僕紛拏不服。乃呼邏者。廂官俱繫之。須翼日送郡。尉密謂邏曰。吾與若厚。且家於此。必不竄。若姑縱吾歸。當復至也。邏許之。尉得釋。卽踰城馳二百里。至楚城外。琴琴方二鼓矣。道人果先在。相見喜甚。尉自屋窗入。約道人伺於外。旣入其室。視所藏金珠錦綺。爛然溢目。卽以百縑擲出。道人分兩囊負之。斯須。尉復由屋窗出。道人思天下惟尉爲愈己。不如殺之。卽拔刃斷其首。隨墮地。視之。則紙所爲也。尉由他戶復馳歸高郵。就逮。天方辨色。道人負重行遲。爲追者所及。執送楚州獄。自列與尉同爲盜狀。州爲檄高郵。高郵報云。是夕尉自與僕有訟。方繫有司。無從可爲盜也。道人終始墮其計。卒自伏辜。尉狡險萬端。有術以自將。屢爲穿窬。官卒不能捕。又有士夫調官都下。所居逆旅。前張茗坊。與染肆相直。士無事。日憑茶几。閱過者。一日見數人往來。其前數四。若睥睨染肆者。殊訝之。一夫忽前耳語曰。某輩經紀人也。欲得此家所暴縑帛。告官人勿言。士曰。此何預吾事。而肯饒舌耶。其人拱謝而退。士私念彼所染物。皆高揭於通衢之前。白晝萬目共覩。

彼若有術可竊。則真黠盜也。因諦觀之。但見其人時時經過。或左或右。漸久漸疎。薄暮則皆不見。士笑曰。彼妄人。果給我。卽入房將索飯。則其室虛矣。

四朝聞見錄

葉紹翁

慶元六君子

趙忠定橫遭遷謫。去國之日。天爲雨血。京城人以盆盎貯之。殷殷然。太學生上封事。叩麗正甚急。侂冑欲斬其爲首者。寧皇只從聽讀。當時同銜上者六人。世號爲六君子。曰周端朝。曰張榘。曰徐範。曰蔣傅。林仲麟。楊宏中。皆併出。惟周受福略備。初自廷尉聽讀衢州。已次半道。有旨再赴廷尉。周始自分必死。時憲聖在上。韓猶不敢殺士。故欲以計殺之。周竟不死。復聽讀永州。杜門教授。生徒後以韓誅放還。復籍於學。爲南宮第一人。自外入爲國子錄。以女妻富陽令李氏子。親迎之夕。有老兵持諸生刺以入。周曰。正用此時來見耶。爲我傳語。來日相見於崇化堂矣。諸生不肯退。曰。我爲國錄。身上事來。有書在此。書入。乃備述李爲史氏云云。恐他時先生官職駸駸。天下以爲出於李氏。周愕甚。入則已。奏樂行酒。周

亟起告女以故。女以疾遽。冀展日定情。李氏子惘然登車去。富陽令大怒。訴於臺。因劾周去。復入爲太學博士。自文忠公去國時。猶有樓公(昉)危公(稹)蕭公(舜咨)陳公(慤)絜齋袁公(燮)慈湖楊公(簡)相與直言於朝。俱以次引去。周由博士。不十年至從列。庚辰。京城災。論事者衆。周語予曰。子可以被腹呈琅玕矣。予戲對之曰。先生在紹翁何敢言。

胡紘李沐

初紘試宰。還謁忠定。同時見者。忠定同郡人某。亦趙氏。趙知忠定不事修飾。故易敝巾垢衫。敗履以見。且能昌誦忠定大廷對策。忠定於稠人中。首與之語。且恨同姓同郡。而曾未之識。次至紘。進自敍科第。嘗階上游。冀歸裏列。忠定愀然曰。若廟堂盡以前名用士。則或非前名。與不由科第者。何由進。神色不接。紘未謁忠定。嘗迂道謁考亭先生於武夷精舍。先生待學子。惟脫粟飯。至茄熟。則用薑醃浸三四枚。共食。胡之至。考亭先生遇禮不能殊。胡不悅。退而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雞樽酒。山中未爲乏也。道出衢。從太守覓舟客次。偶與水心先生遇。時

猶未第。絃氣勢凌忽。若宿與不合者。厲聲問先生曰。高姓仙里。先生應之曰。永嘉葉適。絃又詰之曰。足下何幹至此。先生對曰。親病求醫。絃笑以手自搖紫窄帶。歎曰。此所謂親病在牀。入山采藥。先生憮然。莫知其所以見訝者。會太守素稔先生名。遂命典謁語胡小峻。先請葉學士。胡尤不平。沐爲名臣李公士穎子。李公閒居龜溪。去都最近。沐以大臣子試二令。適從忠定謁告。爲親壽。會上亦當遣中使賜藥茗。忠定欲榮沐。諭以就持歸。以賜沐。對以遣使舊禮也。恐不可以沐人子之榮。而廢遣使。忠定不樂。頗以語侵沐。韓侂胄欲圖忠定。而莫有助之者。謀之於某官。某語侂胄曰。公留某則可圖趙。韓遂於上前力留之。後竟拜相。某官既爲韓留。則力薦絃。沐沐遂誣忠定爲不軌。絃代擊考亭先生。誣以歐陽公被謗事。又斥其輒廢校舍爲宅。論水心先生所著進策君德論。以爲無君。絃文逼柳柳州。沐詩文洒脫。晚著易。頗契奧旨。其初未必盡出於媚韓也。其積忿嫉者已久。臨大議頃。不能平心耳。鞏栗齋豐亦以舍選前列。謁丞相京堂。自敝其事。京對鞏者。無異於忠定對絃。鞏賢者也。

嘗歎京言之是。未嘗怨尤。惜其不得絃位。近時林次英以甲科第四人。偃蹇半世。始得掌故。都司聶善之。面戒之云。翌日君謝丞相。但須遜謝。垂晚得祿。切不可一字及科第。居今之世。爲士大夫者。亦不可不知此。

天子獄

永康之俗。固號珥筆。而亦數十年必有大獄。龍川陳亮。既以書御孝宗。爲大臣所沮。報罷居里。落魄醉酒。與邑之狂士甲。命妓飲於蕭寺。目妓爲妃。旁有客曰乙。欲陷陳罪。則謂甲曰。既册妃矣。孰爲相。甲謂乙曰。陳亮爲左乙。謂甲曰。何以處我。曰。爾爲右。吾用二相。大事其濟矣。乙遂請甲位於僧之高座。二相奏事訖。降階拜甲。甲穆然端委而受。妃遂捧觴歌降黃龍爲壽。妃與二相俱以次呼萬歲。蓋戲也。先是亮試南宮。何澹校其文而黜之。亮不能平。徧語朝之故舊曰。亮老矣。反爲小子所辱。澹聞而銜亮。未有間。時澹已爲刑部侍郎。乙探知其事。遂不復告之。縣若州。亟走刑部。上首狀。澹卽繳狀。以奏事。下廷尉。廷尉刑部屬也。咎亮無全膚。誣服爲不軌。案具聞於孝宗。上固知爲亮。又嘗陰遣左右往永康。廉知其

事大臣奏入取旨。上曰：秀才醉了，胡說亂道，何罪之有？以御筆畫其牘於地。亮與甲俱掉臂出獄，居無幾，亮又以家僮殺人於境外，適被殺者嘗辱亮父，其家以爲亮實以威力用僮，有司笞撻，僮氣絕復甦者屢矣，不服。讎家寘亮父於州囹，又囑中執法論亮情重，下廷尉。時王丞相准知上欲活亮，以亮款所供，嘗訟僮於縣而杖之矣。讎家以此尤亮之素計，持之愈急，王亦不能決。稼軒辛公與相壻素善，亮將就逮，亟走書告辛，辛公北客也，故不以在亡爲解，援之甚至，亮遂得不死。時考亭先生水心先生止齋陳氏俱與亮交，莫有救亮迹，亮與辛書有君舉吾兄，正則吾弟，竟成空言云。驪塘危公嘗語余曰：羅樞密黜自西府歸里，有里人從容叩羅公曰：吾有疑於公者，蓄而不敢白者有年，公今容某白，其疑可乎？羅公曰：言之何傷？其人曰：以某觀公平生，未嘗妄行一步，公爲從官時，天夜大雪，某醉歸，見公以鐵拄杖撥雪戴溫公帽，丁屐微有聲，吾醉不敢與公揖，後有蒼奴佩篋，蒼奴亦吾所識爲公奴，吾固醉以爲誤認，公則不可，公笑曰：子之言與所見是未嘗醉也。陳同父（亮字）獄

事急，吾未嘗識之，憐其才，援之吏手，篋內皆白金也。同父死矣，吾故因子問而發之。

太學生眞綾紙

鄭昭先爲臺臣，倏當言事，月謂之月課，昭先純謹人也，不敢妄有指議，奏疏請京輦下勿用青蓋，惟大臣用以引車，旨從之。太學諸生以爲既不許用青蓋，則用阜絹爲短簷，繖如都下賣冰水擔上所用，人已共嗤笑。遷者猶以爲首犯禁條，用繩繫持蓋僕，併蓋赴京兆。時程覃實尹京，遂杖持蓋僕，翌日諸生羣起，伏光範訴京兆，時相戒闈者勿受調，諸生至詣闕訴覃，覃亦白堂及臺自辨，諸生攻之愈急，或有爲覃傳云：程覃字會元，一字不識，湖徽人也。湖徽者覃本徽，出寓居於湖，俗諺以中無所有而敢於強聒，謂之胡揮，時相以爲前京兆趙師舜旣因檟楚齋生罷去，亦諸生所訴也。旣罷一京兆矣，其可再乎？且撻僕與撻生徒，孰重孰輕？諸生得無太恣橫，堅持其議，不以諸生章白上，諸生計旣屈，遂治任盡出太學，眞綾卷於崇化堂，皆望闕遙拜而去，雲散霧裂，學爲之空，觀者驚惻，以爲百年所未嘗有。會永陽郡王楊

次山本右庠經武諸生。偶遣餽舊同舍。介者寂無所睹。復持以歸。白王以兩學俱空。王遣二子往廉其事。具得實。因慈明啓於上。上卽御批令學官宣諭諸生。亟就齋事。免覃所居官。仍爲農卿。諸生奉詔唯唯。先是時相惡其動以掃學要朝廷。遂誦言諸郡庠生有職事者。或白首不敢望太學一飯。此極可念。若諸生納綾卷而去。當以諸郡庠職事補其缺。生徒聞其說而止。史相雖以計定諸生。未必真出於此。以余觀諸郡庠。極有遺才。三年大比。當令州郡薦其絕出者於太學云。覃於官業無顯。過蓋善人也。卓蓋一事合申廟堂。當來臺臣。只乞禁青。蓋今諸生用短簷卓繖。未知合與不合。更乞朝廷明降指揮。以憑遵守。若朝廷有旨。亦不許用卓蓋。而諸生猶故用之。則宜移文司成。議諸生罪。則爲善於處置矣。時卽有輕薄子。故爲一絕落韻詩云。冠蓋如雲自古傳。易青爲卓且從權。中原多少黃羅繖。何不多多出賞錢。

楊和王相字

楊王沂中。閒居郊外。遇相字者。相者以筆與札進。楊王拒之。但以所執拄杖。大書地作一畫。相者作而再拜曰。

閣下何爲微行至此。宜自愛重。楊愕而詰其所以。則又拜曰。土上作一畫。乃王字也。公爲王者無疑。楊笑。遽用先所進紙。批緡錢五百萬。仍用嘗所押字。命相者翌日詣司帑者徵取。相者翌日持王批。自言於司帑云。王授吾券。徵錢五百萬。司帑老於事。王者持券熟視久之曰。爾何人。乃敢作我王賈押來脫吾錢。吾當執汝詣有司。相者初謂司帑者調弄之。至久色不變。相者始具言本末。且以爲眞王所書。吾安敢僞。司帑堅謂我主押字。我豈不認得。相者至聲屈。冀動王聽。王居渠渠然。聲不達。王之司謁。與司帑同列者。釀金五十緡。與相者。相者持金大慟。痛罵司帑者而去。王問因簽押支用歷。旣簽押。司帑者乘間白王曰。恩王前日曾批押予相字者錢五百萬。有之乎。王曰。果是。這人是神相。汝已支與他了。司帑進曰。某以非恩王押字。拒之。衆人打合五十千。與之去矣。王驚曰。汝何故。司帑曰。不可。他今日說是王者來日。又胡說增添。則王之謗厚矣。且恩王已開社矣。何所復用相王起而撫其背。曰。爾說得是。爾說得是。就以予相者錢五百萬旌之。

憲聖不妒忌之行

憲聖初不以色幸。自渡南以來。以至爲天下母。率多遇魚貫以進。卽以疾辭。思陵念其勤勞之久。每欲正六宮之位。而屬以太后遠在沙漠。不敢舉行。上嘗語憲聖曰。極知汝相同勞苦。反與後進者齒。朕甚有愧。俟姐姐歸。 (姐姐謂太后) 爾其選已。憲聖再拜對曰。大姐姐遠處北方。臣妾缺於定省。每遇天日清美。侍上宴集。纔一思之。肚裏淚下。臣妾誠夢不到此。上爲泣下數行。愈以后爲賢。暨太后旣旋。變馭以向嘗與憲聖均爲徽宗左右。徽宗遂以憲聖賜高宗。太后恐憲聖記其微時事。故無援立意。上侍太后拜而有請曰。德妃吳氏服勞滋久。外廷之議。謂其宜主中饋。更合取自姐姐旨。太后陽語上云。這事由在爾。而陰實不欲。上遂批付外廷曰。朕奉太后之命云云。德妃吳氏云云。可立爲后。后遂開擁祐三朝之功云。

莊文致疾

士固號爲草茅。謂其能言天下事。而無所忌。非懵不識禮義之謂也。陳丞相俊卿。阜陵相也。國忌引百官班詣

原廟。是日適值補試。士子入貢院。陳相多智。班退卽命從者由旁徑以歸。貢院路原廟所出也。莊文之歸。正與羣試者會。試者橫截莊文車。不得前。執金吾杖呵止之。羣士遂卽而折其杖。圍車發喊雷動。莊文驚愕得疾。薨上甚痛之。歲當大比。有姓黃士人。率其徒詣闕。乞試同文館。不報。黃以其徒伏德壽宮門。祈哀太上。覬宣諭孝宗。德壽以閒人。不管閒事。卻其奏。黃遂與其徒向宮門大慟。且所服白紵袍也。孝宗震怒。敕有司杖黃背。黥隸海島。黃因竄入高麗。國主用爲相。後以使事至闕。見於孝宗。及其主倦政。遂授以國云。

熊子復

熊克字子復。建寧人。早歲嘗與謝明伯東上禮闈。道出衢之江郎廟。遂與謝憩於廟下。客邸神號知進士科級事。謝邀熊同宿廟宮。謁夢。子復曰。克倦矣。明伯自詣可也。謝盥手濯足畢。服紫窄袖。持瓣香以入宿。翌朝就邸。熊迎謝笑語之曰。定夢見做狀元也。謝正色謂熊曰。却與子復得佳夢。熊又笑謂之曰。夢亦分惠耶。謝曰。不則劇熊試叩之。則謂初入一朱門。仰視金扁。則右文之殿。自

東廡入與主人揖。則子復也。子復揖而入其位。有扁在楣。書曰校書郎扁懸風中搖搖然。壁堵飾猶濕。與熊笑語甚歡。酌謝酒。至五爵。謝語熊曰。此處儒流清選也。子復自此升矣。熊與敘舊極款。茗畢。卽送謝出右文。則猶目謝。熊信其說。亦頗自負。後熊與謝累上南宮。不利。熊

後收科歲。謝再試南廊。不入等。熊調銓闕。遣僕就邸。偶與中祕書對。熊恐己應夢。賦詩以自解。暨調餘姚尉。史越王嘗爲是官。適以舊學召入相。道出餘姚。熊攜行卷詣王舟上謁。王讀其文而器之。會上賜曲宴。語王以兩制艱其選。王遂亟以熊薦。旋進所投行卷。上卽召克詣都省。旋給札中祕。序轉校書郎。時明伯甫授文學。部胥語以法須京朝官保識。謝熟思良久。語僕曰。熊校書吾故人也。遂扣熊官舍。會熊直未下。往來廊廡間。熊嘗與謝通家。內子自廳事後窺見謝。亟令小史傳語謝。新恩校書偶入局。孺人不得相見。校書曾說謝新恩來。可使入隨至祕書省。要說話。謝至祕書所。與熊酬酢。與前夢無毫髮差。熊已不記江郎事。謝遂語熊。相與太息。因問扁壁。熊對以校書久不除官。以位貯炭。某叨冒恩除。甫

懸扁飾壁。謝赴省時。猶未識中祕書。越王識熊於百寮邸。至以應詔。熊竟至法從。謝憔悴以老。神之戲謝亦劇矣。熊不與謝入俱謁夢。定力過人矣。山谷謂鬼神百般弄人信哉。

張子湖

高宗酷嗜翰墨。于湖張氏孝祥。廷對之頃。宿醒猶未解。濡毫答聖問。立就萬言。未嘗加點。上訝一卷紙高軸大。試取閱之。讀其卷首。大加稱獎。而又字畫遒勁。卓然顏魯上。疑其爲謫仙。親擢首選。臚唱賦詩。上尤雋永。按此句似有脫文。張正謝畢。遂謁秦檜。檜語之曰。上不惟喜狀元策。又且喜狀元詩與字。可謂三絕。又叩以詩何所本。字何所法。張正色以對。本杜詩。法顏字。檜笑曰。天下好事。君家都占斷。蓋嫉之也。張廷對時。天下猶未盡許之。按此下有脫文。務能參問前儒。汲揚後學。詞翰愈工。天性倜儻。輕財好施。勇於爲義。爲政平易。民咸思之。唯嗜酒色。不修細行。高宗嘗問以人言卿賊。濫。孝祥拱笏再拜以對曰。臣誠不敢欺君。臣濫誠有之。賊之一字。不敢奉詔。上笑而置之。人以爲誠非欺君者。真文

忠公嘗語余曰。于湖平生雖跌宕。至於大綱大節處。直是不放過。張烏江人。寓居蕪湖。捐己田百畝。匯而爲池。園種芙蓉楊柳。鷺鷥出沒。煙雨變態。扁堂曰歸去來。蕪湖未有第進士者。陰陽者流。謂必于湖水。與縣治接。而後英才出。張方欲鑿而通之。則已歿矣。嘗舟過洞庭。月照龍堆。金沙盪射。公得意命酒。唱歌所自製詞。呼羣吏而酌之曰。亦人子也。其坦率皆類此。嘗慕東坡。每作爲詩文。必問門人曰。比東坡何如。門人以過東坡稱之。雖失太過。然亦天下奇男子也。惜其資稟太高。浸淫詩酒。既與南軒考亭先生爲輩行友。而不能與之相琢磨。以上續伊洛之統。而今世好神怪者。以公爲紫府仙。惜夫。

技術不遇

思陵時。百工技藝咸精其能。故挾技術者。率多遇。而亦有命焉。吳郡王益。嘗以相士薦於上。上以王故召見。見上則曰。陛下堯眉舜目。禹背湯肩。上卽駕輿曰。到處樹將來。王又爲李世英進墨。每一圭墨。重十兩。上曰。恁麼大將如何把。王偶致基客。關西人。精悍短小。王試命與國手敵。俱出其右。王因侍上奕。言之翌日。宣喚國手夜。

以大白浮之。出處子極妍靚。曰。此吾女也。我今用妻爾。來日於御前饒我第一局。我第二局却又饒爾。我與爾永爲翁婿。都在御前不信吾說。吾豈以女輕許人。國手實未嘗有女。女蓋教坊妓也。關西樸而性直。翌日上詔與國手奕。上與王視第一局。關西陽遜國手上拂衣起。命王且酌酒曰。終是外道人。如何敵得國手。關西纔出。知爲所賣。鬱悶不食而死。

畢再遇

再遇。臨安西溪人。淳熙間。以勇名於軍。精悍短小。蓋驍將也。開禧兵罷不支。再遇奮於行伍。年已六十。披髮戴兜鍪。鐵鬼面。被金楮錢。建旗曰。畢將軍。敵駭望其旗。已相顧愕視。再遇乘之出入陣中。萬死莫敵。蓋先是敵中有畢將軍廟。甚靈異。其後浸以不靈。其形又絕肖。且登其號於旗。敵兵以爲本國之神。湖海賊作。再遇爲淮東招撫使。建治於揚州。雖殺戮過當。而賊亦旋定。嘗延客高會。取賊肝胃烹而薦酒。又擒其魁。用火尺烙其背。爲基筭琴絲之類。再遇不善書。其弟再口頗能書。嘗爲其贊畫於內。朝命再遇釋印入覲。留都亭驛。其弟嘗汚其

寵妾。因酒大悖。再遇。再遇不能忍。以鐵尺殺之。具奏聞於上。待罪。且謂再口非同產。蓋義兄弟有旨放罪。未幾臺臣以其被召。乃以軍容入國。且及其手殘同氣。有旨徙之。響川繼而又論其在淮爲招撫日多糜金錢。以饋過客。追十六萬緡。寓於響之軍帑。再遇以田券折納於有司。僅得十萬。守臣楊長儒憐之。爲代納六萬云。

優伶戲語

韓侂胄用兵既敗。爲之鬚髮俱白。困悶莫知所爲。優伶因上賜侂胄宴。設樊遲樊噲。旁有一人曰樊惱。又設一人揖問遲。誰與你取名。對以夫子所取。則拜曰。是聖門之高弟也。又揖問噲曰。爾誰名。汝對曰。漢高祖所命。則拜曰。真漢家之名將也。又揖惱云。誰名。汝對以樊惱自取。又因郭倪郭果敗。因賜宴。以生菱進於桌上。命二人移桌。忽生菱墮地盡碎。其一人云。苦苦苦壞了許多生菱。只因移果桌。

聞見近錄

王鞏

張元

張元。許州人也。客於長葛間。以俠自任。縣河有較長數

丈。每飲水轉橋下。則人爲之斷行。一日較方枕大石而飲。元自橋上負大石中較。蜿蜒而死。血流數里。又嘗與客飲驛中。一客邂逅至。主人者延之。元初不識知也。客乃顧元曰。彼何人。斯元厲聲曰。皮裹骨頭肉人。斯應聲以鐵鞭擊之而死。主人塗千金之藥。久之能蘇。元每夜游山林。則吹鐵笛而行。聲聞數里。羣盜皆避。元累舉進士不第。又爲縣宰。笞之乃逃。詣元昊。將行過項羽廟。乃竭囊沽酒。對羽極飲。醉酒泥像。又歌秦皇草昧。劉項起吞并之詞。悲歌累日。大慟而遁。及元昊叛。露布有朕欲親臨渭水。直據長安之語。元所作也。後鄜延被圍。元實在兵中。於城外寺中題曰。太師尙書令兼中書令張元從大駕至此。其跋扈如此。昊雖彊黠。亦元導之也。

甲申雜記

王鞏

阮逸

辛諫議子有儀。嘗與阮逸善。一日謂逸曰。君未娶。我一相知無子家。饒財有女求壻。其家房緡二千。當爲營之。苟營以一千謝我。逸唯唯。姻旣成。逸以前約語其婦翁。婦翁難之。有儀怨甚。乃以逸有易立太山石。難芳上

林柳之句。告謀不軌。逸下吏。全家流竄。後有儀爲海州都曹。至淮舟沒。憑轎子浮水上得脫。既至岸。舟人雖小兒悉免。有儀家人無一存者。唯長子他道。及官滿歸洛。長子忽失所在。視之得尸井中。世以爲阮逸之報也。

張元素

張元素。字君飾。從事荆南府。其同事楊久中。一日忽遇天帝降其室前。有鸞鶴鳳凰祥雲先至。帝有隨身宮殿光彩煥耀。一室之間。望之不窮。遂錫久中曰。廉正君。其妻及子皆有名號。論物外事。皆非世人所知。語世間事。大小無不驗。楊置花枝數盆於室前。卽生根株於盆中。隨四時開落結實。皆不盈尺。而根株盤結。與常木無異。病者取花盆中水飲之。卽愈。荆南守孫頤龍圖病。目點之。隨手而愈。久中後爲朝奉郎。七十餘歲。卒於睦州。其妻子奉事。今如故。

唐碩夫談異人事

湖南提刑唐程。字碩夫。過高郵。謂余曰。治平二年九月。自吉州作邑。過長沙。一老人以扁舟載竹兀子就舟。貨見其竹如白牙。因買之。至四年。攝事京局。因上馬。馬蹶。

其兀壞。竹脚中破。內有雕刻字曰。某年月日造。某年月日破。王押與破之日無差。其字以朱塗之。旣駭。前識之。異而竹未破時。其心安得而書之。竹工必異人也。又云。其父誣爲湖北漕。一日有一道人持刺造門。但全幅書一登字。延坐問之。曰。徐登也。館之庵中。不食。日飲酒一斗。或見羣卒飯。輒取一掬食之而已。閒與鄭毅夫內翰宴飲。雖妓女笑語戲弄無度。或發其陰視之。童兒也。閒與唐漕飲。取千里外物不移刻。一日唐欲河東蒲桃。又思峽中新荔子。酒數巡。則令人就其臥屏間取之。皆美。新若方折枝者。唐坐中見劉莘老。時劉爲荆南職官。徐語唐曰。此人異日爲宰相。但不久耳。久之告別甚遽。唐曰。何之。答曰。大抵天地間。萬物皆有數。不可逃也。我將之復州。願求一書遺復守。記以後事。如其言。旣至復謁守。曰。乞一棺柩。開九穴。葬於無人之境。後三日卒。復守如其言。葬之。以書報唐。亟往與守倅僚吏發棺視之。衣一襲而已。後旬餘。與毅夫語其事。問有京遞。至發之。得嵩山道士與毅夫書。云。徐先生來。聞動靜甚詳。校其至嵩日。乃卒於復之日也。唐碩夫親見之。

隨手雜錄

王 鞏

周司勳子婦

周凌司勳子之婦。病腿間瘡。曉夕痛痒不可勝。唯以使子挑之。乃少解。經累年。百藥弗效。聞有司吏夜主事。冥司招而問之。吏曰。當往叩之。見周司勳於冥間。問其婦疾。曰。此婦不敬舅姑。好決罰女使。此其報也。吏明日語其子。其子懇告致其父。懇父曰。婦已有死所矣。當在南京。又曰。吾所任。掠剝大夫也。亦以平生刻薄。好斂民財。以奉縣官。故任此職。凡人財有定分。或其經營。或其種植。稱多其數。我卽往取。世人不知也。職任非善處。亦安能救婦也。後其子不復南來。會其外祖知南京。力取之。醫治懇辭不獲。至南京三日而卒。

周世宗兒

太祖皇帝初入宮。見宮嬪抱一小兒。問之。曰。世宗子也。時范質與趙普潘美等侍側。太祖顧問普等。普等曰。去之。潘美與一帥在後不語。太祖召問之。美不敢答。太祖曰。卽人之位。殺人之子。朕不忍爲也。美曰。臣與陛下北面事世宗。勸陛下殺之。卽負世宗勸陛下不殺。則陛下

必致疑。太祖曰。與爾爲姪。世宗子不可爲爾子。美遂持歸。其後太祖亦不問。美亦不復言。後終刺史。名惟吉。潘夙之祖也。美本無兄弟。其後惟吉歷任供三代。止云以美爲父。而不言祖。余得之於其家人。

郡君李氏

郡君李氏。余嬪也。嘗有貨珠子。老媪李氏。攜珠子至。旣去。遺珠子在地。嬪收之後。媪踰時不至。一日旣至。形瘦精神恍惚。非昔人也。嬪詰之曰。向時所貨珠。及歸則失去。告其主以金十兩償之。其主不許。因憂愁感疾。幾不能起。嬪曰。珠子當時遺在地。我得之。今在此。媪驚喜涕下。願致金六兩。以請嬪取還之。金不受也。後微疾。夢出門乘車出曠野。至大官府。見二偉人衣冠坐堂上。引至堂下。偉人方問姓氏。嬪知其陰府也。遂誦大悲呪。左右皆驚愕。其堂搖動不已。二偉人立語曰。勿誦。放爾歸矣。一吏持大簿書至。案偉人問曰。記得還李嫂珠子事否。嬪曰。記之。其一偉人曰。當展二十年壽。其一曰。得無太多也。其一曰。婦人而不受珠寶。此可尙也。俾人遣還。復乘車至門首而入。見其尸臥帳中。驚而悟。起後二十年。

乃卒。

玉壺清話

曹武惠

釋文登

曹武惠彬始生周睟日。父母以百玩之具。羅於席。觀其所取。武惠左手捉干戈。右手取俎豆。斯須取一印。餘無所視。後果爲樞密使相。卒贈濟陽王。配享帝食。公雖兼將相之領。不以爵祿自大。造門者皆降廡而揖。不名呼下吏。吏之稟白者。雖劇暑不冠。不與見。伐江南西蜀二國。諸將皆捆載而歸。惟公但圖史衾篋而已。爲藩帥中途遇朝紳。必引車爲避。過市。戢其傳呼戒道吏。去馬不得。越十輪。恐擁遏市井。性仁恕。清慎無撓。強記善談論。清白如寒儒。宅帑無十日之蓄。至坐武帳。止衣弋絺紵袍。素胡牀而已。征幽州。偶失律於涿鹿。素服待罪。趙參政昌言請案誅。朝廷察之。止責右驍衛上將軍。未幾遂起。趙參政自延安還。因事被劾於尚書省。久不許見。時公已復密使。三抗疏力雪之。方許朝謁。士論歎伏。子璨天禧三年授使相。拜制未久而卒。

龍興觀道士

太祖征太原。還至真定。幸龍興觀。道士蘇澄。隱迎鑾駕。霜簡星冠。年九十許。氣貌翹竦。上因延問甚久。自言頃

與亳州道士丁少微。華山陳搏。結游於關洛。嘗遇孫君房。鑿皮處士。上問曰。得何術。對曰。臣得長嘯引和之法。遂令長嘯。其聲清入杳冥。移時不絕。上嘿久。低迷假寢。殆食頃。方欠伸。其聲略不中斷。上大奇之。因問引導之法。養生之要。隱對曰。王者養生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正。無爲無欲。凝神太和。黃帝唐堯。所以享國永圖。得此道也。遂賜頤素先生。

朱昂

開寶塔成。欲撰記。太宗謂近臣曰。儒人多薄佛典。向西域僧法遇。自摩竭陁國來。表述本國有金剛坐。乃釋迦成道時所踞之坐。求立碑坐側。朕令蘇易簡撰文。賜之。中有鄙佛爲夷人之語。朕甚不喜。詞臣中獨不見朱昂。有譏佛之迹。因詔公撰之。文旣成。敦崇嚴重。太宗深加歎獎。公舉進士之時。趙韓王深所器重。謂人曰。朱有君子之風。壽德遠到。時宗人朱遵度。有學名。謂之朱萬卷。目公爲小萬卷。敷歷清貴三十年。晚以工部侍郎。懇求

歸江陵。逾年方允。上令謝於殿門外。復詔坐。時方劇暑。恩旨寵留。詔秋涼進程。時吳淑贈行詩。有浴殿夜涼初。閣筆。渚宮秋晚得懸車之句。尤爲中的。錫宴玉津園。中人傳詔令各賦詩爲送。若李承旨維。有清朝納祿猶強健。白首還家正太平。及陳文惠公堯佐。部吏百函通爵里。送兵千騎過荆門之句。凡四十八篇。皆警絕。一時朝論榮之。弟協亦同時隱。皆享眉壽。家林相接。謂之渚宮二疏。荆帥陳康肅堯咨。表其居爲東西致仕坊。八十二薨。門人請諡正裕先生。

邊鎬

江南邊鎬。初生。其父忽夢謝靈運持刺來謁。自稱前永嘉守。脩鬢秀彩。骨清神竦。所被衣巾。輕若煙霧。曰。欲託君爲父子。頃寄浙西。飛來峯。翻譯金剛經。然其經流分中有未合佛旨處。願寄君家刊正。無他祝。慎勿以葷羶噉我。及七歲。放我出家。爲真僧。以畢前經。夢訖。眉貌高古。類夢中者。父愛之。小字康樂。成童聰敏。攻文字。書若夙誦。堅求出家。其親不肯。以葷迫之。初不能食。後亦稍稍。及冠。翹秀。變姻者衆。親彊而娶焉。後嗣主愛其

博雅。累用之。然而柔懦寡斷。惟好釋氏。初從軍平建州。凡所克捷。惟務全活。建人德之。號爲邊羅漢。及克湘潭。鎬爲統軍。諸將欲縱掠。獨鎬不允。軍入其城。巷不改市。潭人益喜之。謂之邊菩薩。及帥於潭。政出多門。絕無威斷。惟事僧佛。楚人失望。謂之邊和尚。

勘箭勘契

太祖初郊。凡闕典大儀。修講或未全備。至於勘契之式。次郊方舉。大禮畢。鑾輅還至闕門。則行勘箭之儀。內中過殿門。則行勘契之儀。勘箭者。其箭以金銅爲簇。長三寸。形若鑿柄。其筈香檀木爲之。長三尺。金縷飾其端。以絳羅泥金囊韜之。金吾仗掌焉。其簇以紫羅泥金囊貯之。駕前司掌焉。每大駕還闕中。扃駐蹕少俟。有司聲云。南來者何人。駕前司告云。大宋皇帝行大禮畢。禮儀使跪奏曰。請行勘箭。金吾司取其筈。駕前司取其簇。兩勘之罷。卽奏曰。勘箭訖。有司又聲曰。是不是。贊唱者齊聲曰。是。如是者三方開扇。分班起居迎駕。大輅方進。勘契者以香壇刻魚形。金飾鱗鬣。別以香檀板爲魚形。坎而爲範。其魚則駕前司掌焉。其範則宮殿門司掌焉。鑾輿

過宮殿門。以魚合範。然後開扇迎駕。其贊唱迎拜。一如勘箭之式。

艾穎

艾侍郎穎。少年赴舉。逆旅中遇一村儒。狀極茸鬪。顧謂艾曰。君此行登第必矣。艾曰。賤子家於鄆。無師友加之。汝上少典籍。今學疎寡。聊觀場屋爾。安敢俯拾耶。儒者曰。吾有書一卷。以授君。宜少俟於此。詰旦奉納。翌日果持至。乃左傳第十卷也。謂艾曰。此卷書不獨取富貴。後四十年。亦有人因此書登科。甲然齡祿俱不及君。記之。艾頗爲異。時亦諷誦。果會李愚知舉。試鑄鼎象物賦。事在卷中。一揮而就。愚愛之。擢甲科。後四十年。當祥符五年。御前放進士。亦試此題。徐奭爲狀元。後艾果以戶部侍郎致仕。七十八歲。薨於汝。徐年四十四。爲翰林學士卒。

盧多遜

盧多遜。相。生曹南。方幼。其父攜就雲陽道觀小學。時與羣兒誦書。廢壇上有古籤一筒。競往抽取爲戲。時多遜尙未識字。得一籤。歸示其父。詞曰。身出中書堂。須因天

水白。登仙五十二。終爲蓬海客。父見頗喜。以爲吉讖。留識於家。迨後作相。及其敗也。始因遣堂吏趙白。陰與秦王廷美連謀。事暴。遂南竄。年五十二。卒於朱崖。籤中之語。一字不差。初多遜與趙韓王。睚眦。太宗踐祚。每召對。卽傾之上。以膚受。頗惑之。黜普於河陽。普朝辭。抱笏面訴。氣懾心懦。奏曰。臣以無狀之賤。獲事累聖。况曩日昭憲聖后。大漸之際。臣與先帝面受顧命。遣臣親寫二券。令大寶神器。傳付陛下。以二書合縱批文。立臣銜爲證。其一書。先后納於棺。一書。先帝手封收宮中。乞陛下試尋之。孤危之迹。庶乎少雪。臣此行。身移則事起。豺狼在途。危若累卵。誰與臣辨。後果得此書于禁中。帝疑既釋。竄多遜於朱崖。上謂普曰。朕幾欲誅卿。故王禹偁韓王挽詞。有鴻恩書冊。府遺訓在。金縢。乃此事也。

胡旦

胡太監旦。知明州。道出維揚。時同年董給事儼。知揚州。遇之。特歡。截篙投舫。以留之一日。延入後館。出姬侍。列殺餼。其宴豆皆上方貴器。飲酣。胡謂董曰。吾輩出於諸生。所享若此。麤亦忝矣。敞舟亦有衰髮二三。容止玩飾。

不侔同年之家。人生會合難得。或不棄。來日能枉駕。敝舟數盃可乎。董感其意。大喜。徐又曰。三品珍器。貧家平生未識。可略假舟中。聊以誇示。荆釵得否。董笑曰。狀元兄見外之甚也。亟命滌濯。以巨盃盡貯之。對面封訖。令送舟中。明日五鼓。張帆乘風。瞥然不告而行。不旬至杭州。薛大諫映亦勝下生也。首問胡曰。過維揚見董同年。否。胡曰。見。又曰。董望之材器英邁。奇男子也。然止是性貪。一日尊前。胡謂薛曰。聊假二千緡。創立鑑湖別墅。郵廳才罷。便當謝病。一扁舟釣於越溪。豈能隨蝸蠅競吻角乎。薛公不得已。贈白金三百星。聊爲釣溪一醉。且願領領之不爲少謝。後知制誥王繼恩平蜀有功。恃勳徵寵。潛溢怨讟。將加恩以銀數千兩賂。且託爲褒詔。事敗。且削籍爲典午。竄潯州安置焉。

王繼忠

真宗爲開封尹。呼通衢中鐵盤市。卜一瞽者。令張耆夏守贊。楊崇勳左右數輩。揣聽聲音。因以爲娛。或中或否。獨相王繼忠。瞽者駭之曰。此人可訝。半生食漢祿。半生食胡祿。真宗笑而遣去。繼忠後爲觀察使。高陽總管。咸

平六年。虜寇望都。與虜酣戰。至乙夜。戎騎合圍數十重。徐戰徐行。旋傍西山而遁。至白城。陷虜。上聞之。甚嗟悼。皆謂卽沒。景德初。戎人乞和。繼忠與撰奏章。而勸諷誘掖。大有力焉。朝廷方知其存。後每歲遣使。真宗手封御帶藥茗以賜焉。繼忠服漢章。南望天闕。稱未死臣。哭拜不起。問聖體起居。不避虜嫌。以其德儀雄美。虜以女妻之。僞封吳王。改姓耶律。卒於虜。人謂陷蕃王氏也。

莫節婦傳

翰林朱昂嘗撰莫節婦傳。大爲人倫之勸。節婦荃。少歸周謂。昭州人。布衣謁太祖。召便殿試時務。大稱上旨。擢贊善大夫。當天造之初。凡所任人。處置從便。符彥卿暴恣不法。除謂爲屬邑。永濟縣令。俾繩之。彥卿聞其來。魂膽俱喪。鞭棗郊迓。謂但揖於馬上。爾境上數強寇。劫財傷人。彥卿受賂。縱之使逸。謂出令敢有藏盜者。斬不數日。亟獲之。不解府。卽時斬決。以案具奏。太祖大壯之。興國二年。詔遣副廣南羅延吉爲轉運副使。以定嶺寇。時奔命赴道。不得與荃別。後委寄繁劇。嶺塞馳走。不還於家。二十六年。父母欲奪荃嫁之。荃泣謂父曰。吾夫豈碌

碌久困者耶。食貧守死俟之。父不敢強。荃執禮事舅姑。益謹。閨壺有法。家素貧。荃歲事蠶績。得絲。則機而爲杼。軸勤儉自營。生計漸盛。雖里之淑婦靜女。罕識其容者。聞其風。則韓笱竦敬。子漸長。築舍於外。購書命師教之。後產業益裕。舅姑將老。附塋選美。大爲喜。坎松檟茂。密。盡得其制。又爲其夫創上腴田數百頃。水竹別墅。亭閭相望。然謂在路。亦修高節矣。荃二十六年間。畢一婚。二嫁。皆清望之族。迨謂歸。俱已皓首。勸夫偕老子家林焉。

黃晞

黃晞。閩人。皇祐初游京師。不踐場屋。多以古學游搢紳之門。凡著書。自號聲隅子。走京塵幾十年。公卿詞臣。無不前席。晞履裂帽破。馳走無倦。後詞臣重晞之道者。列章爲薦。盡力提挽。朝恩甚優。授京官。知巨邑。有旨留國子監。將有司業之命。始拜敕。徧謝知己。才三日。館於景德如意輪院。一日晚歸。解鞍少憩。謂院僧曰。僕遠人也。勤苦平寒。客路漂泊。寒暑未嘗溫飽。今日方平生事畢。且放懷酣寢一夕。請戒僧童。慎無見喧。僧諾之。扃扉遂

寢。翼日大曉。寂無所聞。寺僧擊牖大呼。已卒於榻矣。

范質

范魯公質。舉進士。和凝相主文。愛其私試。因以登第。凝舊在十三人。謂公曰。君之辭業。合在甲選。暫屈爲第十三人。傳老夫衣鉢可乎。魯公榮謝之。後至作相。亦復相繼。時門生獻詩。有從此廟堂添故事。登庸衣鉢亦相傳之句。初周祖自鄴起師。向闕。京國罹亂。魯公遁迹民間。一旦坐對正巷茶肆中。忽一形貌怪陋者。前揖云。相公相公。無慮無慮。時暑中。公執一葉素扇。偶寫大暑去酷。更清風來。故人一聯在上。陋狀者奪其扇曰。今之典刑。輕重無準。吏得以侮。何啻大暑耶。公當深究獄弊。持扇急去。一日於祆廟後門。一短鬼手中執其扇。乃茶邸中見者。未幾。周祖果以物色聘之。得公於民間。遂用焉。憶音陋鬼之語。首議刑典。疏曰。先王所恤。莫重於刑。今繁苛失中。輕重無準。民罹橫刑。吏得侮法。願陛下留神刑典。深軫無告。世宗命公與臺官劇可久。知雜張湜聚都省。詳修刊定。惟務裁減。太官供膳。迨五年書成。目曰刑統。

鸚鵡

一巨商姓段者。蓄一鸚鵡。甚慧。能誦隴客詩。及李白宮詞。心經。每客至。則呼茶。問客人安否。寒暄。主人惜之。加意籠養。一旦。段生以事繫獄。半年方得釋。到家。就籠與語。曰。鸚哥。我自獄中。半年不能出。日夕惟只憶汝。汝還安否。家人餵飲無失。時。否。鸚哥語曰。汝在禁。數月。不堪不異。鸚哥籠間。歲久。其商大感泣。遂許之。曰。吾當親送汝歸。乃特具車馬。攜至秦隴。揭籠泣放。祝之曰。汝却還舊巢。好自隨意。其鸚哥整羽徘徊。似不忍去。後聞常止巢於官道隴樹之末。凡吳商驅車入秦者。鳴於巢外。問曰。客還見我段二郎安否。悲鳴祝曰。若見時。爲道鸚哥甚憶二郎。余得其事於高虞晉叔。事在熙寧六七年間。

錢俶

開寶九年。錢忠懿俶來朝。上遣皇子德昭。迓於南京。車駕爲幸禮賢宅。撫視館籩什物。充滿庭墀。俶至。詔處之。賜劍履。上殿。書詔不名。妻子俱朝。封妻爲吳越國王妃。召父子宴射苑中。諸王預坐。一日。賜俶獨宴。惟太宗。秦王侍坐。上愛俶姿度凝厚。笑曰。眞王公材。俶拜謝。中人

掖起。上遣太宗與俶。敍齒爲昆仲。俶循走叩頭泣謝。曰。臣燕雀微物。與鸞鳳序翼。是驅臣子速死之地也。獲止時。上將幸西京。乞扈從。不允。曰。天氣尙熱。卿宜歸國。宴別於廣武殿。後三年來朝。宴於長春殿。劉鋹李煜二降王預焉。未幾。會陳洪進納土。俶情頗危戚。乞罷。吳越王詔書。願呼名。不允。從征太原。每晨趨。雞初鳴。曉與羣臣候於行在。嘗假寐於寢廬。上知之。諭曰。知卿入朝太早。中年宜避霜露。每日遣二巨燭先領引子。前頓候謁。而已。駕至并門。繼元降。上御崇臺。戮其拒王師者。流血滿川。上顧俶曰。朕固不欲爾。蓋跋扈之惡。勢不可已。卿能自惜一方。以圖籍歸朝。不血於刃。乃爲嘉也。俶但叩頭怖謝。未久。身留於朝。願納圖貢。昆蟲草木。亦無所傷。朝廷遣考功郎范旻。知杭州。至則悉以山川土籍。管鑰。庾廩數。敬授於旻。遂起遣兵民投闕。俶最後入覲。知必不還。離杭之日。徧別先王陵廟。泣拜以辭。詞曰。嗣孫俶。不孝。不能守祭祀。又不能死社稷。今去國修覲。還邦未期。萬一不能再掃松楸。願王英德。各遂所安。無恤墜緒。拜訖。慟絕。幾不能起。山川爲之慘然。

李建勳

鍾山相李建勳。少好學。風調閑粹。徐溫以女妻之。奩囊之外。復賜田沐邑。歲入巨萬。雖極富盛。不喜華靡。屏斥世務。喜從方外之遊。徧覽經史。資稟純儒。故所以常居重地。寡斷不振。其爲詩。少猶浮靡。晚年方造平淡。營別墅於蔣山。泉石佳勝。再罷相。逼疾求退。以司徒致仕。賜號鍾山公。或謂曰。公未老無疾。求此命。無乃復爲九華先生耶。九華卽宋齊邱。常乞骸。屢矯國主。公曰。余嘗笑宋公輕以出處。敢違素心。吾必非壽考之物。勞生紛擾。耗真靈魂。求數年間適爾。嘗蓄一玉磬尺餘。以沈香節安柄。叩之聲極清越。客有談及猥俗之語者。則擊玉磬數聲於耳。客或問之。對曰。聊代洗耳。一軒勝曰。四友軒以琴爲嶧陽友。以磬爲泗濱友。南華經爲心友。湘竹簟爲夢友。果遂閒曠。五年而卒。江南之佳士也。

徐常侍

徐常侍。得罪竄邠。平日嘗走書託洪州永新都官胡克順曰。僕必死于邠。君有力。他日可能致我完軀。轉海歸葬故國。侍先子於泉下。卽故人厚恩也。未幾果遣計來。

告順感其預託。創巨舟。齋厚費。親信往邠迎之。舟出海隅。一巨邑忘其名。邑有東海大帝祠。帳殿嚴盛。禱享填委。時索湘典。邑舟未至。鉉先謁之。稱江南放叟徐鉉。湘素聞其名。悚然迎拜。冠服嚴偉。笑談高逸。曰。僕得罪於邠。幸免囚置。放歸故里。艤舟邑下。因得拜謁。仍有少懇。拜聞。迨晚再謁。語訖失之。湘大駭。未久。津吏申有徐常侍靈柩船到岸。湘大感動。亟往舟撫其孤。曰。先公有容否。曰。有。遂張之於津亭。果適之來謁者。湘設席感動。置醪俎。再拜以奠。迨暝。果至。曰。適蒙厚饗。多謝。實己之幸。蓋少事不得已。須至拜叩。僕在江南爲學士。日一里。舊齋一寶帶。託僕投執政。變一巨獄。僕時頗有勢。欲執政不敢違。然事不枉法。以賊名望身。恐旅櫬過廟。帝所不容。君宰封社。廟籍鄉版。皆隸於君。君爲吾禱之。帝必無難。湘感其誠。告爲之潔沐。過如己事。齋心冥禱。訖令解繹。過廟恬然。無纖瀾之驚。薄暮果再至。飾巾懷刺爲謝。其刺題曰。鉉專謝別東坡。索君賢者。含喜再拜。欵然而去。泊再開。其刺旋爲灰飛。湘頗懷東坡之疑。後果爲左諫議大夫。

江夢孫

廬山布衣江夢孫。潯陽人。博綜經史。孝弟介潔。不妄語。不隱己過。李主召置門下。爲國子司業。一旦面陳曰。迂儒無所補。平生讀書。意在惠民。空言無益。願求一官。以自效。主曰。胡爲卑飛。自喪其節耶。固不許。固求之。補天長縣令。以官誥示之曰。授告罷。與君無賓友之容。指其庭曰。此地卽君斂板趨伏之所也。君寧甘乎。夢孫曰。苟遂素願。無憚其他。乃授之。至其治所。吏白曰。正廳凶惡。自來邑令居之。怪異不得其終。已陳設使廳矣。江因呵曰。長民不踞正廳。非禮也。旣上事久之。果有妖物。嘯梁仆瓦。喧號萬狀。羣吏伏匿。江整衣焚香奠酒。語鬼曰。僕爲令。合踞此廳。君等有祠堂林墓。安得居此耶。吾行己不欺閭室。無懼君輩。此處必有祀典尊神。吾當告之。語訖。移榻就寢。高枕而臥。寂無見聞。後視事。率以簡易。仁恕爲理。民士愛之。甫及滿任。解秩歸田。縣人緣河泣涕。挽舟酷留。凡不絕者三日。主聞之。嘉歎不已。手批委曲。以美爵誘之。惇勸再任。堅然不起。耕田侍母。氏暇則以經術課諸生。及子直木。後爲員外郎。

李煜幼子

後主煜幼子。宣城郡公。仲宣后周氏所生。敏慧特異。眉目神采。若圖畫。三歲能誦孝經及古雜文。煜置膝上。授之以數萬言。因作樂。盡別其節。宮中讌侍。自然知事。親之禮。見士大夫。揖讓進退。皆如成人。棲霞道者。異僧也。能知往事。自鍾山迎於大內。令嬪御抱出。此兒見之。自能合掌於額。棲霞曰。不祥之器也。此兒與陛下並后。夙有深冤。以陛下積德。不能酷償。故爲劫恩愛賊。託掖庭。割父母之肝腸。宜善養之。而勿戀。年五歲。忽自言曰。兒不能久居。今將去矣。因瞑目逝。周后在疾。聞之。亦逝。煜悼痛傷悲。哽噎幾絕者數四。將赴井。救之獲免。

張遇賢

虔州妖賊張遇賢。循州縣小吏也。縣村有神降於民。與人交語。不見其形。言禍福。輒中。民競依之。遇賢因置香果於神。神謂衆曰。張遇賢是第十八尊羅漢。可留事我。遇賢親聞之。遂留其家。奉事甚謹。旣而羣盜大起。無所統一。乃禱於神。求當如主者。曰。張遇賢當爲汝主。衆因推爲中天八國王。改年爲長樂。辟置百官。神曰。汝輩可

度嶺取虔。羣賊奉遇賢。變南康。虔州節度使賈浩。始甚輕之。殊不設備。賊衆蟻聚。遂至十萬。遇賢自擇巖際。據白雲洞。造宮室。羣劫四出。攻掠無度。李主環遣都虞候嚴思討之。邊鎬監軍環諭鎬曰。蜂蟻空恃妖幻。中無英雄。至則可擒。果至。連敗其衆。遇賢日。審告神。神曰。吾力謝福衰。庇汝不及。善自爲處。遂執之。斬於建康市。

萬柳溪邊舊話

尤 玘

蟹

兵部侍郎五湖公性愛蟹。秋風蟹肥。日把酒持螯。與客嘯傲。山陰術士袁大韜者。其術動帝皇。孝宗時。時召前席。賜資不可勝計。大韜挾人主之寵。往來三公九卿間。而與兵侍公最昵。一日訪公里第。值公在華藏寺。遂操扁舟。擢湖而來。公方與客飲雲海亭上。漁人網得八大蟹。其內有二重幾一觔。非復平日所見。公甚喜。捐錢數百文賞之。而大韜適至。喜而劇飲。大韜曰。某近遇一異術。能知人食料。兵侍公曰。今得八蟹。一主六客。孰兼食者。大韜默坐。屈指數十迴算之。面漸赤。大叫曰。異事。異事。七人俱不得食。蟹衆皆大笑。韜復默算者久之。謂兵

侍公曰。公五年以內。未得食蟹。公亦大笑。未幾。客有朱朗卿與弟遂卿者。偕去。酒方數行。催庖人治蟹。甚急。遂卿奔來曰。吾兄催蟹。啓釜觀之。睹一落足甚巨。取而嘗之。頃刻眩倒。衆共奔視。朗卿死矣。二三客迎醫治。木各司其事。至暮。遂不能救。大韜手取諸蟹。傾於湖濱。偶遺一二。落足於岸左。一犬食之。立斃。而湖濱大小魚之死者。不可以數計。湖中漁舟百十。皆仰尤氏爲衣食者。乃召進蟹人問之。曰。得於湖岸。大垂楊下。公命僕夫持鍤掘之。得赤首巨蛇數十。蟹之大者。以久滄毒氣也。兵侍公甚憐朗卿。厚葬之。而恤其子弟。厚賜大韜數十金。終身戒不食蟹。

江南餘載

闕 名

刁侃

祕書郎刁侃。文安郡公。按文安郡公徐游。知誨子也。初名景。游避元宗諱。去景字。之愛婿。姻連戚里。第宅蕭灑。一日侃弟妹於庭下。忽見二人沿古槐而上。以瓦擊中之。應手墮地。四肢雖具。長纒二寸許。狀如世所畫。夜又然。瘞之。是夕侃家堂室之間。鬼怪無數。或見大手。

或呈巨額。如是者三夕餘。設醮謝之。猶不已也。是時周維簡講易於侃別院。獨無變怪。於是盡徙焉。維簡方說泰卦。倦而假寐。恍惚中見冠裳者數百人。前揖自言。昔自南岳來。寄居古槐。歲月已久。今刁侃弟妹皆無道。橫害二子。悲歎不堪。適當索償。既匿先生之舍。且先生方講聖經。非某措手之時。願聞談義。容解脫之矣。維簡驚覺。爲之齋沐旬日。終篇鬼怪乃絕。

江淮異人錄

吳淑

司馬郊

司馬郊一名凝正。一名守中。遊於江表。常被冠褐。躡屐而行。日可千百里。衣褐不改作。而常新。所爲寵暴人無敢近之者。能詐死。以至青腫臭腐。俄而復活。嘗止於宣州。開元觀。自宣之歙。時道士紹修默。亦往歙州。至城門遇之。與同行。修默避之。先往至一鎮。戍方息於逆旅。郊續至。修默隱身潛窺之。見郊入別店中。召主人與飲。因而凌辱之。主人初亦敬謝。郊不爲已。而更擊之。既而互相搏擊。郊忽踣於地。視之已死。體冷色變。一市皆聚觀。乃召集鄉里。縛其主人。險屍責詞。將送於州。時已向夕。

欲明旦乃行。至中夜。復聞店中喧然曰。已失司馬尊師矣。而人方悟郊詐死。釋其主人。修默明日侵曉乃行。至前百里許。問人曰。司馬尊師何時過此。曰。今早已過矣。明日復行百里。問之曰。昨日已早過矣。及到歙州。問之亦然。每往來上江諸州。至一旅舍。安泊久之。將去。告其主人曰。我所有竹器不能將行。取火焚之。主人曰。方風且竹屋低隘。不可舉火。郊不已。衆人共拜勸之。郊怒不聽。乃發火於室中。持一大杖。立於門側。敢至者擊之。郊有力人無敢近之者。俄而火甚。焰出於竹瓦之隙。人皆惶駭。既而火滅。郊所有器什皆盡。所臥牀皆熏灼。而薦席無有焦者。有朱翊者爲池州法掾。郊過詣之。謂朱曰。君色甚惡。當病。我卽去。君病中能念我。或呼我姓名。當有所應。翊不之信。後十餘日。果病熱疾。數日甚劇。忽憶郊之言。意甚神之。因稽首思念。求祐。初朱已病。惡見人在己前。有小吏陳某者。常指使如意。令入室侍疾。亦吐去之。家人守之戶外。無得入者。至是朱恍惚見陳某持一甌藥進之。朱飲之。便覺意爽體佳。呼家人曰。適陳某所持來藥。甚效。當令更進一服。家人驚曰。比不令人入。

室陳安得至此。朱乃悟郊之垂祐也。自是朱疾漸平。郊嘗居歙州某觀。病痢困劇。觀主欲申白官司。先以意聞郊。郊怒曰。吾疾方愈。何勞若此。既漸困篤。觀主不得已。乃口白縣令姚蘊。蘊使人候問之。郊曰。姚長官何故知吾病也。來者以告郊。怒忽起。結束。經入某山中。其行如飛。後十餘日。持一大杖。求觀主將捶之。觀中道士共禮拜求救。乃免。嘗至洪州市中。探鮮食之。市中小兒呼曰。道士喫鮮。郊怒以物擊小兒。中面流血。巡人執郊。送於虞候。虞候素知其名。方善勸說之。郊乃極口怒罵。虞候不勝其忿。杖之。至十郊謂人曰。彼杖我十五。可得十五日活。杖我十。日死矣。既而果然。後入廬山。居簡寂觀。因醉臥數日而卒。臨終。令置一杖於棺中。及葬。覺棺空。發之。唯杖在焉。

聶師道

聶師道。歙人。少好道。唐末。于濤爲歙州刺史。其兄方外爲道士。居於郡南山中。師道往事之。濤時往詣方外。至於郡政。咸以諮之。乃名其山爲問政山。吳朝以師道嘗居是山。因號爲問政先生焉。初。方外在山中。郡人少信

奉者。及師道至。脆信日至。而富實。師道嘗與友人同行。至一逆旅。友病熱疾。村中無復醫藥。或教病者曰。能食少不潔。可以解。及病危。因復勸之。人有難色。師道諭之曰。事急矣。何難於此。吾爲汝先嘗之。乃取啗之。人感其意。乃食。而病果愈。後給事中裴樞爲歙州。當唐祚之季。詔令不通。宣州田頴。池州陶雅。舉兵圍之。累月。歙人頻破之。後食盡。援絕。議以城降。而城中殺外軍已多。無敢將命出者。師道乃自請行。樞曰。君乃道士。豈可遊兵革中耶。請易服以往。師道曰。吾已受道法科教。不容易服。乃縋之出城。二將初亦甚怪。及與之語。乃大喜曰。真道人也。誓約已定。復遣還城中。及期。樞適有未盡。復欲延期。更令師道出諭之人。謂其二三。咸爲危之。師道亦無難色。及復見二將。皆曰。無不可。唯給事命。時城中人獲全。師道之力也。吳太祖聞其名。召至廣陵。建紫極宮。以居之一夜。有羣盜入其所止。至於什器。皆盡取之。師道謂之曰。汝爲盜。取吾財。以救饑寒也。持此將安用之。乃引於曲室。盡取金帛與之。仍謂之曰。爾當從某處出。無巡人可以無患。盜從所教。竟以不敗。後吳朝遣師道至

龍虎山設醮。道遇羣盜劫之。將加害。其中一人熟視師道。謂同黨曰。勿犯先生。令盡以所得還之。羣盜亦皆從其言。因謂師道曰。某卽昔年揚州紫極宮中爲盜者。感先生至仁之心。今以奉報。後卒於廣陵。時方遣使於湖湘。使還至某處。見師道問之曰。何以至此。師道曰。朝廷遣我醮南嶽。使者以爲然。及入吳境。方知師道卒矣。師道姪孫紹元。少入道。風貌和雅。善屬文。年二十餘。卒。初紹元既病劇。有四鶴集於紹元所處屋上。及其卒。人見五鶴冲天而去。

耿先生

耿先生者。江表將校耿謙之女也。少而明慧。有姿色。頗好書。稍爲詩句。往往有嘉旨。而明於道術。能拘制鬼魅。通於黃白之術。變怪之事。奇偉恍惚。莫知其何從得也。保大中。江淮富盛。上好文雅。悅奇異之事。召之入宮。蓋觀其術。不以貫魚之列。待特處之別院。號曰先生。先生常被碧霞帔。見上多持簡。精彩卓逸。言詞朗暢。手如鳥爪。不便於用。飲食皆仰於人。復不喜行宮中。常使人抱持之。每爲詩句。題於牆壁。自稱北大先生。亦莫知其旨。

也。先生之術。不常的然發揚於外。遇事則應。闡然而彰。上益以此重之也。始入宮。問以黃白之事。試之皆驗。益復爲之。而簡易不煩。上嘗因暇。顧謂先生曰。此皆因火以成之。苟不須火。其能成乎。先生曰。試爲之。殆亦可。上乃取水銀。以硃紙重複裹之。封題甚密。先生內於懷中。良久。忽若裂帛聲。先生笑曰。陛下嘗不信下妾之術。今日面觀。可復不信耶。持以與上。上周視題處。如舊發之。已爲銀矣。又嘗大雪。上戲之曰。先生能以雪爲銀乎。先生曰。亦可。乃取雪實之。削爲銀錠狀。先生自投於熾炭中。灰埃盆起。徐以炭周覆之。過食頃。曰。可矣。乃持以出。赫然洞赤。置之於地。及冷。爛然爲銀錠。而刀迹俱在。反視其下。若垂酥滴乳之狀。蓋初爲火之所融釋也。因是先生所作雪銀甚多。上誕日。每作器用。獻以爲壽。又多巧思。所作必出於人。南海嘗貢奇物。有薔薇水。龍腦漿。薔薇水清泚郁烈。龍腦漿補益男子。上寶惜之。每以龍腦漿調酒服之。香氣連日不絕於口。亦以賜近臣。先生曰。此未爲佳也。上曰。先生豈能爲之。曰。試爲。應亦可。就乃取龍腦。以細絹袋之。懸於琉璃瓶中。上親封題之。置

酒於其側而觀之。食頃。先生曰。龍腦已漿矣。上自起。附耳聽之。果聞滴瀝聲。且復飲少。選又視之。見瑠璃瓶中。湛然如勺水矣。明日發之。已半瓶。香氣酷烈。逾於舊者。遠矣。先生後有孕。一日謂上曰。妾此夕當產。神孫聖子。誠在此耳。請備生產所用之物。上悉爲設之。益令宮人宿於室中。夜半。烈風震霆。室中人皆震懼。是夜不復產。明旦。先生腹已消。如常。人上驚問之。先生曰。昨夜雷電中生子。已爲神物持去。不復得矣。先生嗜酒。至於男女大慾。亦略同於常。後亦竟以疾終。古有神仙多睡跡。混俗先生。豈其人乎。余頃在江南。嘗聞其事。而宮掖祕奧。說者多異同。及江南平。在京師。嘗詣徐率。更游游。卽義祖之孫也。宮中之事。悉能知之。因就質其事。備爲余言。

潘辰

潘辰者。大理評事潘鵬之子也。少居於和州。樵採雞籠山。以供養其親。嘗過江。至金陵。泊舟秦淮口。有一老父。求同載。過江。辰敬其老。許之時大雪。辰市酒與同飲。及江中流。酒已盡。辰甚恨其少。不得醉。老父曰。吾亦有酒。乃解巾於髻中。取一小葫蘆子。頃之極飲不竭。辰驚益

敬之。及至岸。謂辰曰。子事親孝。復有道氣。可教也。乃授以道術。辰自是所爲詭異。世號之爲潘仙人。能掬水銀於手中。按之卽成銀。嘗入人家。見池沼中有落葉甚多。謂主人曰。此可以爲戲。令以物灑取之。置之於地。隨葉大小。皆爲魚矣。更棄於水。葉復如故。有蒯亮者。嘗至所親家。同坐者數人。見辰過於門。主人召之。乃至。因謂辰曰。請先生出一術以娛賓。辰曰。可。顧見門前有鐵砧。謂主人曰。得此鐵砧。可以爲戲。因就假之。既至。辰乃出一小刀子。細細切之。至盡。坐客驚愕。既而曰。假人物。不可壞之也。乃合聚之。砧復如故。又於袖中出一幅舊方巾。謂人曰。勿輕此。非一人有急。不可從余假之。他人固不能得也。乃舉以蔽面。退行數步。則不復見。能背本誦所未嘗見書。或卷而封之。置之於前。首舉一字。則誦之終卷。其間點竄塗乙。悉能知之。所爲多此類。亦不復盡紀。後亦以疾卒。

江處士

歙州江處士。性冲寂。好道。能制鬼魅。鄉里中嘗有婦人。鬼所附著。家人或髣髴見之一夜。其夫覺有人與婦共

寢乃急起持之。呼人取火共縛。及火至。正見捉己所繫。腰帶也。廣求符禁。終不能絕。乃往詣江。江曰。吾雖能禦之。然意不欲與鬼神爲讎。爾旣告我。當爲遣之。令歸家。灑掃一室。令一童子烹茶待吾。至無得令人輒窺。如其言。江尋至入室。坐令童子出迎。客果見一綠衣少年。貌甚端雅。延之入室。見江再拜。江命坐。乃坐啜茶。不交一言。再拜而去。自是婦人復常。有人入山伐木。因爲鬼物所著。自言曰。樹乃我之所止。汝今見伐。吾將何依。當假汝身爲我窟宅。自是其人覺皮膚之內。有物馳逐。自首至足。靡所不至。人不勝其苦。往詣江。人未至。鬼已先往。江所居有樓。樓北有茂竹。江方坐樓上。覺神在竹林中。呼問之。鬼具以告。且求救過。江曰。吾已知矣。尋而人至。謂之曰。汝可於鄉里中。覓空屋。人不居者。復來告。吾人往尋得之。江以方寸紙。置名與之。戒之曰。至空屋棄之。如言而病失。又嘗有人爲夔鬼所撓。其家置圖畫於樓上。皆爲穢物所污。以告之。江曰。但封閉樓門三日。當使去之。如言。三日開之。穢物盡去。圖畫如故。余有所知。世居歙州。親見其事。

張訓妻

張訓者。吳太祖之將校也。口大。時人謂之張大口。吳太祖在宣州。嘗給諸將鎧甲。訓所得故敝。不如意。形於詞色。其妻謂之曰。此不足介意。但司徒不知。苟知之。必不爾。明日。吳公謂張曰。爾所得甲如何。張以告公。乃易之。後吳公移廣陵。嘗賜諸將馬。訓所得復鶩弱。訓亦不滿意。妻復言如前。明日。吳公又問之。訓復以爲言。公曰。爾家事神耶。訓曰。無公曰。吾頃在宣州。嘗賜諸將甲。是夜夢一婦人。衣真珠衣。告予曰。公賜張訓甲甚敝。當爲易之。及吾問汝。果然。乃爲汝易之。今賜諸將馬。復夢前珠衣婦人。告予曰。張訓所得馬。非良馬也。其故何哉。訓亦不能測也。訓妻有衣箱。常自啓閉。訓未嘗見之。一日。妻出。訓竊啓之。果見珠衣一襲。及妻歸。謂訓曰。君開我衣箱耶。初。其妻每食。必待其夫。一日。訓歸。妻已先食。謂訓曰。今日以食味異常。不待君先食矣。訓入廚。見甌中蒸一人頭。訓心惡之。陰欲殺之。妻謂曰。君欲負我耶。然君方爲數郡刺史。我不能殺君。指一婢曰。殺我。必先殺此。不爾。君必不免。訓遂殺妻及其婢。後果爲刺史。

洪州書生

成幼文爲洪州錄事參軍。所居臨通衢而有窗。一日坐窗下。時雨霽泥濘。而微有路。見一小兒買鞋。狀甚貧窶。有惡少年與兒相遇。絀鞋墜泥中。小兒哭求其價。少年叱之不與。兒曰。吾家旦未有食。待買鞋營食。而悉爲所污。有書生過。憫之。爲償其值。少年怒曰。兒就我求錢。汝何預焉。因辱罵之。生甚有愠色。成嘉其義。召之與語。大奇之。因留之宿。夜共話。成暫入內。及復出。則失書生矣。外戶皆閉。求之不得。少頃復至。前曰。且來惡子。吾不容已。斷其首。乃擲之於地。成驚曰。此人誠忤君子。然斷人之首。流血在地。豈不見累乎。書生曰。無苦。乃出少藥。傅於頭上。捽其髮。摩之。皆化爲水。因謂成曰。無以奉報。願以此術授君。成曰。某非方外之士。不敢奉教。書生於是長揖而去。重門皆鎖閉。而失所在。

瞿童

瞿童。字柏庭。以字爲名。辰州辰谿人也。華眉廣額。長準秀目。勤事而寡言。大曆四年。西川潰將楊林。爲澧陽守。不戢部下兵。縱其黨賈子華。率千人假道武陵。劫五溪。

五溪之人。逃難四散。時柏庭十四。侍母走武陵。寓居崇義鄉烏頭里。桃源觀道士黃山寶。偏宅柏庭。因山寶願。師事上清三洞法師黃洞源。山寶引覲。具道柏庭志。洞源辭以柏庭奉母。須甘旨。山寶曰。柏庭母在山寶廬。幸有繼給。倘蒙收拾貧賤。所望容納。洞源許之。後亦時給柏庭母衣食。僅二周載。六年正月。柏庭喪母。旣葬。服勤事洞源不懈。凡事役力辦不倦。拋棄惡食。必與愛惜。辭而飯之。七月。洞源買藥至襄陽市。每入市。令柏庭持裝橐。柏庭必閉目處衆中。洞源讓曰。處衆而睡。人奪汝攜。柏庭曰。非有睡也。悶衆之喧喧耳。九月。洞源南歸。行及宜城。去襄陽百餘里。洞源遽曰。香爐。捐主人。奈何。柏庭請復取。白洞源暫休以俟。不時頃。持爐還。洞源驚問。答曰。尊師方在途。恐留滯。故疾行。洞源信然。七年二月。朗州刺史胡叔清。招洞源下郡。赴之。留柏庭山中。植果藥。踰二十日。洞源來。向柏庭一一詰之。答曰。自尊師去。州。祇於仙林。尋仙穴。洞源問所尋何見。答曰。見石室。石牀。石几。洞源曰。石室何許。曰。許去一里半。洞源疑而不窮。又句。柏庭於藝圃中。得一碁子。捧呈洞源。曰。秦人棋子。

洞源異之。曰：誰謂汝烏知其然？復曰：是誠秦人棋子。洞源諦視之，狀若小龜，光潤如玉，遂貯籙囊中。後因閱籙開囊，緘記如舊亡棋子矣。夏四月，忽白洞源願屈歸巖洞。時久霖雨澍，洞源既未決信，竟不果行。八年五月二十七日，始听洞源命柏庭河畔視船，往復不二里。及午方回，洞源訶之來，何遲？柏庭曰：觀西南十五步許，有小橋，橋上遇一老尊，負杖挂物，呼令隨去。柏庭不敢，由是晚三十早朝，褹常所繫布帶，以一紙繩束腰，跣足履草屨，昇尊殿及洞源嚴修之處，各焚香跪拜。既而辭洞源，又拜洞源，憑几問曰：汝辭吾安往？答曰：歸仙洞。洞源曰：吾隨汝可乎？曰：不可。洞源又曰：何爲不可？柏庭曰：前時尊師不決去，迺今不可。因諭洞源當以時遷棲。洞源曰：十年易居，昔賢遺旨，吾有志矣。今汝去，何時復見？答曰：期十八年。洞源欲留之，不克。卽聲命同觀道士朱靈誓曰：朱老師看仙人來。靈誓睨柏庭曰：童子今日顏色異常光輝。洞源門人何清鎬、朱神靜、童子陳景所、譚伯璣、僧圓囑、柏庭服短布衣，烏繪巾，逡巡卻行三移步，忽然不見。洞源與道徒皆愕眙。庭際有一栗樹，謂暫旁立洞

源曰：得無映樹乎？求之無蹤。卽聲鐘集觀戶，將逼索林莽，觀戶至東北林際，遇一大蛇當路而止。十一年，兄僊信從辰州來，聞弟登仙，至桃源，又師事洞源爲道士巖居兩歲。遊嵩山，失所在。建中元年四月，洞源遷居江州廬山。貞元五年十一月，復遷居潤州茅山。十八年春，潤州郵檄人於延陵縣界，見一少年前行，如人郵者，促步期及，竟不能追。延陵闔茅山三十里，郵人望見，徐步入山門。是日，女道士蕭冷然在鶴臺，見少年持小漆函蓋貯素書，直未入門，舉一足履闔。冷然問曰：汝爲誰？答曰：瞿柏庭。因問冷然，黃尊師何在？冷然指示路處。髣髴記有柏庭名，卒然不悟。久之，忽了辨，卽攝衣詣洞源，問瞿柏庭來乎？洞源唯唯，不明諭。秋八月，旣朔之旬，洞源謂門弟子曰：吾將踏滄海爲備裝，或以未可行爲請。踰一年，當午，洞源化真。造曰：代人傳瞿童登仙之跡，皆怪異，可惑。予自幼貶武陵守，至之日，則詳詢舊老，迺詭說加甚。值暇日，遊沅江滄浪合流，問之於漁人曰：柏庭有同學陳景所，已五徙居，今復爲桃源道士，易名通微。又改正長，始均執勞，久練行事，傳疑百說，不若一見。予得

言忘食。遂命逆之。未獲至。若不克見。及期而朝。門吏導景昕前庭。冠青羅冠。衣碧綠衣。冰顏雪膚。皓髭蒼眉。端簡足跡。肅容陳詞。予不知幸之喜之至也。既至休館。徐問所感。景爲具辨。因裂牘直紀。用祛後疑。長慶二年五月三日。朗州刺史溫造述。上清三洞道士陳通微傳實。

鬼董

闕名

章翰

章翰。少時有志氣。長安交游豪俠。宅新書坊。有愛妾曰裴六郎者。容範曠代。宅於崇仁。翰常悅之。居無何。翰有故游近畿。數月方回。及至。妾已病死。翰甚悼之。既而日暮。因宿其舍。尙未葬。殯於堂奧。既無家室。翰曰。平生之愛。存沒何間。獨宿繡帳中。夜半後。庭月皓然。翰悲歎不寐。忽見門屏間有一物。傾首而窺。進退逡巡。入庭中。長丈許。著豹皮褌。鋸牙披髮。更有三鬼。繼進。乃拽朱索。舞於月下。相與言曰。牀上貴人。柰何。又曰。寢矣。便升階。入殯所。拆發。昇襯於月中。破而取其尸。糜割肢體。環坐共食之。血流於庭。衣服狼籍。翰恐懼。且痛之。自分曰。向叫我作貴人。我今擊之。必無苦。遂潛取帳外竿。忽於暗中

擲出。大叫擊鬼。鬼大駭。走。翰乘勢逐之。西北隅。踰垣而去。有一鬼。最後不得上。翰擊中流血。乃得去。家人聞變。亂起來救之。翰具道其事。將收餘骸。及至堂。殯所儼然如故。而噉處亦無所見。翰恍惚以爲夢中。驗其牆有血。其上有迹。竟不知其然後數年。翰貴達。

周浩

秦熺之客。洛入周浩。卜居西湖。鄰邸有白衣少婦來寓。豔冶而慧。始見。猶自匿。稍久。目成。心通。叩諸鄰。鄰曰。汴人李氏。夫死。服將除。方謀再行。浩厚致媒幣。室之婦能先事中。浩意相得甚歡。歲餘。觀濤於江。見雙鬟女。美出妻右。心慕之。茶肆姥曰。此女居六和塔。父母亡矣。獨與姨處。方願以樂藝自鬻。浩捐金數千。方獲焉。始至其家。妻妾順比。如墳。後忽忿爭。浩諭不可解。至相毆擊。兩怒方厲。黑煙蓬勃。出自吻。蔽屋如墨。奇響一聲。煙銷室空。二豔俱失。遣人妨其姨。蕩然砂磧也。浩怪愕。不敢居其居。從傳法寺假僧房。徙焉。元日。四鼓。欲之。秦氏賀甫出門。陰氣霏然。籠燭隨滅。妻不知從何來。怒罵曰。無行。棄我逃釋。謂終不能近汝耶。浩罔然不省其妖。隨謝之。

婦曰。我已徙居入城矣。偕至小宅中。歡飲共宿。明日乃得之。望仙橋下。半臥水中。喘息僅屬。掖歸療治。數日乃愈。浩益恐。遷館於秦氏。一夕坐書室。有穴窗者。叱之。隨聲自隙入。妾也。鉛丹不施。雙鬟紛披。而態度愈明。豔倚。浩嬌怨曰。主母妒悍。正藉君主張。乃儒不能令。使我至此。且彼非人。乃死老魅。君何爲惑之。浩亦迷罔不省。留共寢。妾挽出游。偕飲中瓦酒家。聞寺鐘而寤。身乃在後圃池中。污泥滿耳鼻。秦氏呼一道士制之。不驗。乃使四卒夜番守之。浩雖不得出。而二女間夜至。或憑浩言云。云叫呼。瘡厭之。使他客送往建康。道遇時中。時中曰。是水族之怪也。繫爲白衣。穴西湖。獺爲少女窟於江。弗速拯。將死於溺矣。爲檄江湖神。俾繫二物。曰法不許殺也。初周浩在西京。困不自聊。有洛瀕老翁。聞洛中溺鬼相謂。翌日欲取白衣士自代。其衣下穿而姓周翁。且而待日中。而浩至。姓狀衣袂如鬼語。力挽駐之。乃脫。至此又復遇水魅云。

金燭

秦檜專柄時。雅州守奉生日物。甚富。爲椽燭百餘。範精

金爲之心。而外灌花蠟。他物稱是。使衙前某。與卒十輩持走都下。至鄂州之三山。遇暴雨。休於道傍草舍。主人書生也。窶甚。方冬。猶絺葛。臥牛衣中。蹙然曰。雨甚。日向暮。屋滿不可居。恐敗官物。去此荒徑里許。客舍甚整。盍往憩。衆俾導以往。至則果有民居焉。其人姓魚氏。見客喜出迎。燂湯治飯。問所以來。婦側聞之。摘語其夫。此持太師壽禮。必厚齋。可圖也。夫曰。吾寧能敵十夫哉。婦解囊示之。蓋婦能貨藥。常爲姪尼蕩女輩殺子。故蓄毒甚多。遂取殺鼠藥。和諸毒。併實酒中。而飲之。中夜藥發。皆昏然。不知人。獨衙前者飲少。不能毒。魚運斤擊之。十卒併命。他物悉藏。瘞獨不知。燭中有金。不甚惜。姑置榻下。會生納婦。以兩炬與之。生持歸。堅不可燃。刮視而金見。遂數數乞燭於魚。魚疑焉。取餘燭視之。始大悔。懼夜誘書生夫婦殺之。徙居漢陽。爲米商。小人驟得志。買婢以居。妻曰。致爾富。我之謀也。今疎我耶。我且告之。魚內不樂。又家持珠花與倡。倡始疑其慙。而富及得花。葉下有雅守姓名。以示他客。客告倡。倡持告之。郡遂夫婦皆磔於市。檜方盛。四方賂獻山積。金不足道。又必窮索異寶。皆

尙方所無。若雅守之金燭。又不足爲遼東豕。直芹萍耳。

女伶

女伶陳嘉慶。居後市街之東。夜獨寢。夢有人黑而長。緇衣素裳。俯瞰其榻。曰。元司法有約。不可不往。嘉慶欲呼。母與婢而聲不得出。乃應之曰。今已午夜矣。無人荷轎。不可去也。我未省識。元司法。縱可去。亦不汝從。汝來不由戶。豈非鬼乎。其人曰。肩輿在門外矣。夜深不須治鉛黛。睡妝故自佳。以手中扇揮之。嘉慶覺身不自制。從牖中出。至門。果有肩輿。二人負之。乘空行至清冷橋下。見一士出迎。升樓。暫而多髯。疎俊人也。留飲款昵。既曉。復以轎送之歸。既寤。以語其母。猶謂偶然。明日他客來。方舉杯。忽冥然坐寐。其鼾如雷。呼挽皆不醒。客怒而去。逮曉乃寤。則夢遊也。自是每夕皆然。嘗從元司法求釵珥香扇之類。皆在枕旁。嘉慶視元頗當其意。亦樂之。謂姥豈真有是人能此於夢乎。彼非無資者。倘能身相從。賢於夢魂遠矣。姥求之清冷橋。果有赴調元司法。肖貌皆如女所言。屏人密問之。謝無有。又數月。嘉慶不復夢。視元則已歸。他日遇諸塗。則目逆而笑。不知元生以術致

之耶。抑偶然耶。

王蕩

高密王蕩。少年丰彩。嘗日晚倚門。見一婦人從西來。將入郭。姿色殊絕。年可十八九。明日出門。又見之。如此數四。日暮。輒來。王戲問之。曰。家在何處。暮來此。女笑曰。兒家近在南崗。有事須至郭耳。王試挑之。女遂欣然。因留宿。甚相親狎。明且辭去。數夜輒一來。後乃夜夜來宿。王謂女曰。家既近。許相過否。答曰。家甚陋。不堪延客。且與亡兄遺女同居。不能無嫌疑耳。王遂信之。寵念轉密。左右一婢。亦有美貌。常以自隨。其後雖在晝日。亦復不去。王問曰。兄女得無相望乎。答曰。何須強預他事。如此後一夜來。色甚不悅。啼泣而已。王問之。曰。兒本前高密令女。卒殯於此。今家迎喪。明日當去。王既愛念。不復嫌忌。乃便悲惋。問明日當至何時。曰。日暮耳。明日臨別。女以一金縷玉杯。及玉環一雙。留贈。王以繡衣答之。揮淚而別。王於南崗視之。果有迎喪發櫬。女顏色不變。粉黛如故。見繡衣一篋在棺中。而失其所佩玉環。及金杯。家人方覺有異。王乃前具陳之。兼示之玉環與杯。皆捧之悲

泣曰。女先嫁爲任氏妻。任無行。見薄。父母憐念。呼令歸而死。因問曰。兄女是誰。曰。家中二郎女。十歲病死。亦殯其旁。婢亦帳中木人也。其貌正與從者相似。王乃臨柩悲泣。而別。左右皆傷感。後念之。遂恍惚成疾。久乃方愈。然每思輒忘寢食也。

沈翁

沈翁者。天目人名。寶家饒於財。有邸舍數間。納四方過旅。大雪中。一人衣青褐衣投宿。曰。吾前途值盜。囊資皆罄盡。幸翁憐之。翁具飯酌之。酒且曰。天雨雪。君衣薄。甚得無寒乎。更爲具衣。然火明日。客辭行。復與錢數貫。客曰。蒙翁厚德。無以報。觀翁色。若有不豫。然者。其曷故哉。翁曰。某老年。惟一女。今爲祟侵。臥牀榻耳。徧謁高巫。皆不能禁。故常憂戚。客曰。此吾素所習也。乃爲之結壇禹步。驅其祟。女疾遂愈。翁感其意。留一日。乃去。他日。客復來。則戎裝乘馬。持銀筭。從卒負胡床。匡羅。威容甚武。曰。吾有職於嶽。爲統兵助法。將從爲天心法者。捕鬼翁。遇吾厚。故欲翁知之。寶拜起。煙霧蔚然而失。淳熙間事。

楊二官人

中瓦術者。楊二官人。游羣璫門。依之爲課息。故以貲稱。一日有紫袍者。以千錢求筮。曰。吾妹隸慈福宮。所儲不下萬緡。欲祈某璫取之。筮吉凶云何。楊曰。卦得同人。九三。其象健以明。有人同焉。然伏戎於莽。財雖有之。而必以詐。乃可得也。自是屢不一占。占必千錢。間與楊共飲嬉游相樂。又數日。言吾妹已出宮。囊中所攜金珠。過萬。君語無毫髮差。可謂通神。遺以錢幣三千。曰。是猶未足爲君謝也。居一二日。復邀出飲。語之曰。吾妹欲求偶。彼囊中雖富。而年過四十。慮娶者難之。妹欲自見君。以媒爲託。楊忻然許之。明日晡後。兩僦以金合至。其中皆名鯖。異饌佳果。及髻器金。信如禁中物。婦人乘肩輿。金翠耀目。紫袍踵其後。楊呼妻女。延之。盡出其家白金。觴罍相酬酢。夜漸向闌。啓黃封酒。婦自歌以飲。楊及其家下至。女奴皆徧酌之。酒下咽。楊見其妻昏然而蹶。須臾。舉室闌干。僮仆方趨掖之而已。亦然。紫袍先命其妹升車。取布囊盡掩席間所有。及其妻女首飾。計所直已千餘緡。笑謂楊曰。以詐得財。信而有證。然以相予之厚。樓上箱笈。皆不發取。君自善視之。方是時。楊心目了然。

獨口不能言。身不能運耳。明日藥氣既消。皆無恙。楊平時以智巧自負。慮貽笑羣貂。不敢聲於賊曹。密與求盜輩跡其人。不復再見。

歸宗寺

廬山歸宗寺。往年有偉丈夫。修目美髯。語音如鐘。白氈烏帽。謂主客僧曰。販米來此。觸熱不可歸。欲借一函席度夏。僧拒之曰。僧俗不錯居。況寺亦無閒屋。叢林事矩矱。不與房居等也。空山荒寂。客安寧此哉。客曰。我非求安者。於選佛場側。得數尺地。可閱華嚴足矣。梵宇如許。不能容一老優婆塞耶。僧不得拒。以白主僧。主僧異其人。許之。客坐夏九十日。清苦過諸比丘。日誦華嚴一卷。安居竟。乃辭去。語主僧曰。吾家廣德軍西門外。姓張氏。家足穀。他日或廩不繼。幸使一化主來。來歲寺以歉不入。如其言訪之。行西門外。覓富人張氏。了不可得。錫光孝寺。叩主僧。主僧噫嘻曰。豈非吾郡張王乎。偕入寺。視後殿偶像。信向客也。懽禱祝之。而夜夢王來。授以治眼方曰。吾郡人且苦目疾。師宜留此。以藥施人。勿取直。人自當歲有所酬。既而滿郡皆目眚。廣德人特王爲命。日

禱祠下。王復夢之曰。光孝廬山僧施藥甚神。無以吾爲也。人就僧乞藥。應手如掃。爭願奉施。僧得錢數百萬。以歸。自是歸宗歲遣化廣德。而施者不厭也。寺刻木像。王於僧堂之左。以五戒菴香火。日易華嚴一卷。余所識禪僧行楷。徧參至歸宗。見寺僧有口吻。欵不正者。意在風淫。欲予之藥。僧曰。非疾往未削髮時。菴事張王祠。嘗適市得麩肉。不能忍饑。歸易華嚴。卽罔不自知。去臥寮中。見李太尉持搨立其側。自知犯王所禁。必歎焉。神舉手一指。口隨指傾側。今弗之療。以適吾過。李太尉者。吾鄉里人。死水而能神。相傳事張王。張王所至。塑之祠下。今封爲威濟侯云。

郝隨女

崇寧末。年大閹郝隨之女。爲鬼所魅。始見偉男子。如將家。自稱舍人。來相挑。諶遂迷罔。失常號呼笑歌聲。及廣陌。或奮槌欲出。十餘人不能制。隨召京師名道士治之。一夕失女。徧城內外。杳不可尋。月餘。忽在閨中。灑然無恙。問所見。女曰。始吾家呼法師來。舍人曰。吾力出漢天師上。是何爲者。既而見神兵四合。乃嘯呼其徒。至者千

餘人亦皆衽金執銳。列陣相望。聞呼其名。蓋多近時戰死將校。及赴市強囚也。鬼有韓將軍者。前白舍人曰。彼軍雖不吾敵。然舍人本爲行樂計。是家一不得志。必再天下之言法者。何可勝計。舍人寧能盡勝之。奈何。以此爲戰地耶。舍人當先以夫人歸。我力戰。必勝而後反。彼軍縱有脫者。已不知夫人處矣。舍人撫其背曰。得良偶君之功也。舍人先與女馳去。韓軍於郝之門。神兵憚韓在後。果不敢追。舍人偕女入一廢祠。旋化爲城郭臺觀。池籬侈麗。不可名。韓將軍以捷歸。獻俘受賞。如人間軍禮。居數日。舍人曰。吾得美妻。不可不與姻鄰爲禮。合肆筵召客。客至數人。有綠袍年少。方二十餘。美風度。遷坐近女。諦視之曰。郝太尉女耶。中貴人做宮禁塗澤。固加於市人一等矣。中飲舉酒酌舍人。大言曰。吾與公爲兄弟。休戚無一不同。今暫易室可乎。舍人艷然曰。吾與公爲兄弟。世乃有以婦爲戲者耶。綠袍曰。吾誠欲之。何戲之有。不吾與。卽力爭耳。推案而起。寶玉杯盤皆碎於地。舍人奮然逐之。綠袍執手去。居一二日。聞金鼓聲。徧山谷。甲騎數千。譟於城下。舍人帥師御之。交綏而退。綠袍

爲七寨。環城矢石下如雨。韓將軍晝夜拒戰。互有勝負。如是者十餘日。舍人軍事良苦。無得歡。韓將軍曰。賊糧且絕。不能久。請深壁毋戰。俟其飢疲而擊之。我以奇兵邀其後。蔑不勝矣。會謀報德安公。祔廟石王等。助賊兵而資以糧。兵來晝夜不絕。舍人謂女曰。吾將家兵關西復來戰。此自邠州靈應以西。皆吾與也。欲偕行。恐飛戈流矢不可測。汝還郝氏。澄心正念。求能楞嚴神咒者。而學之。百鬼不敢近。不然。瞰吾去。或能禍汝。乃自燔其營。潰圍出。送女至閨而去。女既得反。遂爲比丘尼。不知此曹鬼耶神耶。殊未可測也。

王垂

太原王垂。與盧收友善。嘗乘舟商於淮浙。至石門驛。旁見一婦人立樹下。容色殊麗。負一錦囊。乃弭棹伺之。婦人果問曰。船何適。可容寄載否。妾夫病在嘉興。今欲看之。足痛不能行。二人曰。諾。遂攜囊而上。居船之首。垂善鼓琴。以琴挑之。婦人粲然。旣而稍親合。其語諧慧。辨不可言。是夕與垂會船前。收竊嘆慕。夜深收探囊中物視之。滿囊骷髏耳。收大駭。知是鬼矣。而無因達垂。旣而天

明婦人暫登厓。收告垂。大懾曰。計將安出。收曰。宜伏竇。下如其言。頃間婦人來。問王垂安在。收給之曰。適上岸矣。乃委收而追垂。於是棄囊於岸。併棹倍行數十里。外不見來。夜藏船闇處。半夜婦人直至船中。婦人頭白。面有血腥。穢不可言。乃拽垂頭咬垂。二人因大呼。衆船皆助逐。失婦人所在。明日得紙梳一枚於席上。垂數月而卒。

陶小娘子

都民質庫樊生。與其徒李游湖上某寺閣。得女子履。絕弓小。中有片紙曰。妾擇對者。有姻議者。可訪王老娘。問之。樊生少年心方蕩。得之若狂。莫知其何人。他時過昇陽宮庫前。聞兩嫗踵其後。相語笑。多道王老娘。伺其入茶肆。亦往焉。兩嫗謂淪茶僕曰。王老娘在乎。曰。在。爲我道欲見。僕自後呼一嫗出。四五十矣。兩嫗迎語之曰。陶小娘子。遣我問親事何如。王曰。未得當人意者。且彼自以鞋約得鞋者。諧之。樊大喜。伺兩嫗去。獨呼飲王嫗。言鞋乃我得之。陶今安在。嫗果能副吾事否。嫗咤曰。天合也。彼生二十有二年。張郡王之嬖也。郡王死時。方十

七八。出求偶已四年矣。無當其意者。故不嫁。至今奩中所有萬緡。君少年而家富。契彼所欲。然必令一見乃可。約以明日會某氏酒肆中。樊生如期往。顧之。嫗走而先。四夫昇一轎。一女奴從其後。褰簾出。揖粲然麗人。目所未見。飲至暮。語寢。褻狎。嫗以他故出。女遂與樊亂。不肯復去。樊生父甚嚴。以野合不敢攜女歸。有貯貨屋在後市街。女已知之。自呼車與女奴偕往。樊生不獲已。乃從之。相挽登樓。坐昇夫於門。守舍傭見其人。衣紙衣。驚呼失聲。四夫皆沒。樊生坐樓上。不知也。中夜樊歸。傭途送之道所見。猶不之信。旦日傭燂湯登樓視婢。乃一枯骸。女在牀。自腰以下中斷。而異處。亟走報樊父。父往驗之。則蕩然空室。無復存者。鬼乃入其家。卽子舍塗抹。出拜舅姑。上續命物。真若新婦。樊惟一子憂之。訪善法者。或言賣癩。羸張生。考召有驗。呼治之。女子無畏色。出語曰。我良家子。方有姻議。而彼遽姦污我於酒肆中。若謂此誰之罪。今不居此。將安歸。張爲之勸解。久之乃曰。去易耳。然吾終不置此人。遂爲旋風而滅。月餘。樊與李游嘉會門外。李以酒忤省史趙生。趙生欲苦之。樊與併遁。不

敢由故道。乃登慈雲嶺。繞入錢湖門中嶺。雨暴至。舍小人家。主人母白服出迎。曰：顧六妻也。夫死未盈月。日暝。雨甚。主人母以榻處二客。曰：昇陽宮前酒。唯飲王老娘。今急乃投我。李謂樊曰：彼何自知之。得非亦鬼乎。懼不能寐。中夜聞扣門聲。呼顧六甚急。二生窺見。阜衣。自靈牀上曳老叟去。回語嫗。善視二客。勿使去。樊李益恐。相攜自後戶而逸。望荒邱中燈燭森列。綠袍人據案決事。鬼吏擁顧六翁媪在旁。又有麗女鬼卒守之。腰腹中絕以線縫綴。而不甚相屬。蓋陶小娘子也。二生疾走里餘。聞宿舂聲。人家燈光自隙出。投之。扣主人姓名。曰：雍三鬻饅者。方擣粉耳。爲言所遇之怪。雍笑而不答。喘未定。四夫輿陶小娘子。并王老娘。顧六等。盆集。樊李奮臂肆擊。力不勝而仆。羣鬼將甘心焉。俄而殿前司某統制趨衙。從卒百許人。呵殿至。羣鬼皆捨去。統制聞草中呻吟。命下視之。見樊李已昏。不知人。數卒挾扶。就湯肆。噴治門開。呼徵者送之。歸。異時訪鬼所起。則陶小娘子信張氏之嬖。以外淫爲主所殺。中腰一劍而斷。王老娘居新門外。亦以姦被戕。顧六翁媪雍三皆嶺邊新瘞者也。

此度是紹興末年事。余近聞之。

裴端夫

温州人陳（忘其名）知華亭縣。以裴端夫爲客。至之明日。午夜被酒。起坐紗幘中。庭下昏月。腫臃。綠衣小童。歷階而升。盡其等。展謁曰：某官祇候。端夫欲下牀攬衣。而其人已經前矣。一緋衣。二綠衣。皆幘頭。秉簡當階。旅揖而去。不吐一辭。端夫雖驚畏。然念爲人師。且適抵此。奈何張鬼事。闕不言。明日方篝燈。童復來。云：某官傳語。恐驚教授。不敢數進。見令小娘子來道萬福。一卯女十餘歲。紅衣黃裳。珠琲滿頭。跪揖而去。自此朱綠者無復見。而童間攜女來戲劇。端夫問女何人。曰：緋衣爹爹。綠叔叔也。媽媽姐姐。養娘姊妹。輩三四十口。在宅堂後。避嫌不敢相見。都教傳語先生。問何姓何官。女曰：奴奴小孩兒。都不理會得。月餘。端夫猶不以語陳君。他日陳招飲。女將一數歲兒。翳身屏後。揶揄之。端夫顧笑。陳力扣詰。乃言其狀。陳怒厲聲叱之。兒驚而啼。女頰怒曰：我去說與爹爹。未終飲。報讐婢發狂疾。陳與端夫偕入視之。婢攜巨柴出。欲擊人。厲聲謂陳曰：汝不憂官失妻死。乃

猶木強耶。言皆成文。陳使數卒力制之。以縣印徧印其身。將曉乃定。明日復憑他婢。婢若爲人所縛。懸立虛空中。不食者兩日。陳徧召持法者治之。略無驗。端夫爲焚香講解之。婢乃曰。爲先生故。且去。後罵我血汝族。陳以宅堂不可居。徙於倉中。未幾。內子卒焉。又月餘。陳竟以臺劾罷。將行。童持謁端夫。云某官辭。朱綠衣復出揖。端夫欲延坐。問已無見矣。端夫特爲鬼所敬。意必遠。大自華亭歸數年。乃客死京下。端夫趣尙頗高。能爲詩。終於布衣。可惜也。端夫自作傳。示余甚詳。今猶記其梗概如此。

周寶

十四弦胡樂也。江南舊無之。淳熙間。木工周寶。以小商販易安豐場。得其製於敵中。始以獻美闈。遂盛行。寶有巧思。久商於淮。多與羣盜壯士相識。後歸事闈尹林御。藥委以腹心。淳熙十四年秋。他闈介術者來。林御藥以親舊。廝役命雜試之。言驗如指掌。至周寶曰。此囚也。不踰歲。當以刑死。林御藥信之。呼寶來語之曰。我出入禁省事。當畏謹。設不幸而中。寧不累我。汝姑歸治素業。遲

歲月復來。寶含恨去。久佚不能復勞。又驟貧。鬱鬱繞西湖而行。過赤山。見軍人取質衣於肆。爲緡錢十餘。所欠者六錢。而肆主必欲得之。相詬罵。寶爲之解紛。視篋中纔餘五錢。爲代償。而主者又必欲得一錢。寶亦大恨。怒傍人相與嘆訝曰。此所謂閔一郎也。其人以不諳致富。虐取一方。人恨不膾其肉。寶失聲曰。使在淮上。爲壯士所羸粉久矣。浙民懦容。養惡奴至此。傍有人曰。寧知此無壯士。蓋所謂李勝。勝善騎射。軍中號李旗兒。方客殿司。統制吳曦家。教其子弟弓馬。相率草飲。勝謂寶此家不可容。君盍往淮。濟結壯士掠之。寶心躍如。卽日行渡江。自建廉至。盧見陸才。告之。故才曰。此輦轂下也。其可哉。寶論說不已。才計寶恨怒。恐他日敗。必汙己。乃以二十券與之。好謂曰。二十四郎。獨可販藥耳。然當往見林姑丈。問藥所。自林姑丈者。安豐林青也。素爲盜。彙才實賣寶於青。而不肯明言之。寶至安豐。以事語青。青曰。此有彭八。繆與國王。孝忠皆健兒也。久不過北界。困悴無。懃我爲君。率之以行。旣召之。三人皆曰。非古三官人。莫能集事。我一夫耳。無以爲也。又兩日。得古訓於北盧塘。

訓曰。千里行劫。勢無達理。又在京輦。真探虎穴。虎子不得。必碎於虎口矣。衆強之訓拒益堅。與國與孝忠怒。拔刀曰。始約爲兄弟。死生以之。今困於此。幸有機。便待此。甦且暮。兄復拒之。寧有兄弟情耶。我將自殺。以血濺兄。長衣矣。訓迫不得已。乃曰。城內乎。城外乎。寶曰。城外也。去城幾何。曰。十里。訓曰。我聞赤山有攢宮。去此幾里乎。曰。亦十里。果爾。當以狀來。寶書付之。乃皆南。訓與與國孝忠。自京口舟行。寶林青彭八自建康宣城陸行。會於北關。寶先販藥。時嘗倩顧八船往來。多與之貲。使匿稅。又時商客雜沓。顧八不爲怪也。至是亦用之。謂曰。我與數布客。欲偕住淮南市。藥不欲晝行。夜分當集於舟。俟我來。卽疾出臨安界。必倍酬汝。顧鱗舟新橋以待。時十二月初。天大風雪。古訓先使寶扣赤山城。西巡檢寨門。呼之曰。大理寺有所捕。事甚密。可以十卒待於門。不得妄出事。畢。當呼爾曹衛送入城。訓臂弓挾四矢。立閔氏門。寶以斧抉扉而入。訓射著鄰戶上。使有聲。曰。我步軍司人也。一軍苦統制虐。相率叛去。欲往浙東。無裹糧。勾於閔氏事。不預君。若有強起。或喧呼者。我必盡屠之。赤

山之人。素聞其統制虐。疑必軍變。勢不可敵。又素惡閔。皆閉戶無出者。訓始與衆誓。毋殺人。毋姦汙女婦。旣而林青縛閔生於木几上。寘刀其頸。累欲殺之。訓苦禁。乃免。閔妻中官養女。素號有色。寶欲淫之。訓怒。拔刀將斬。寶寶憚訓而退。閔驚懼如癡。醉人。天將明。邏者見門扉不完。呼其僕。則僕繫於竈下。家人皆局閉樓上。方股栗不能言。旋解縛。言於府。府以付使臣朱直卿。直卿與其儕言之。總轄杭世亨曰。江南鼠偷。皆無禮淫殺。此必淮人也。直卿視盜所遺。得斧刃細竹縛爲火燧者半枚。寘篋中行。以自隨。尹督之急。直卿惶惑無計。月餘。姻家蘇生邀與市飲。請出其物觀之。因曰。前往某家紙鋪中。見周寶買寓錢。遺細竹一束。正此類耶。今猶收得之。命取諸其家。視燧所遺。無異也。直卿固知寶有母。寓鹽橋賣竹篋人家。僞爲林御藥人。往訪之。母以出告。上樓俟飯。頃母歸而執之。曰。寶安在。曰。寶昨過臨平。訪周來吉。計明旦當還。蓋周與寶有外親。周有姻會。故寶過之。而寶之邸。在武林門外之陳酒家也。直卿與其儕商略。卽之臨平。捕寶未至二十里餘。寶適旋。縛以獻府。拷訊再

三。始述其事。於是械寶於獄。遣直卿輩往安豐捕諸寇。閱月而彭八興國孝忠皆就縛。既而寶等咸論棄市。術者之言。可謂精而審矣。獨古訓逸去。終莫能得。

田達誠又見稽神錄

廬陵有賈人田達誠。富於財。頗以周給爲務。治第新成。有夜叩門者。就視無人。如是再三。因呼問之。爲人耶。鬼良久乃答曰。實非人也。比居龍泉舍。爲暴水所毀。求寄君家。治舍畢。乃去耳。達誠不許。曰。人豈可與鬼同居耶。對曰。暫寄居耳。無害於君。且以君氣誼聞於鄉里。故告耳。達誠許之。因曰。當止我何所。達誠曰。惟有廳事耳。卽拜辭而去。數日復來。曰。吾家已至廳事。亦無妨。君賓客。然可嚴整家人。慎火。萬一不意。或當云吾等所爲也。達誠亦虛其廳。以奉之。達誠嘗爲詩。鬼忽空中言曰。君乃能詩邪。吾亦嘗好之。可唱和乎。達誠卽具酒置紙筆於前。談論無所不至。衆目視之。酒與紙筆。儼然不動。試暫回顧。則酒已盡。字已著紙矣。前後數十篇。皆有意義。筆迹勁健。作柳體。或問其姓字。曰。吾倘言之。將不益於主人。可詩以寄言之。乃賦詩云。天然與我一靈通。還與人

間事不同。要識吾家真姓字。天地南頭一點紅。衆亦不喻也。一日復告曰。吾有少子。婚樟樹神女。將以某日成禮。復欲借君後堂三日。以終君大惠。可乎。達誠亦虛其堂。以幕圍之。三日復謝曰。吾事訖矣。還君此堂。主人之恩。可謂至矣。然君家老婢某。可筭一百也。達誠辭謝。召婢筭數下。鬼曰。使之知過。可止矣。達誠徐問其婢。言曾穴幕竊視。見賓客男女。廚膳花燭。與人間不殊。後歲餘。乃辭謝而去。達誠以事至廬陵。久之不歸。其家憂之。鬼復至曰。君家憂主人耶。吾將省之。明日還曰。主人在揚子。甚無恙。行當歸矣。新納一妾。與之同寢。吾燒其帳。後幅以戲之。爾大笑而去。達誠歸。問其事。皆同。後至龍泉。訪其居。亦竟不獲。

嶺外代答

周去非

人熊

廣西有獸名人熊。乃一長大人也。被髮裸體。手爪長銳。常以爪割橄欖木。取其脂液塗身。厚數寸。用以禦寒。暑敵搏噬。是獸也。力能搏虎。每蹠蹕而行。道遇一木根。必拔去而後行。登木而食橡栗。必折盡而後已。余夜宿昭

州灘下。聞山中拔木聲。舟師急移舟宿遠岸。問之曰。人熊在山。能卽船害人。又云。往年融州有人熊渡水。人以爲獸也。擊舟刺之以鎗。熊就水接鎗折之。遂破人舟。其在中。遇人。則執人手。以舌掩面而笑。少焉。以爪抉人目睛而去。嘗有人熊日坐於猿人之門。猿人每投以飯。因起機心。以大木兩張。緊合之中。椽一。杙。令兩木中開。次日。人熊至。見杙而怒。跨坐拔去。杙而兩木合。正害其勢。乃死。猿人急去木。以米泔洗地。繼而雌至。求雄。莫辨所殺之處。遂不爲害。不然。雖猿人亦不可得而安居矣。

鬪鷄

芥肩金距之技。見於傳。而未之覩也。余遠自西廣。道番禺。乃得見之。番禺人酷好鬪雞。諸番人尤甚。雞之產番禺者。特鷲勁善鬪。其人飼養。亦甚有法。鬪打之際。各有術數。注以黃金。觀如堵牆也。凡雞毛欲疏而短。頭欲豎而小。足欲直而大。身欲疏而長。目欲深而皮厚。徐步眈視。毅不妄動。望之如木雞。如此者。每鬪必勝。人之養雞也。結草爲塾。使立其上。則足嘗定而不傾。置米高於其頭。使聳膺高啄。則頭常豎而嘴利。割截冠綏。使敵雞無

所施其嘴。剪刷尾羽。使臨鬪易以盤旋。常以翎毛攪入雞喉。以去其涎。而掬米飼之。或以水噴兩腋。調飼一有法。至其鬪也。必令死鬪。勝負一分。死生卽異。蓋鬪負則喪氣。終身不復能鬪。卽爲鼎實矣。然常勝之雞。亦必早衰。以其每鬪屢濱死也。鬪雞之法。約爲三間。始鬪少頃。此雞失利。其主抱雞少休。去涎飲水。以養其氣。是爲一間。再鬪而彼雞失利。彼主亦抱雞少休。如前養氣而復鬪。又爲一間。最後一間。兩主皆不得與。二雞之勝負生死決矣。雞始鬪。奮擊用距。少倦則盤旋相啄。一啄得所。嘴牢不捨。副之以距。能多如是者。必勝。其主喜見於色。番人之鬪雞。又乃甚焉。所謂芥肩金距。真用之。其芥肩也。末芥子。糝於雞之肩腋。兩雞半鬪而倦。盤旋伺便。互刺頭腋。下翻身相啄。以有芥子。能眯敵雞之目。故用以取勝。其金距也。薄刃如爪。鑿柄於雞距。奮擊之。始一揮距。或至斷頭。蓋金距取勝於其始。芥肩取勝於其終。季孫於此。能無怒耶。小人好勝。爲此凶毒。使微物不得生。自三代已然。

打鬪

溪峒及邕欽瓊廉村落間。不飲清酒。以小甕乾醞爲濃糟。而貯留之。每觴客。先布席於地。以糟甕置賓主間。別設水一盃。副之以杓。開甕酌水入糟。插一竹管。管二尺。中有關捩。狀如小魚。以銀爲之。賓主共管吸飲。管中魚閉。則酒不升。故吸之太緩。與太急。皆足以閉魚。酒不得而飲矣。主飲魚閉。取管理之。以授客。客復吸飲。再埋管。以授主。飲將竭。再酌水攪糟。更飲至甚醺而止。其爲壽也。不別設酒。主人妻子出而壽客。妻先酌水入甕。致詞以管授客。飲已。男若女迭酌水爲壽。客之多飲壽酒也。實多飲水耳。名曰打鬻。南人謂甕爲鬻。

十妻

南方盛熱。不宜男子。特宜婦人。蓋陽與陽俱。則相害。陽與陰相求而相養也。余觀深廣之女。何其多且盛也。男子身形卑小。顏色黯慘。婦人則黑理充肥。少疾多力。城郭虛市。負販逐利。率婦人也。而飲之小民。皆一夫而數妻。妻各自負販逐市。以贍一夫。徒得有夫之名。則人謂之無所歸耳。爲之夫者。終日抱子而遊。無子。則袖手安居。羣婦各結茅散處。任夫往來。曾不之較。至於溪峒

之首。例有十妻。生子莫辨嫡庶。至讎殺云。

捲伴

深廣俗。多女。嫁娶多不以禮。商人之至南州。竊誘北歸。謂之捲伴。其土人亦是捲伴。不能如商人之徑去。則其事乃有異始也。既有桑中之約。卽暗置禮聘書於父母牀中。乃相與宵遁。父母乍失女。必知有書也。索之。祗席間果得之。乃聲言訟之。而迄不發也。歲月之後。女既生子。乃與壻備禮歸寧。預知父母初必不納。先以醞酒入門。父母佯怒擊碎之。壻因請託鄰里祈懇。父母始需索聘財。而後講翁壻之禮。凡此皆大姓之家然也。若乃小民有女。惟恐人不誘去耳。往誘而不去。其父母必勒女歸夫家。且其俗如此。不以爲異也。

雞卜

南人以雞卜。其法以小雄雞。未孳尾者。執其兩足。焚香禱所占。而撲殺之。取腿骨洗淨。以麻線束兩骨之中。以竹挺插所束之處。俾兩腿骨相背於竹挺之端。執挺再禱。左骨爲儂。儂者我也。右骨爲人。人者所占之事也。乃視兩骨之側。所有細竅。以細竹挺長寸餘者。徧插之。或

斜或直。或正或偏。各隨其斜直正偏而定吉凶。其法有十八變。大抵直而正。或附骨者多吉。曲而斜。或遠骨者多凶。亦有用雞卵卜者。焚香禱祝。書墨於卵。記其四維而養之熟。乃橫截。視當墨之處。辨其白之厚薄。而定儂人吉凶焉。昔漢武奉越祠雞卜。其法無傳。今姑記之。

茅卜

南人茅卜法。卜人信手摘茅。取占者左手。自肘量至中指尖。而斷之。以授占者。使禱所求。即中摺之。祝曰。奉請茅將軍。茅小孃。上知天綱。下知地理。云。遂禱所卜之事。口且禱。手且摺。至尾。又自茅中摺至首。乃各以四數之餘。一為料。餘二為傷。餘三為疾。餘四為厚。科者雀也。謂如占行人。早占遇料。行人當在路。此時雀已出巢。故也。日中占遇料。則行人當晚至。時雀至暮歸爾。晚占遇料。則雀已入巢。不歸矣。傷者聲也。謂之笑面貓。其卦甚吉。百事歡欣。和合疾者。黑而貓也。其卦不吉。所在不和。合厚者。滯也。凡事遲滯。茅首餘二名曰料貫傷。首餘三名曰料貫疾。餘皆倣此。南人卜此最驗。精者能以時辰與茅折之。委曲分別五行。而詳說之。大抵不越上四餘。

而四餘之中。各有吉凶。又係乎所占之事。當卜之時。或遇人來。則必別卜。曰。外人踏斷卦矣。余以為此法。即易卦之世應。揲著也。嘗聞楚人簞卜。今見之。

耆舊續聞

陳鵠

東坡日課

朱司農載上。嘗分教黃岡。時東坡謫居黃。未識司農公。客有誦公之詩云。官間無一事。蝴蝶飛上階。東坡愕然曰。何人所作。客以公對。東坡稱賞再三。以為深得幽雅之趣。異日公往見。遂為知己。自此時獲登門。偶一日謁至。典謁已通名。而東坡移時不出。欲留則伺候頗倦。欲去則業已達姓名。如是者久之。東坡始出。愧謝久候之意。且云。適了些日課。失於探知。坐定他語。畢。公請曰。適來先生所謂日課者。何對云。鈔漢書。公曰。以先生天才。開卷一覽。可終身不忘。何用手鈔邪。東坡曰。不然。某讀漢書至此。凡三經手鈔矣。初則一段事。鈔三字為題。次則兩字。今則一字。公離席復請曰。不知先生所鈔之書。肯幸教否。東坡乃命老兵。就書几上。取一冊至。公視之。皆不解其義。東坡云。足下試舉題一字。公如其言。東坡

應聲輒誦數百言。無一字差缺。凡數挑皆然。公降嘆良久。曰：先生真謫仙才也。他日以語其子新仲。曰：東坡尚如此。中人之性。豈可不勤讀書邪？新仲嘗以是誨其子輅。叔陽云。

陸倚

陸承奉公倚。少無宦情。家人勉其從吏。初爲餘杭尉。沿檄出邑。道逢一皓鬢翁。遽下拜之。翁趨避。公隨其所之。翁知其勢不可辭。遂曰：尊官何以知某爲異人？公曰：凡人行皆有影。惟公獨無。所以知之。翁曰：尊官所欲學者。何術耶？貧道有黃白之術。當奉傳。曰：不願。又欲授以黃帝房中祕術。皆不願。翁曰：然則尊官所欲者何？曰：所願延年益壽。神仙之術。爾翁遂授之以祕訣。同行里許。忽不見。公卽棄官。逕歸其家。築草堂三間於家側。日夜寢處其中。獨有一老兵執役。每日濯其冠。弊則更之。老兵不執役。則屏於舍外。常聞其中若有對語者。近聽之。則寂然。如是者四十餘年。雖去家跬步。未嘗過而問焉。一日忽召其子。令洒掃具朝衣香案。其子怪問其故。公曰：少頃有召命至矣。已而果召公赴闕。公謝恩畢。辭命復

入草堂。其後將終。謂其子曰：死生如旦晝。勿以爲念。笑坐而逝。先一夕。天慶觀羽士夢有神人告之曰：陸某乃河伯水官。交代急。遣騎迎之。是夜天大雨。水暴漲。浸沒其家三尺許。家人登避。救死不暇。沃及公尸。頃刻水退。早歛。輕如紙。則公爲水仙矣。

施達

施達。字必達。建陽人。少負其才。有詩名。建炎間。早擢上第。爲穎州教官。秩滿而歸。時范汝爲爲寇。據建城。執達而脅之。令書旗幟。遂陷賊黨。朝廷命韓世忠討之。城破。乃捕達付軍帳。至臨安。送府獄。編隸湖外。離家之日。度此去必無生還。乃囑其妻令改適。其妻悲泣。鬻奩具。所有以給行囊。及出獄。賂防送卒。使緩其行。買一獲自隨。所至宿舍。縱其通淫。行至中途村舍。一夕多市酒肉。令恣飲。中夜酣臥。手刃二卒及婢。乃變易姓名。竄於淮甸。滁黃間。後朝廷圖影重賞。捕之甚急。達乃爲僧。行入邊界山寺中。主僧見其執役。惟謹。亦異顧之。疑其必非凡夫。一日以事役其徒衆。使出獨留達。在呼而問曰：朝廷嚴賞捕亡命之人。若是汝。可以實告。我卻爲汝尋一生

路脫去不然。不獨汝身被戮。亦累及山門。達力諱拒。僧曰。我觀汝面目。不是庸人。愛汝故爾。達乃感泣下拜。悉露情悃。僧又恐其疑已。謂曰。我卽坐此。汝自往吾臥內。取一箱。祇來預作一書。并白金數兩。取出贈之。云可速入彼界。尋某寺僧某。投之。達拜謝而去。遂至某寺。歲餘。主寺見其能書翰。甚喜之。達於暇日。買北庭舉業習之。易名宜生。舉進士。廷試。天子日射三十六熊賦。云。聖天子內敷文德。外揚武功。雲屯一百萬騎。日射三十六熊。遂冠榜首。仕於金國。後爲中書舍人。入翰苑。紹興庚辰。逆亮謀犯淮。先遣達爲賀正使。憑狐据慢。朝廷以尙書張燾爲館伴使。每以首邱桑梓之語動之。意氣自若。臨歧顧張曰。北風甚勁。張因奏早爲備。達少時嘗有詩云。久坐鄉關夢已迷。歸來投宿舊沙溪。一天風雨龍移穴。半夜林巒鳥擇棲。賣菜無人求好語。種瓜何地不成畦。男兒未老中原在。寄與鷓鴣莫浪啼。又嚴子陵釣臺詩。懸崖斷壑少人蹤。只合先生臥此中。漢業已無一抔土。釣臺均是幾秋風。同學劉郎已冕旒。未應換與此羊裘。子雲到老不曉事。不信人間有許由。至黃州弔東坡詩。

文星落處天應泣。此老已知吾道窮。事業漫誇生仲達。功名猶忌死姚崇。至一寺中。爲僧題屏風八景。其平沙落雁云。江南江北八九月。葭蘆伐盡洲渚闊。欲下未下風悠悠。影落寒潭三兩行。天涯是處有菰米。如何偏愛來瀟湘。此詩已有異志。又感春詩云。感事傷懷誰得知。故園閒日自暉暉。江南地暖先花發。塞北天寒遲雁歸。夢裏江河依舊是。眼前阡陌似疑非。無愁只有雙蝴蝶。解趁殘紅作陣飛。又感錢王戰臺詩。層層樓閣捧昭回。元是錢王舊戰臺。山色不隨輿廢去。水聲長逐古今來。年光似月生還沒。世事如花落又開。多少英雄無處問。夕陽行客自徘徊。此詩是出塞作。又題將臺詩。梅花摘索未全開。老倦無心上將臺。人在江南望江北。征雲時送客愁來。此詩奉使本朝時作。又題壁云。君子雖窮道不窮。人生自古有飄蓬。文章筆下千堆錦。志氣胸中萬丈虹。大抵養龍須是海。算來栖鳳莫非桐。山東宰相山西將。莫把前功論後功。達嘗卜葬地下者曰。若近裏葬。三紀後可出侍從。子孫綿遠近前葬。一紀年窮困後方顯達。但不歸家鄉。達曰。子孫富貴。何預於我耶。卽從前。

葬。韓斬王之孫枝（一作杙）嘗語余云。後見趙左史。再可云。靖康之難。有族人陷於北境。葉倅者。建寧人。仕於南京。亦留金國。逵爲其子葉寮執伐。娶趙氏。後和好。旣成。金還河南地。於是陷金者。皆得歸。江南寮今爲雜賣場監官。亦能言宜生之事。逵祖墳今在邵武建寧縣施村。土人猶能言其事。墓尙存。

李英華

余聞英華之事。舊矣。歲在庚辰。道出縉雲。訪其遺跡。得縉雲令林毅夫贈英華詩集一編。考其年代姓名。乃元豐二年夏五月。縣令開封李長卿女也。李有一女。慧性過人。聞誦詩書。皆默記之。姿度不凡。俄染癘疾而逝。殯於邑之仙巖寺三峯閣。李公滿罷。因昇以歸。宣和庚子。盜起嚴之青溪。所過焚燬無遺。惟三峯閣獨存。主簿以爲廨舍。每見女子。熊貌綽約。綵衣翩躚。嘯歌自得。命玉虛羽士奏詞。終莫能去。簿遂移於寺之浴室。故址別剏。廨宇遂無所見。代者濟南王傳慶。長興與弟傳及內表曹穎偕來。館曹於廳治之東。未幾曹神氣恍惚。若有所憑。一夕吏散。庭空月明。曹與女羅觴豆。獻酬懽洽。嚴更

者黎明告於簿。簿驚愕。力扣曹。曹不可隱。具言有女子。每夕叩扇而至。與語皆出塵氣象。詰其姓氏。曰開封李長卿女。秀萼其名。英華其字。父任邑令。隨侍而至。偶遇真人授丹砂。辟穀有年。身輕於羽。蓬萊雖遠。一念至。則瞬息間耳。若青城紫府。桃源天台。吾遊息之所也。仙都窪尊。特僑寓爾。知子鰥居。故來相慰。更唱迭和。殆無虛日。時長至節。傳慶休於中堂。空中聞笑語聲。王云。汝非英華邪。搥而問焉。與曹之言無少異。自是形迹不祕。去來不時。窗壁題染。在在可錄。王盡室見之。不以爲怪。有親陳觀察者。挽之從軍。將就道。英華情不忍釋。祖於黃龍之僧舍。與訣曰。妾與子緣斷矣。念寓簿舍。日子嘗求辟穀。方豈斬而不與者。但子宿緣寡淺。塵業未償。非仙舉之姿。他時當有兵難。妾豈能終爲子保。敬授靈香一瓣。有急請爇以告。當陰有所護。不然亦無如之何也。曹公勇爲朔方之行。不意獲譴。麾下追惟英華之言。欲取所遺香爇之。軍行無宿火。卒正法。英華詩百餘篇。其警句。有春日述懷二絕云。三月園林麗日長。落花無語送春忙。柳棉不解相思恨也。逐遊蜂過短牆。園林簇簇日

暉暉。白蝶黃蜂相在飛。公子醉眠芳草岸。風移花片點春衣。又云。醒酒清風搖竹去。催詩小雨過山來。又綠髮照波秧正暖。黃雲臥隴麥初成。非詩人所易到也。其詩無淒涼悲怨之詞。皆豔麗歡愉之語。殆亦鬼中之仙耶。若言曾生之遇尤異。余友人曾亨仲。少隨表兄陳夢良。任岳之嘉魚尉。秩滿移寓於崔府君祠下。館曾於東廡。忽一夕。聞窗外異香撲鼻。微吟云。芳心欲對憑誰訴。惟。有清風明月知。次夜復吟。曾穴窗視之。彷彿有女子過廡下。但見雲鬢斜。若懶妝之態。晨夕出入。與之遇。力扣其姓氏。不告。強挽之。乃云。妾本府君之女。又問其年若干。云。年當二八時。又問何故懶妝。云。對妝慵覽鏡。又問答我一似吟詩。云。拈筆愛題詩。一日曾往祠下。遍閱無女子像貌。疑是寓居女。恐事覺。欲絕之。女云。君若見疑。可同往。乃引至一穴。府有童姬百輩。候迎於門。延至中堂。茶湯罷。登望月臺。羅列殺饌。酒果甚設。酬勸浹洽。臺旁有碑。記其歲月。云。無爲子撰。曾問無爲子。是何人。云。卽妾也。酒罷。已五鼓。曾攜果核歸。醉寢。其子姪至。取其果與之。無異人間者。又嘗吟云。欲擇純良壻。須求才

學兒。期君終遠大。富貴我皆知。曾云。何以知之。云。吾父掌人間善惡禍福。各有簿。吾嘗竊視之。曾遂扣以前程事。云。遇雞年卽發。自此每夕寢處如常。但神情頗瘁。其家疑爲妖魅。所惑力扣之。乃以實告。郡有孔法師。符法甚靈。乃密以狀告。孔爲具牒。令就城隍司投之。且云。今夜若有影兆。見報。是夕。府君從窗外長歎而過。有數獄卒。押其女隨後。女舉手指曾。數其負約。翌旦。孔咒符與飲。自此遂不至。八月。郡以祠爲漕試院。遂移寓南草市。女子復來。自後往來不可禁。唱和詩詞盈軸。其家視以爲常。亦不復怪。來春。曾欲試上庠。女泣別曰。與君相從許久。苦留不住。先動必有災。前途宜自謹。曾至黃池鎮。一夕被寇。席捲而去。曾狼狽而歸。至中都。復丁母艱。始驗其言。後累舉。遇雞年皆不驗。後館於趙大資德老之門。至癸酉歲。果請浙漕薦。年幾七旬矣。女子之言異哉。余謂妖魅之惑人。未有久而不斃者。獨二子所遇。不能爲之害。曹果死於兵難。曾雖蹭蹬不第。年逾八秩。以壽終。余淳熙甲辰。初識曾於臨安郡庠。一日乘其醉。扣之。曾悉以告。嘗爲作傳以紀其事矣。亨仲乃鄭鑑自明之

內表嘗以其事語於伯恭先生。士夫間亦有聞之者。偶讀李英華集。某以其事正相類。因併錄之。

太素脈

溫叔皮云。三衢柴翼。客滬讀。余謁之。因談兵火以前。湖南一士人。過泗洲。有解太素脈者。診之云。公來年有官。然有病也。士子悚然曰。當得何病。曰。癰疽病。士留五日。求爲處一方。脈者竟不能爲之。乃指京師某人者。俾訪之士子。到京來年果登第。求診脈於醫。醫問君所嗜何物。答曰。物物皆欲喫。醫曰。喫果子否。梨正熟。有某梨者。買二百許。每日食畢。恣啖之一兩旬。復謁醫。問啖多少。梨答云。二百許。醫曰。可喜。今君無事矣。然須生瘡。既而三四日間。徧身患大瘡。以藥調和其內。尋愈。出京過泗洲。見向診脈者。問君得官。又安樂。醫以何藥療君病。答云。某不病。但生瘡爾。醫者詰之。乃以食梨事對。脈者呼其子。設香案。望京師而拜曰。不可謂世間無人。乃誌其方。蓋以梨發散其癰疽之氣。變作渾身瘡爾。士子及太素脈者。忘其姓名。唯記京師醫者。是大馬劉家。

相國寺日者

鄭燕公居中達夫。開封人。少遊上庠。登舍選職學事。每休沐。常與鄭紳遊。紳嘗爲省直官。官罷。貧不事生產。公每給之一日。同至相國寺。有日者榜掛肆。一卦萬錢。公如其數扣之。日者云。此命大貴。與蔡太師相類。究其詳。則拾起卦子。不復言矣。行數步。許語鄭曰。汝試令看。鄭笑曰。我有萬錢。卽登旗亭痛飲。決不與此曹公云。吾爲償金強之。往日者曰。吾每日只推算一命。要看時。可預錄下來。日見訪。二人如期而往。日者默然良久云。怪咤。這五行又與孟太尉相類。公頗不樂而去。蓋公少年馳聲學校。意氣方盛。得日者言益喜。試以鄭驗其術。何從解貴。然心懷覬望。又語鄭曰。吾二人更各以五千令覆算。日者不納。諭以覆看前二命。乃受曰。二命皆大貴。先看者將來與蔡太師同官。後看者卻先發。大抵相去不遠。公復問何時當貴。日者曰。若見雪紛紛下時。卻來相謝。公戲鄭曰。術者道我貴。吾今已升舍。若登甲科。貴亦不難。謂汝貴時恐無此理。鄭徐答曰。我亦有少夤緣。但不欲言。公力詰之。乃曰。某自喪偶後。有息女甫七歲。無人鞠養。將與中貴爲養女。聞嘗進入內。性極慧黠。頗得

寵遇恐異時因此進身未可期。某以私告切勿語人。公聞之沾沾自喜。且欲驗日者之言。與鄭劇飲而歸。後復與鄭同行。忽遇雪。下公笑曰。日者言雪下時。汝當貴。鄭曰。今得一杯煖寒足矣。望豈及此。公因留外館。流連踰日。忽有快行屢至。學尋問頗急。學臧輩不知公寓處。及歸。乃以告公。亦驚訝未知何事。語未竟。復至。喜曰。幸得見學士。慈德宮鄭押班欲尋其父。徧問莫有知其家者。聞常與學士相過。公曰。少頃須至。但貧甚。吾每調之。更寬兩日。爲辦些衣服。方可去。時公新婚。奩具甚厚。有銀盃盃。持以予之。曰。漫爲酒資。可以此意覆知押班。快行得之。殊過望。悉以其語達押班。甚德之。及鄭入見。具言居貧。每藉公調。誼過手足。鄭自此有居第。庖供豐。與公往還。情好愈篤。及徽廟登極。慈德太后以押班賜上封賢妃。未幾爲貴妃。恩寵日盛。六宮無出其右。政和元年。册后以紳爲樂平郡王。公初擢第。任真定教官。紹聖初。爲太學博士。上卽位。遷大宗正丞。崇寧間。自禮部郎召試中書舍人。除知樞密。以后故也。政和三年。再知院。六年。拜少保。太宰兼門下侍郎。蔡儋州再入。正與之

同相。日者之言異哉。葛文安公與公之孫爲僚壻。嘗語余云。

王欽若

王欽若鄉薦赴闕。張僕射齊賢時爲江南漕。以書薦於錢希白。易錢時以才名獨步館閣。適延一術士以考休咎。不容通謁。王踟蹰門下。厲聲詬闖人。術者遙聞之。謂錢曰。不知何人耶。若聲形相稱。世無此貴者。但恐形不副聲。爾願延之。使某獲見。希白召之。冀公單微。遠人神貌。竦瘦。復贅於頸。舉止山野。希白蔑視之。術者悚然。側目諦視。既退。術者稽顙歎曰。人中之貴。有此十全者。錢戲曰。都堂便有此等宰相乎。術者正色曰。公何言歟。且宰相何時而無此。君不作則已。若作則天下富盛。而君臣相得。至死有慶。而無弔不完者。但無子而已。錢戲曰。他日當陶鑄吾輩乎。術者曰。恐不在他日。卽日可得。願公毋忽。後希白方爲翰林學士。冀公已真拜。

蘆浦筆記

劉昌詩

草鞋大王

紹興癸丑。予客淮南。時右司陳子長。蜀人也。以

庚節攝楚州。往訪之。從容言及蜀道上。有百年古木。枝葉繁茂。陰可庇一畝。故東西行者。多憩其下。或易扉屨。則以其舊拋挂於枝上。以爲戲。久而積千百緡。亦有卜心事者。往往皆應。人固神之。忽一士人。應舉過之。旁無人焉。取佩刀削樹皮。書曰草鞋大王。某年月日降。莫有知者。洎回塗。則已立四柱小廟堂矣。士笑而不言。三年再至。則祠宇壯麗。亦有十數家於其側。驚而問焉。則備言其靈感。士乃留宿而扣神曰。神之號蓋某戲書。胡然而至此。盛邪。抑神何人也。是夕夢神紫綬而請見。告之曰。予此近老鋪兵也。平生不敢欺心。揀汰之後。每見負重而不能前者。因爲送五里。以息其肩。無他長也。不謂上帝錄是勞績。顧未有所處。得先輩書此號。遂受勅俸血食。士曰。若何爲而能靈感。神曰。是非予所能也。每有禱兩鳴。或休咎。卽爲奏帝。帝以其誠。隨扣得請。爾士曰。然則某之前程。可問乎。神曰。諾。再夕。夢神告曰。必俟某年而後登第。當至何官。已而皆驗。然則神亦何常之有人。苟有一善。上帝無不錄之。積惡亦然。可不知所擇哉。

紫微王舍人夢

淳熙辛丑年。王公清叔帥桂林。予客焉。暇日。因語及自合肥丁憂歸天台。杜門窘用。一夕夢吏請料歷支俸。詰之曰。解官何繇得俸。吏曰。已出在外廊。試取歷授之。有頃。持歷來。示所批。陳白金六小錠於前。而去。寤竊怪之。未幾。有自遠方惠書致餽者。啟而視之。與夢無差。予嘗服膺是事。臺餽往來。世固有之。而冥冥之中。已批料歷。則是銷折平生合得之物。彼貪者多取以爲巧。而不知其歷將特批屢批。不一批矣。故常與士大夫誦言之。具書之。

侯鯖錄

張坦

趙德麟

近歲林隸縣虞候張坦。暴酷嗜利。卒死。瘞城外月餘。夜夜叫呼。村人報其家。謂復生。妻子輩開掘視之。身化巨蛇。頭尙人也。取之置荆園中。他日體寒。要厚被。日食肉二斤許。酒一斗。復能人言。時召故舊。喻以禍福。以邀酒食。至費竭。所蓄家產之後。乃入山。唯幼子及婦能飼之。後數月。頭亦蛇矣。漸不能人言。太平廣記中。載人化爲虎多矣。未見生化爲蛇也。

呂士隆

宣城守呂士隆。好緣微罪杖營妓。後樂籍中得一客娼。名麗華。善歌。有聲於江南。士隆眷之一日。復欲杖營妓。妓泣訴曰。某不敢避杖。但恐新到某人者。不安此耳。士隆笑而從之。麗華短肥。故梅聖俞作莫打鴨詩以解之。曰。莫打鴨。莫打鴨。打鴨驚鴛鴦。鴛鴦新自南池落。不比孤洲老。鴛鴦。鴛鴦。尚欲遠飛去。何況鴛鴦羽翼長。

廣利王

東坡云。予飲少輒醉。臥則鼻鼾如雷。傍舍爲厭。而已不知也。一日因醉臥。有魚頭鬼身者。自海中來告云。廣利王來請端明。予被褐草屨黃冠而去。亦不知身步在水中。但聞風雷聲暴如觸石。意亦知在深水處。有頃豁然明白。真所謂水精宮殿相照耀也。其下則有驪目夜光文犀尺璧。南金火齊。眩目不可仰視。而琥珀珊瑚。又不知多少也。廣利少間佩冠劍而出。從以二青衣。予謝以海上逐客。重煩邀命。廣利且歎且笑。頃南溟夫人亦造焉。東華真人亦造焉。自知不在人世。少間出素鮫綃丈餘。命予題詩。予乃賦之曰。天地雖虛廓。淮海爲最大。聖

王時祀事。位尊河伯拜。祝融爲異號。恍惚聚百怪。三氣變流光。萬里風雨快。靈旗搖紅纛。赤虬噴滂湃。家近玉皇樓。彤光照無界。若得明月珠。可償逐客債。寫竟進廣利。諸仙遞看咸稱妙。獨廣利傍一冠簪水族。謂之鼈相公。進言蘇軾不避忌諱。祝融字犯王諱。王大怒。予退而歎曰。到處被相公廝壞。